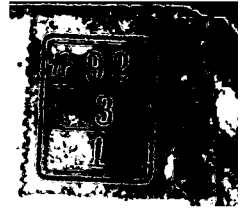


卷三

古今義俠奇觀

中華書局印行



番 號	20395	受 日
亭 山		價 格
納 人		
調 査	記 入 案	分 類 者
圖 書 カ-下	捺 印	校 合
目 録	A, B, C ¹ , C ² , D ¹ , D ²	*
分 類	卅 920 × 1 - 4 × 1	
上海日本近代科學圖書館		

古今義俠奇觀 第三冊

目錄

女子

聶隱娘

吳佩琳

俠女殲某巨公

壁飛善技

賽木蘭

武進拳師女

飛霞

翠雲娘

梁氏女

湘中奇女

三鬟女子

金陵瞽女

荆兒

衛女

女李三

李奉貞

翠姑娘

松媽

漁家女一

當爐女子

萬義姑

呂四娘

珍娘

紀大姑

楚女

韓女

如意兒

南海女

漁家女二

冉英

沈雲英

俠女誅某相

張青奴

赤腳長衫之妹

駱氏女

紅孩兒

燕娘

顧月波

朱繡君

MG
I 242.1
96
:3

古今義俠奇觀 目錄



3 2168 1033 7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婦人

賈人妻

空舍婦人

荆十三娘

程婦

雷氏

庚娘

義全側室

劉夫人

黃婦不降清

王隸婦

李雲娘

恩太太

蔣靜

小二

鴛鴦俠

偽書殺賊

杜憲英

大力姑娘

丐婦

陸四娘子

淄川農婦

萬花小姐

朱大腳

破廟俠婦

馬麗姑

王九姑

陳禾青

老嫗

侯夫人

白泰官母

林姑娘

荒居老婦

雙漂母

孀婦

申屠氏

誓死保塚

秦良玉

夫人城

漳浦蔡女

楊娥

吳絳雪

喬女

2025

鄒母書捐

一婦三善

李寡婦

妃 嬪

費宮人

香妃

妾 媵

董國度妾

周樸園姬

妾擊賊

妾救嫡

倪惠姑

汪翠娥

梨渦

婢 女

紅線

采那女奴

秋菊

冬梅

書兒

翠兒

冒氏婢

楊氏婢

程姓婢

沈紳婢

鐵爪婢

汪麗英

賣解女

翠寶

傭 婦

張氏

丐婦

白巧兒

孀 婆

古今義俠奇觀 目錄

三

90436

湖南義婦

大脚仙

老乳母

優伶

大淨扮關公

某伶恤某公妻子

尹蘭

何伶獨力救千人

郝金官

張伶破法兵

程長庚

娼妓

邵金寶

雙義妓

顧橫波

李香君

方芷

何飛瓊

張玉秀

揚州四

蘇佩香

許紅玉

李鳳貞

楊法齡

紫鸛

黃菊奴

愛卿

翠娘

蘇瑞芳

柳月琴

飛燕樓

劫盜

鍾傳

茗中老人

附舟人

王克章

海霞

深山中偉男子

盜得盜物

王二

李勇

白蘭花

張青

李鬍子

崔老人

陳大

曾三陽遇盜

太湖漁人

一枝桃

周綠

盜嫉不義婦

瓊州盜

白飛鼠

蒼髯叟

鐵臂張三

潘虎

石達開

孫五

鑽天燕子

盜嫉袁氏

馬翁

刀俠還餉

陳佞僕

江洋巨盜

老工人

人龍老人

白奮

三少年

粉面獅

黃八子

盜悔殺人

韓子李

盜爲窮官吐氣

王五



古今義俠奇觀 第三冊

女子

聶隱娘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歎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佛。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之。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猴極多。松蘿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猿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以攀援。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猴。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

古今義俠奇觀 女子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子

易也。授以羊角七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七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以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叱首。而無所傷。用卽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卽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曰。今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祇迎也。衛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眞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乃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

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翦髮繫之。以紅絹送於魏帥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是夜必使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當計殺之。不必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以待。夜半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踏。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兒已斃。拽出於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善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敵。此卽繫乎僕射之福耳。因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化爲蟻。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也。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七首割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至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於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至。及劉薨于軍。隱娘亦鞭驢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中。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

縱亦不甚信。遣以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於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三鬢女子

劇談錄。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本居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壩。有僧乞食。留之數日。盡心檀施。僧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皆享巨福。因以玉念珠一貫。留贈云。寶之。不但通財。亦有官祿。既而貿遷數年。藏錕巨萬。遂均陶朱。其後職居左廣。列第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啟囊已亡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爲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嘗識京兆府。停解所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某試爲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因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新霽。有三鬢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裝濫褸。穿木屐。立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焉。及罷。隨之而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緞針爲業。超異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爲甥舅。然居室甚貧。與母同臥土榻。煙爨不舉。往往經累日。設肴饕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子。恩賜宰相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從內中取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

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日携酒食與之。徐謂之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如何。女曰。每感重恩。恨無以答。若力有所施。必能赴湯蹈火。超曰。潘將軍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女子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密藏。又曰。外甥可尋覓。當厚備繒綵酬之。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鄰儕爲戲。終却還與。因循未暇。舅詰且於慈恩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女子先在。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去。疾如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欻然攜珠而下。謂超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爲意。超徑詣潘。具述其事。因以金帛繒錦密爲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

萬義姑

明萬義顓。字祖心。明威將軍斌女孫也。斌死國事。子鍾嗣。鍾止二子一女。長曰武。次曰文。女卽義顓。鍾泊子武文又死國事。時義顓未擇配在家。見次嫂吳夫人有遺娠。免身得男。且喜且懼。以爲太夫人曹老矣。今吳夫人與長嫂陳夫人皆嫠耳。孱孱此孤。存萬氏一縷。不可知也。不則強丈夫。亦有不能保其孤嬰者。矧乃盡室婦乎。此則不可知事也。吾痛吾祖父兄弟。四皆死國。而僅孤焉。危亦甚矣。吾何忍去而聽其不可知。則委萬難於老母嫠嫂。吾不忍也。吾非有他奇異。但恨不得爲男子。不爲男子而心男子。惟力是視。以與諸婦媪擎持此兒心。

則盡矣。事或有濟焉。亦不可知也。我尙安適而他氏姓乎。由是絕媒氏不通。矢志終於家。其後兒長大。名全。讀書嫻禮教。襲父爵。忠於君國。不負名將家子。則姑之訓尤爲多焉。自全而下十數傳。鹿園瑞巖諸公。俱以偉伐晉秩元戎。著名當世。嗟乎。姑撫育姪。以不字老。與萬氏子孫相終始。卒之祀於將軍左右。子孫奉俎豆勿衰。禮以義起。固其宜也。

沈雲英

沈雲英。會稽人。將軍至緒女也。將軍守備道州。流寇張獻忠破武昌。過洞庭而西。勢張甚。未幾。攻圍道州。將軍出戰。大破賊。欲退。會大雨。左體被創。墜馬。爲賊所殺。掠其屍去。雲英年十七。告州人曰。賊雖累勝。然皆烏合。不足畏。吾女子義不忍與賊俱生。吾爲父死。諸君爲鄉里死。卽道州可完。孰與乞命狂賊之手。坐視妻若子爲虜乎。衆壯其意。皆曰諾。城門閉。雲英甲而馳。一城人奮挺隨之。直前擊賊。賊出不意。駭亂。皆自相蹂藉以奔。遂解道州圍。得父屍。城中人皆縞素。助雲英成喪焉。

吳佩琳

孝女吳珩。字佩琳。年十七。未字。父督戎于燕。值逆匪之變。爲流寇王十七所殺。棄屍於野。女聞訃。哀毀欲絕。星夜直入戎所。盡出其家產。犒賞將士。誓衆殺賊。衆感其孝。皆折矢爲誓。願

爲効力。時賊已南下。女率精銳三千至一山。聞山後鼓聲大震。女令探之。回報賊屯軍山下。衆衆劫掠村落。女大喜曰。天助我也。乃令一軍摘鈴偃鼓。遠出賊後。已騎桃花馬。銀鎧綉甲。率敢死軍千餘人。奮擊大破之。俘馘數千人。擒其梟主。歸而鞠之。卽殺父賊也。斬其頭。滴血祭之。次日。以衆寄某鎮。麾下錄其功。己乃扶柩歸里。女有弟。齒尙穉。女撫育之。令就南村趙氏讀。趙富豪。有子年甫十六。聞女美。遣冰求婚。女怫然曰。大腹賈目無一丁。欲以燕雀配鸞鳳耶。遂偕弟亡去。遷嘉興。愛鴛湖之勝。結茅而居。日課其弟。時浙之某生。貴介也。二十未婚。有高尙風。視富貴如浮雲。常竹杖芒鞋。徘徊於青山綠水間。聞女賢。託媒求爲婦。女亦素耳生名。賦一絕示之云。茅軒倚水敞雙扉。時向空庭看蝶飛。果是江湖垂釣客。不妨移艇傍漁磯。生得詩大喜。遂結廬湖側。名曰小百尺樓。擇吉迎女歸。爐圍雪夜。詩詠花朝。伉儷相得。女嘗爲生談復仇事。輒歎歎不止云。

金陵瞽女

瞽女金陵卜者。好女子也。雙目瞽。挾琵琶漫遊遍宇內。然冥行無侍衛。止宿亦無常所。一日吳江急足某者。遇諸途。時積雨乍晴。潦水沒踝。行人艱危。獨見女子飛浮水面。衣襦皆無沾漬。急足大驚。陰尾之。出郊野。徘徊間。忽回顧曰。若何爲者。急足跪請曰。下邑執役候京兆指

揮久不得當。無所自存。今幸遇夫人。願從仙去耳。女子笑曰。且休。今夜令若獲金一斤足矣。遂別。望女子行若驚帆。急足不得已歸。夜中果獲金一斤。竊自幸。因再往伺之。忽聞女子在後。徐呼曰。若又何爲者。急足復跪請曰。夫人眞仙也。床頭金易盡。惟夫人是從。女子曰。無多言。汝於數更得金一鎰。遂別。乃行視前。益快如迅雷。急足至夜不寐。黎明。恍惚聞金已在前。果一鎰。又一七首。霜刃冽然。擲地有聲。急足惶怖。伏良久。心悟。不敢復往。有朝貴墨而淫。縱知其事。艷之。必欲羅致。遣卒四出。責治期限。然無見也。忽夜半所居四壁。皆琵琶聲。或前或後。或聞或不聞。舉家驚悸。不知所從來。日出。忽大聲。砰然起空中。一琵琶落枕上。分裂爲二。內得書一札。字跡端勁。大略言國家倚毗公等。外禦邊疆。內循郡邑。任重身微。神爽或墮。報塞無由。夫心不清者。智慮短。慾太甚者。年壽促。又曰。天下驛騷。民命如倒懸。公等安享作奸。貪得靡極。妾雖女子。能斷公首。朝貴得書。惶悚不久。以他事下獄。棄市。淮南有沈隆生者。與女子邂逅丹陽。授以吐納秘傳。順治年間。人猶有見之者。

呂四娘

顧生。金陵人。博於材藝。而家甚貧。又以母老。不忍離膝下。惟日爲人書畫。受贖以自給。行年二十有五。伉儷猶虛。對戶舊有空屋。適一老嫗及少女。稅居其中。以其家無男子。故未問其

誰何。一日偶自外入。見女郎自母房中出。年約十八九。秀曼都雅。世罕其匹。見生不甚避。而意凜如也。生入問母。母曰。是對戶女郎。就吾乞刀尺。適言其家只有一母。此母女不是貧家。產問其何爲不字。則以老母爲辭。明日當往拜其母。便風以意。俟所望不奢。兒可代養其老。明日造其室。其母一聾媪耳。視其室。並無隔宿糧。問所業。則仰女十指。徐以同食之謀試之。媪意似納。而轉商其女。女默然。意殊不然。母乃歸。詳其狀。而疑曰。女子得非嫌吾貧乎。爲人不言亦不笑。艷如桃李。而冷如霜雪。奇人也。母子猜歎而罷。一日生坐齋頭。有少年來求畫。姿容甚美。意頗儂佻。詰其所自。以鄰村對。嗣後三兩日輒一至。稍稍稔熟。漸以嘲謔。生狎抱之。亦不甚拒。遂私焉。由此往來。暱甚。會女郎過。少年目送之。問以爲誰。對以鄰女。少年曰。艷麗如此。神情一何可畏。少間。生入內。母曰。適女子來乞米。云不舉火者經日矣。此女至孝。貧極可憫。宜少周卹之。生從母言。負斗粟。款門而達母意。女受之。亦不申謝。日嘗至生家。見母作衣履。便代縫紉。出入堂中。操作如婦。生益德之。每獲餽餽。必分給其母。女亦略不置齒。頗母適疽生陰處。宵旦號咷。女時就榻省視。爲之洗創敷藥。日三四作。母意甚不自安。而女不厭其穢。母曰。唉。安得新婦如兒。而奉老身以死也。言訖。悲哽。女慰之曰。郎子大孝。勝我寡婦孤女什百矣。母曰。牀頭躑躅之役。豈孝子所能爲者。且身已向暮。旦夕犯霜露。深以桃續爲

憂耳。言間生入。母泣曰。虧娘子良多。汝無忘報德。生伏拜之。女曰。君敬我母。我弗謝也。君何謝焉。於是益敬愛之。然其舉止生硬。毫不可干。一日女出門。生目注之。女忽回首。嫣然而笑。生喜出意外。趨而從。諸其家。挑之亦不拒。欣然交懽。已戒生曰。事可一而不可再。生不應而歸。明日又約之。女厲色不顧而去。日頻來。時相遇。並不假以詞色。稍游戲之。則冷語冰人。忽於空處問生。日來少年誰也。生告之。女曰。彼舉止態狀。無禮於妾。頗矣。以君之狎暱。故置之。請便寄語。再不爾。是不欲生也。已少年至。生以告。且曰。子必慎之。是不可犯。少年曰。既不可犯。君何犯之。生白其無。曰。如其無。則猥褻之語。何以達君聽哉。生不能答。少年曰。亦煩寄語。假惺惺勿作態。不然。我將徧播揚。生甚怒之。情見於色。少年方去。一夕獨坐。女忽至。笑曰。我與君情緣未斷。寧非天數。生狂喜而抱於懷。歎問履聲藉藉。兩人驚起。則少年推扉入矣。生驚問。子何爲者。笑曰。我來觀貞節之人耳。顧女曰。今不怪人耶。女眉豎頰。紅默不一語。急翻上衣。露一革囊。應手而出。則尺許晶瑩七首也。少年見之。駭而卻走。追出戶外。四顧渺然。女以七首望空拋擲。戛然有聲。燦若長虹。俄一物墮地作響。生急燭之。則一白狐。身首異處矣。大駭。女曰。此君之嬖童也。我固恕之。奈渠定不欲生。何。收刃入囊。生拽令入。曰。適以妖物敗意。請俟來宵。出門徑去。次夕。女果至。遂共綢繆。詰其術。女曰。此非君所知。宜須慎秘。洩恐不

爲君福。又訂以嫁娶。曰：枕席焉。提汲焉。非婦伊何也。業夫婦矣。何必復言嫁娶乎。生曰：將勿憎吾貧耶。曰：君固貧。妾富耶。今宵之聚。正以憐君貧耳。臨別囑曰：苟且之行。不可以屢。當來我自來。不當來。相強無益。後相值。每欲引與私語。女輒走避。然衣綻炊薪。悉爲紀理。不啻婦也。積數月。其母死。生竭力營葬之。女由是獨居。生意其孤寂可亂。踰垣入。隔窗頻呼。迄不應。視其門。則空室扃也。竊疑女有他約。夜復往。亦如之。遂留佩玉於窗間而去之。越日。相遇於母所。旣出。而女尾其後。曰：君疑妾耶。人各有心。不可以告人。今欲使君無疑。而烏可得。然一事煩急爲謀。問之。曰：妾體孕已八月矣。恐且晚臨盆。妾身未分明。能爲君生之。不能爲君育之。可密告老母。覓乳媪。僞爲討螟蛉者。勿言妾也。生諾以告母。母笑曰：異哉。此女聘之不可。而顧私於我兒。喜從其謀。以待之。又月餘。女數日不出。母疑之。往探其門。蕭蕭閉寂。叩良久。女始蓬頭垢面自內出。啟而入之。則復闔之。入其室。則呱呱者在牀上矣。母驚問誕幾時矣。答云：三日。捉紉席而視之。男也。且豐頤而廣額。喜曰：兒已爲老身育孫矣。伶仃一身。將焉所託。女曰：區區隱衷。不敢掬示老母。俟夜無人。可卽抱兒去。母歸與子言。竊共異之。夜往抱子歸。更數夕。夜將半。女忽款門入。手提革囊。笑曰：大事已了。請從此別。急詢其故。曰：養母之德。刻刻不去於懷。向云可一而不可再者。以相報不在牀第也。爲君貧不能婚。將爲延一綫之。

續。本期一索得男。不圖信水復來。遂至破戒。而再。今君德既酬。妾志已遂。無憾矣。問囊中何物。曰仇人頭耳。檢而窺之。鬚髮交而血模糊也。駭絕。復致研詰。曰向不與君言者。以機事不密。懼有宣洩。今事已成。不妨相告。妾浙人。父官司馬。陷於仇。被籍吾家。妾貧老母出。隱姓名埋頭項。已三年矣。所以不即報者。徒以老母在。母去。一塊肉。又累腹中。因而遲之。又久。曩夜出非他。道路門戶未稔。恐有訛悞耳。言已出門。又囑曰。所生兒。善視之。君福薄無壽。此兒可光門闔。夜深不得驚老母。我去矣。方悽然欲詢所之女。一閃如電。瞥爾間。遂不復見。生嘆惋木立。若喪魂魄。明日告母。相爲嗟異而已。後三年。生果卒。子十八舉進士。猶奉老母以終老。云。按此卽呂四娘事。參觀帝王類清世宗一則。及隱逸類江南北八俠一則。便可瞭然。

俠女誅某相

河間祝生。名士也。風流倜儻。談吐豪爽。喜談諧。後因市塵塵俗。遷居山中。一夜祝邀二三士人。杯酌暢叙。忽聞銅環聲響。祝呼童開門。則一嬌好女子。乞投宿。祝異之。詢其自何處來。何夤夜至此。女曰。行路人。何必絮問。今乞投宿。允則允耳。何多疑哉。祝遂首允。以東廂居之。未幾。客去。祝復詢女邦族。女曰。君固疑妾耶。妾請卽行。言罷。淚涔涔下。若不勝其悲者。祝不忍再詢。而疑終不釋。不得已遂寢。翌晨祝起。見東廂門尙嚴扃。不敢往呼。令僮烹茶以待。及午。

門尙未關。祝始大疑。欲往叩問。恐受女責。趨不前。俄而天暮。祝心中志。意不能釋。乃女忽飄然自房中出。笑謂祝曰。謝君厚意。留此一宿。使妾竟雪大仇。祝聞言駭極。幾不能答。女又續言曰。大恩無以爲報。聊贈一物。言畢。遂轉往東廂。携一破囊出。曰。此妾盛劍囊也。殺人多矣。能辟邪祟。祝姑收之。女遂欲別。留之不得。後祝以其事告諸友。始知是夜某相被人潛害。蓋此女所爲。視其囊。則寒氣逼人。眞稀世物也。相與驚歎者久之。

俠女殲某巨公

張生。佚其名。蜀人也。美丰姿。善技擊。能於百步外射物。無一不中。年二十。猶未娶。嘗挾矢控騎。馳騁深山中。以射獵爲事。一日逐一鹿。迷失道。捷行數十里。但見怪峯插天。奇石當路。俯視崖下。石齒狀似虎豹。澗水疾瀉如飛瀑。生亦不懼。仍策馬前行。漸覺道途平廣。林木翳翳。時參橫月落。星光照山。生愛其清幽。乃下馬步行。忽見一黑影飛越。至道旁。亂草披拂。箴箴作聲。凝神視之。則爲一偉丈夫。狀極雄壯。見生。大喝曰。何物狂夫。敢履此禁地。直前欲摔之。生拔劍迎拒。未三合。劍斷身仆。遂被執。偉丈夫挾生行。越嶺踰谷。捷若飛燕。未幾抵一處。宮闕連雲。若王者居。偉丈夫牽生入室。少頃。但聞弓鞋細碎聲。一女郎亭亭自內出。年可十八。九花容玉貌。麗絕塵寰。生覩之。疑雲頓起。默念深山窮谷。那得有此玉人。正驚訝間。而女已

發言曰。觀子狀貌。頗似溫文雅士。深夜入此地。意欲何爲。幸速見告。生長揖曰。無他。迷失道耳。女癡視生。有頃。嫣然一笑曰。然則驚貴公子矣。言次。命婢呼偉丈夫來。面斥之曰。貴客駕臨。不應遽施無禮。令速斬却。生爲哀懇。乃釋之。女遂呼婢設筵。與生對飲。且命歌女舞觴。綺筵既張。管絃雜陳。生大樂。目眩神迷。恍疑置身廣寒宮裏。不知尙在人世矣。席中詢女身世。曰。避仇至此。條已數年。今雖爲盜。然祇劫非義之財。以濟貧乏。貪官污吏之被手刃者。蓋不知凡幾矣。又問其姓名。則笑而不答。自是生日與女並轡齊出。遨遊山水。或登高造山巔。狂歌長嘯。歡洽既久。不及於亂。女善劍術。出生上。生師事之。不數月。盡得其法。女曰。今而後可出以應世矣。遂送生行。臨別叮嚀曰。此中人語。不足爲外人道也。生領之。而依依不忍。遽別。女笑曰。癡郎。此間樂不思蜀耶。但儂事未畢。今猶非其時也。三年後重來此。毋爽約可耳。生乃含淚而別。及抵家。父已歿。母他嫁。遂閉戶讀書。不聞世外事。如是者三年。重訪女於山中。則桃源猶是人。面已非。悵悵而返。俯仰身世。形單影隻。抑鬱無聊。於是浪跡天涯。藉舒幽悶。後抵燕京。聞某巨公被盜劫。全家盡殲。生不以爲意。次日忽逢女於逆旅。謂大仇已復。可償夙願矣。生始知女之仇人。蓋卽某巨公也。乃相偕入山。成伉儷焉。

荆兒

廣西百色縣有五雷嶺。峯高插雲。山巖中有石穴。一巨蛇潛其間。長十丈餘。圍大一丈。常出噬人。土人畏之。祠爲神。縣官每歲以牛羊致祭。春分前後。巫覡傳蛇神言。令鄉里獻十二三童女置穴口。供神食。不然則禍作。縣官苦之。出重金購貧家女。及有罪者女養之。屆期。盛設香燭彩樂。送童女置蛇神祠旁。前後已用九女矣。乾隆十八年。縣官將祠蛇。索童女苦不可得。邑民俞某者。家甚貧。生七女。其季女名荆兒。年已十五歲。請於父。願應募。父母駭甚。阻其行。荆兒曰。蛇烏知擇人而噬。巫覡妄言爾。兒自有術敵彼。幸而成功。一方受其福。不然。僅兒一人受禍耳。且留兒徒爲父母累。不如賣兒得金。以助家計。固請行。俞某固不肯。昏夜。荆兒潛逃。叩縣官庭。陳來志。請携利劍及毒藥。米餅蜜麵。以從。縣官壯之。留置署中。爲之儲備。一切屆期。將送女。巫覡多言此女不可用。縣官怒斥之。乃昇女及米餅等至洞口。夜半。蛇出。頭大如甕。雙目閃爍如懸燈。聞米餅及蜜麵香。先噉之。荆兒匿穴旁。以伺其變。頃刻間。毒發。蛇隨地轉動。荆兒揮劍斫蛇。中其眼。跳開尋丈外。蛇怒。一蹶出穴外。荆兒復自後斬其尾。蛇尋斃。荆兒乘夜奔回縣署。疲極而暈。灌之復蘇。遂言斬蛇狀。衆馳往洞口。割蛇而分之。乃治巫覡罪。縣官奇此女。納之爲子婦。

珍娘

古今義俠奇觀 女子

贛州魏高者。叔子之後裔也。年五十無子。生一女。掌上珠不啻也。因名珍娘。魏家中資。稍長。延師教之讀。珍娘頗慧。未十歲。屈謫宋賦。朗朗成誦。塾離家僅隔一垣。每日皆高自送往。晚則自迎之。一日午後大風雷雨。黑雲罩屋上。咫尺不辨人面目。高急往塾視珍娘。至則塾師與學生十數人皆仆於地。已失珍娘所在。少焉塾師蘇曰。頃來物甚怪。攫珍娘。吾起扞之。爲其所仆。高與妻朱哭不欲生。以珍娘必果怪物腹矣。閱七年。珍娘忽來。高朱大驚喜。詢問何以得生。珍娘曰。怪物攫吾行極速。瞬息越數峯。已昏矣。忽有人撫吾之額曰。驚乎。開眸視之。見一婦人。年三十餘。右手把劍。左手撫吾。曰。爾爲山魃所攫。吾已殺之矣。因詢吾居止。吾以贛州對曰。此爲西粵。去爾家已千里矣。暫從吾遊。異日歸可耳。挈至其家。茅屋數椽。結於萬峯之巔。日夕授吾劍法。督責頗嚴。吾不敢言歸。今忽謂吾曰。爾可歸矣。復得與父母相見。豈非天乎。朱曰。爾一弱女子。跋涉千里。險絕矣。珍娘曰。此行之遇暴客。皆吾劍瘡。因出一劍。長不盈尺。明如霜雪。光奪人目。不可正視。高囑收之。復課以詩書。戒其毋習武。珍娘曰。武不可習。但有一心事未了。往日在西粵山中。日以刺猿爲樂。一日逐一猿。毛已白。善變化。刺之未中。被其逃去。歸問師。師曰。此猿已成精。今被爾擊而逃。不知又在何處作怪矣。他日若遇此猿。必擊殺之。不然。爲害匪淺。若擊死此猿。後吾之劍可以終身不用。今尙未也。

張青奴

會稽馮生。字少文。有豪俠氣。以事至都。偶過市上。見人叢中一媪。携一少女。哭甚哀。旁一少年。促女登輿。觀者如堵。皆曰可憐。馮詢其故。知父女爲縣令。以虧帑褫職。上司籍其家產。數未盈。安抵之。其父以憂憤卒。今將鬻此女爲喪葬費。母女分離。是以悲耳。馮惻然。立出百金贈媪。令以鬻價返少年。少年曰。已有成議。不可改矣。馮婉勸曰。彼鬻愛女。良非得已。徒以父死無殮。故勉強從事。今彼已具金返君。君亦宜少憐惜。少年厲聲曰。汝何人。敢與閒事。如必欲已。非返我千金不可。馮怒其無禮。遽捽其髮。少年亦怒。遂成鬪。少年力勇。馮漸不支。時觀者愈衆。忽見一童子。面如冠玉。髮髻雙了。從人叢中拉少年頸叱曰。清平世界。強買良家女。將謂三尺法不足畏耶。少年痛不可忍。願反券罷議。其黨十餘人紛紛俱上。童一手格之。如摧枯朽。衆懼披靡。乃令少年反券收金。交易而退。旁觀皆咋舌。或言少年爲某將軍之子。某者。此仇恐必報。媪女去後。童謂馮曰。君高義誠足千古。然旅居於此。恐禍及。不如速歸。馮從其言。星夜束裝返會稽。翌日。去都城百餘里。行至三家堡。日將哺。有暴客瞰其行李沉重。乃聚衆於堡。待馮過而要劫之。馮大驚。策騎疾行。馬偶失蹄。顛馮於地。比上鞍欲走。而追者已及。馮益驚。正倉皇際。忽一美女騎獨角獸。疾飛而至。盜欺幼稚。畧無少懼。女鼻中吐白光。

一縷。橫如匹練。飛斬盜魁一人。餘皆驚遁。白光追之。良久始返。女自言曰。賊么麼。雖不卽死。然四肢已不可用。馮驚定揖問。女曰。君尙識我否。細視之。卽了髻童也。馮咄咄稱怪不已。因問何以至此相救。且有此神技。女曰。實告君。我劍仙張青奴也。向從妙手空空兒學技。見玉面郎君美。偶動凡念。師怒責。罰塵世立功德三十萬。今將滿數。曩見君義。故來相救。以後如有所須。向西北呼青奴者。三妾當卽至。我去矣。一瞥而逝。聲影寂然。馮目瞪良久。始覓歸途。至家。會秋旱無收。城鄉大饑。馮倡衆議賑。郡有土豪富而吝。不輸一斗粟。馮憤然曰。守錢奴與則與。不與豈能敗乃公事。於是盡鬻其產。以助賑。捐得其半。已竭力變賣遺產。亦得其半。然猶有許多待哺者。計惟再得五千金。則惠始徧。而家業已空。欸亦甚鉅。輾轉無以爲計。乃向西北三呼青奴。室中紅光一瞬。奴飾帶纏頭。輕妝豔服。從庭中飛至。馮大喜。伏地拜求。告以所謀。奴曰。何不再向富室捐去。馮曰。都已捐徧。惟某豪梗命不助一文。遂使郡中多尤而效之者。故尙少三千也。奴曰。彼如此可惡。我爲若去取來。遂縱身而逝。俄聞庭中擲金聲甚厲。凡數作。馮燃火燭之。青奴已至。笑曰。幸不辱命。已取得五六千金。儘設君分發矣。彼始不肯。我以飛劍盡截其髮。謂若少吝。當頃刻使汝作斷頭將軍。彼方懼。故任我所取。馮曰。何不用竊取計。致使聲張。奴曰。英雄涉世。豈肯作曖昧事者。令彼知之。正所以懲一儆百也。馮歎

服。跪謝地下。及起。女已不見。

壁飛善技

某縣有盜夜入巨室。登其樓。見一幼女。可十六七歲。於燈下觀書。有小婢垂頭而睡。盜易之。探囊發匱。恣所取。將去。顧女若無覩者。異之。戲拍其肩。女大怒而起。曰。安得無禮。謂吾刃不利乎。爾入吾室。朕吾儻。必有絕人之技。試獻所長。或可免爾死。不然。血吾刃矣。盜聞大駭。乃曰。請觀吾技。卽向壁間攝衣而上。若有階級者。及屋椽始卻而下。女笑曰。技止此耳。提其足擲窰間。則一足折矣。女舉纖趾。蹋壁直上。及竿。則翩然翻身。以背負壁。徐徐走下。謂盜曰。視爾何如。盜叩頭乞命。女曰。吾不殺汝。又提而擲之牆外。

衛女

卽墨楮生。善畫能文。游大梁。中丞某公與其父同年。以年家子往謁。中丞善其才。爲之揄揚。遂擅名豫中。迎母與妻家焉。鄰衛媪者。夫官靈寶縣尉。不得於觀察某。假事擺職。斃獄中。眷屬無歸。一女艷絕。與楮妻相過從。衛常斷炊。母令楮分卹之。未幾衛媪死。女益勞。無所依。楮母養於家。女紅精絕。通書史。知大義。付以家事。內外井井。沈默寡言。相處年餘。未嘗諧笑。母偶爲之議姻。以母喪未除。爲辭。無何。中丞爲楮納資。得雲南臨江尉。楮母欲偕女赴任。女不

可方爲籌一棲止。至夜門戶不啟。忽失所在。匱中得一函云。撫育恩深。義當終從。惟父冤未雪。不忍舍近趨遠。今且暫別。埋首夷門。酬恩當有日耳。椿赴滇。以畫受知制府。檄使開墾。宦業獲豐。乞養歸。以母老塗長。聘壯士護送。至黔界。止宿逆旅。見竹與昇女至。各忻慰。詰所自來。女曰。大冤已雪。圖所以報母耳。同行至洞庭。夜泊荒岸。盜艘數十駛至。壯士出鬪。悉被殺。投屍湖中。椿母子不知所爲。女忽短衣窄袖。卓立船頭。但見白光盤旋。盜首紛墮。餘衆駭逸。女一招手。則三寸許匕首耳。女送母至卽墨境。曰。前皆坦途。可無虞矣。願母善自珍重。兒去矣。霍然而逝。

紀大姑

紀大姑。浙之南潯人。父宜。白力敵百人。乾隆中武進士也。大姑七齡喪母。無兄弟。宜曰。愛之如掌珠。令學男裝。稍長。貌姣好。亦孔武有力。宜曰。乃授以拳術。以及各種武器。無不嫻熟。彈或矢所注無不中。距家半里許。有一塔。嘗有雙雁集其巔。大姑戲取機弩。二矢並發。皆應弦落。里人以是稱爲落雁姑娘。名噪數百里。一夕宜曰。外出。大姑偕女傭獨居樓中。夜將半。聞隔垣有墮瓦聲。大疑。披衣起。從窗隙窺之。見有黑衣賊七八人。攀鄰屋而上。蓋鄰爲潯之著名富室某也。大姑急啟半扉。連發數彈。賊噉然而倒者五六輩。時富室亦聞聲驚起。餘賊皆

就獲。事定。賊嘆曰。早知爲落雁姑娘之鄰。決不敢冒昧至此。年逾標梅。猶未受聘。嗣以父年老。喜浪游江湖。與人角藝。恐遭不測。請於父。以男裝隨行。宜曰許之。歷浙東西。入閩。由閩而贛。而豫。入山東界。至某鎮。有數勇士。鬪場決鬪。觀者千人。紀氏父女投所好。急擠入場。見一少年。敵二大漢。此少年英姿颯爽。氣概不凡。雖在鏖戰中。有好整以暇之致。大姑心慕之。正凝視間。忽聞其父語曰。汝見西北隅高墩上乎。有人施放暗箭。恐不爲少年福也。言未已。嗚然一聲。箭已至。大姑一躍如閃電。拔劍撥之。箭皆返墜數丈外。觀者大譁。咸謂決鬪者以兩當一。已弱矣。況施暗箭乎。二大漢慙而退。少年感大姑相救。長揖致謝。大姑靦靦無語。宜曰。乃前詢少年家世。知係皖籍。亦將門子。尙未有室。大喜。急邀歸逆旅。說明大姑係釵而弁者。如不見棄。願結秦晉。少年喜甚。立允之。乃相將南歸。歸後數月。宜曰病死。又數月。少年至。遂娶大姑去。後有人遇之陝西。謂夫婦皆爲鏢師云。

赤腳長衫之妹

赤腳長衫者。太湖劇盜也。湖面闊者二十餘里。其最狹處亦一二里。赤腳長衫能腳踏藤斗。手持蘆席。順風飛渡之。有時刼銀數千百兩。置之肩。如無物。踏斗過湖。趨疾如故。沿湖富紳。每遇赤腳長衫至。則願獻巨金。不敢與較。否則必遭其荼毒。雖告官。捕者皆非其敵。無益也。

湖南隱讀村。有僧寺。其住僧某。歷年苦行。積得千金。一日爲赤脚長衫掠去。僧欲覓死。忽來一村姑。見僧愁苦。詰之。告以故。村姑曰。吾爲汝索還原物。何如。僧疑其戲。已不答。而村姑已瞥然不見。須臾果負銀至。僧大駭。正欲致謝。村姑忽失所在。僧乃合掌誦佛。謂生平奉佛虔。菩薩顯靈也。有知之者曰。此赤脚長衫之妹也。技勝於乃兄。能不恃斗席而飛行湖面。如履平地。每見兄行事過分。必代抱不平。懲其兄。而理直之。兄無如何。不啻兄爲蹠。而妹爲夷云。

賽木蘭

乾隆末葉。相傳山左恆見一叟。以獨輪御少女。往來齊楚間。人或問之。叟曰。余家黔中。徒以身老病廢。家無僮石。借弱息覓食四方耳。或與食則食。不與亦不索。與之錢。受之不辭。如是數年。不知其居何所。並其姓氏生理也。而女與叟宛若父女。亦未見女之足履地。手持物也。一日值泰山廟進香。叟御女往。是日遊人甚夥。中一人乘白額馬。雜稠人中。叟熟視良久。曰。是也。遂舍車不交一語。互相搏擊。某度勢不敵。棄馬登屋。女曰。難袖手矣。卽下車出雙刀。白如練。縱身登屋。迅走如猿。及之。某躍登簷脊。女從之。屋瓦盡碎。某不得脫。復與女鬪。女乘間以刀揮某足。足傷而墜。女躍下。與叟共縛之。御車牽馬。並詣邑宰。始知女父隸黔中捕籍。某以大盜逋逃。懸案數載。女父母悉罹罪。女奮然訪捕。至是始獲。叟其眼線也。後宰以文遞送。

之黠。奇哉女也。不奇於女之孝。而奇於女之志。不奇於女之善鬪。而奇於女之善匿。身懷絕技。不露聲色。託名覓食。遠訪數年。人莫之知。觀其立意捕亡。卒成大志。救親全名。雖古木蘭。不是過也。時人賢之。遂稱之爲賽木蘭云。

女李三

女李三者。河南鹿邑縣人也。父某。單貧業田。嘗以隱事與邑大豪相恨疾。豪陰謀殺之。使客陽與親。召之酒。而藥以飲。遂發病。心知豪所爲。將死。女從母泣於前。某齧齒叱曰。若何泣。若非我子也。且吾爲人殺。幸有兒。俟壯。或行能復仇。若眇子。瑩稚。後無望也。吾恨終不吐矣。女時年十餘。聞父言。晝夕憤喪。時時誓報豪志。比數歲。稍長。日誓鬼神。往祝某墓。願魂魄相助。挾利刃。候道上。期乘便刺豪。豪出入乘馬。從僮奴。彪彪然。勢不得逞。乃勾人爲詞。屢懇有司。大吏咸徧。列於官者三年矣。一人無肯白其事者。女甚恨。曰。此曹雖官人。實盜隸耳。徒知探金錢。取醉飽。何能爲直冤痛者乎。遂辭其母。當呼枉京師。鹿邑距京師二千里。女孤弱。無相携挈。慷慨行。暮託逆旅。逆旅主人。或怪其獨來。疑有他。固不納。則潛伏草間。既至。將擊。登聞鼓。自訟。數爲吏所闕。以陳於刑部。與都察院。交格之一。如有司。大吏之在河南者。久之。會有新任令於鹿邑者。頗強直。任事。女聞。乃走還。令方升車。出。遮前大呼。且涕。且陳。伍伯箠驅不

能動令以某死深歲月。且無驗。意其未信。更詰得死時語。及奔京師狀。乃爲受牒縛。客與豪皆自窮服。未幾。豪死牢戶中。女則父仇既報。大事已畢。有邑公子心知女賢。遂聘娶之云。

楚女

晚清白蓮。教擾川楚。所至擄掠婦女。鮮有完者。或忤之。則立遭殘殺。楚女年十七。美麗善辯。爲某匪目所獲。驚其絕艷。厚待之。女知其意。虛與周旋。是夜。匪目急欲成歡。以語女。女曰。軍中倉卒。固不能待。父母媒妁之言。然合卺之禮。不可廢也。且公事成。妾將爲夫人。今日必大犒三軍。使咸知妾爲堂堂嫡配。匪目聽其言。即傳令治筵。使數人侍女入寢室。更爲新粧。女謝曰。今夕無須他人侍我。明日則從命可也。匪目不疑。允之。女乃閉門更衣。自敷粉黛。見壁上有一小刀。竊納之。匪目從窗外潛窺。見女對鏡添粧。益形嫵媚。突入抱之。女抽刀刺其喉。推尸牀上。蒙之以被。剪其鬚髮。易如女粧。已乃衣匪目冠服。佩刀。夜半出營。軍中方燕樂。不能辨。明晨欲發令。共待匪目出見。遲之。排闥入。則儼然一女子也。然微聞血腥。敢視大驚。而女已遠遁數十里矣。自是擄婦女不得留軍中。其風稍戢。楚女入虎狼之窟。不惟守其身。又手刃巨奸。從容歸里。其才勇殆不在木蘭良玉下矣。

駱氏女

駱氏女者。東平產。父爲御史。以直言忤當道。搆罪流口外。旋以憂憤卒。窮荒。女留母都門。自出塞扶柩歸。歸後始悉其家產爲豪奴馬二攘奪盡矣。奴已不知何往。懇諸衙門。擱置不理。流離飄泊。無以爲生。乃負母遠歸。沿途乞丐。啟行兩月。始至齊境。而其母以悲感餘生。備嘗艱苦。竟病死於途。女赤手空拳。無以爲殮具。悲慟幾絕。有晉人顧開甲者。見而憐之。問女何以至此。女備述巔末。顧乃出資爲營葬。又以女孤苦無依。欲攜同返。女感激涕零。請以父事顧諾之。翌日薄暮。距旅店尙遠。不及投宿。驅車前進。忽響馬至。顧戰慄無人色。女從容曰。父母驚賊至。兒或能退之。顧曰。汝慎矣。雛雞豈敵鷹鷂哉。言未已。賊騎大至。女下車罵曰。鼠輩敢爾。不速退。難貸一死。羣賊怒吼。舉刃向前。女乘其不備。以手削其臀。銳於刀。一賊踣。繼至亦如之。賊氣餒。然終以女子易之。復賈餘勇。合力前進。女奪仆者刃迎敵。賊盡傷夷。鼠竄去。顧始奇女。益愛重之。嘗謂女曰。汝有此絕技。大仇可復矣。女曰。兒何嘗一日忘前此未報者。徒以老母在不能離也。母逝。又重負大德。涓埃未報。何能忽然從事耶。然報復自有日耳。女待顧夫婦甚孝。過於所出。會顧婦病瘡。百藥罔效。女割臂肉和藥。進得痊。又慧婉。邀人憐。寄籬數載。無議者。翌年婦卒。女哀毀逾常。顧益德之。欲爲論婚。女執不可。越歲顧亦逝。女哭泣盡哀。葬日。親臨窆宮。督責周至。廬於其墓。工竣乃返。顧幼女曰雲姑。與女最親。飲食起居悉

與共。一日女謂雲姑曰。吾將別矣。所難忘者妹耳。使余此去得復仇。當再來。否則相見無期矣。雲姑知不可挽。惟有涕泣。方依戀間。已失女所在。逾月。女仇家居京。盜夜入室。殺大小十餘口。馬二得賂氏財。納資捐佐雜。詣河南未幾。全家亦被殺。官緝捕甚嚴。風傳至晉。雲姑知女仇已復。憶臨別之言。朝夕企盼。一夜挑燈獨坐。女忽飄然入。雲姑驚喜過望。遽詢別後情。女戒勿聲。於是滅燭登床。聯袂共話。雲姑聞之時而驚。時而泣。終乃大快。天將曙。女欲去。雲姑留之。女曰。我爲在逃之罪犯。捕急。不可不斂跡。朝去夜來可也。雲姑無已從之。久之。捕令漸懈。女跡稍露。嘗兩三日。留教雲習女紅。兼及文字。雲姑欲學劍。女稍稍導之。輒能領會。嘗請益。女曰。妹何須此。余命薄。故習之。但願天下後世女子。無似吾命。無習吾業可也。雲姑于歸後。女遂不復來。

武進拳師女

清咸豐時。武進王紀棠方伯。自蘇州任所。挈眷返里。賃舟以數十計。齋重之盛。哄傳一時。次日薄暮。舟泊某村。炊煙四起。晚鳥投林。公方偕某姬散步艙外。閒眺村野風景。忽見形似乞丐一少女。孑孑而來。蓬首裸足。衣衫藍縷。而瘦骨珊珊。態度殊娉婷不惡。旣至。要公搭舟。公憐而許之。視其貌。則娟娟此豸。似曾相識。特一時不能記憶爲誰。因命姬呼女進。易以華服。

飲以美酒。女大感。至於泣下。是夜三更。突有盜百餘人。持械登舟。肆行劫掠。舟人大驚。計無所出。惟束手待斃而已。正危急間。鷺見白光二道。自艙中出。而數盜之頭落地矣。後至者大恐。紛紛作鳥獸散。女徐徐起曰。何物豎子。敢施強暴。我公驚也未。今已殲其三。喪魂落魄。決不復來矣。公初驚異。不知光從何來。聞女言。恍然始悟。感謝不已。因詢一弱女子。何以擅此絕技。女笑曰。略獻薄藝。不足報大德於萬一。奚謝爲。且公亦識兒否。兒武進某拳師女也。吾父女被人冤誣。幾死獄中。非公清廉。安能昭雪。恩感二天。久欲圖報。近聞公携重金。遣返。念必有覬覦之者。因以附從自任。今願旣償。可告別矣。言次。一躍登岸。不知所終。公欲留之。已不及。次晨。榜人入告。謂船篷上有小旗一方。上書某拳師三字。不知何來。公心知女所爲。遂命插之船首。自是一帆風順。數日抵家。卒無敢犯者。

李奉貞

清咸豐朝。唐縣李武愍公孟羣。有從妹名奉貞者。知書工騎射。六韜孫吳。風角占驗之書。靡不精究。而奉母不字。武愍以知府奉胡文忠檄。督師討賊。招奉貞同往。奉貞卽戎裝從行。在軍中畫策決勝。往往建奇功。武愍由郡守數年間擢至藩司。幫辦軍務。半奉貞力也。武愍一日以輕兵追賊。失利。被圍十餘重。他將悉束手。不敢救。奉貞獨率所部馳赴之。鎗林彈雨中。

突圍而入。手斬勅賊數十級。賊衆披靡。卒護武愨歸。甲裳均赤。萬衆駭視。驚爲天神。後文忠以大軍攻漢陽。寇堅守。久不能克。奉貞與方伯謀夜襲之。孤軍深入。中賊伏。援兵不至。遂血戰死。年纔二十餘。奉貞死。武愨軍氣驟燿。未幾亦戰死矣。

韓女

鏢客馮雄。山東人。勇冠儕輩。遊歷各省。所遇拳棒。莫能出其右。故綠林中聞其名者。莫不膽裂。一日保餉銀至陝西某縣。舟泊大嶺下。日將過午。假寢片刻。恍惚舟略動。馮即醒。見一人短衣窄袖。在艙面攜一銀包躍上嶺去。馮大怒。急逐之。其人或馳或躍。似麻雀然。馮竭力追趕。終不能及。須臾至一高墻。墻上有月洞一口。大如盆。其人縱身而進。馮亦繼入。則見其中院宇比連。絕無人迹。馮甚異之。緩步入內。俱空屋。並無陳設。末至一室。見有一榻。羅帳低垂。帳中露一蓮瓣。瘦小奪魂。纖不盈掬。而所失銀包置於足下。馮更加駭異。不敢啟帳。上前徑取銀包。執意分毫不動。知不能敵。急退出。甫十餘步。忽聞嚙嚙鶯聲。由後而至。馮一回首。則見杏臉桃腮。姿容絕世。一十七八好女子也。馮以爲可欺。遽放鏢。女接去。馮拔佩刀相拒。女從容以飛劍破之。馮汗流脊背。亟請罪。女笑曰。是奚罪哉。妾兄妹二人隱處於此。將及一載。久聞君名。如雷震耳。知君今日至此。頃家兄攫取銀包。並無他意。特欲一較其技耳。遂請馮

入座。馮心稍慰。隨之入。女卽請其兄相見。並備酒飯。馮不暇辭。遂相共飲。飲罷。女乃導至後園。園中有木柱七十二根。半入泥內。問馮能倒之否。馮力盡平生。倒去數根。女微笑。金蓮起處。餘木盡倒。馮不勝佩服。因詢之。始知女姓韓。其父亦豪客。女善父術。身輕如燕。能水上行。其兄雖得父傳。然遠不如其妹。兩人之隱於此者。以其父已死。兄妹具此絕技。恐人生疑竇也。馮遂辭別。女卽以銀包還之。馮回家。思天下異人之多。不敢再誇拳勇云。

紅孩兒

屠順叔。閩人。幼聰穎。年十七。父爲仇家所殺。憤懣之官。官受仇賂。撮其名入盜籍中。逮捕甚急。屠遂出亡。日暮行空山中。腹饑足繭。枯坐危石。縱聲恣哭。哭聲正厲。忽聞落葉窸窣。一偉丈夫自叢林出。呼問所苦。屠疑爲仇偵探。收淚漫應之。丈夫怒曰。瞎子顏色。似有重憂。乃不掬肝胆相示。徒作楚囚泣耶。言訖欲行。屠感其誠。長踞爲述顛末。丈夫曰。子欲得仇人頭乎。屠曰。固所願也。曰。寒舍去此近。且歸與紅孩兒計之。屠遂從之行。約二里許。抵其家。門臨流水。茅草頗修潔。一女子年可二十許。當戶作女。紅見客至。擲針黹起與爲禮。自入厨治饌。供客。丈夫量甚豪。取巨觥自飲。而以小爵酌屠。酒酣。丈夫謂女子曰。紅孩兒。吾今日倦於獵。汝可去將某頭來。女子應聲仗劍出。共飲至夜分。女子猶未歸。丈夫舉蹙曰。吾女身手素捷。胡

今日久滯彼處。俄而月影漸斜。覺久坐宵深。冷風砭骨。屢倦極方欲假寐。雙扉倏啟。則女子歸矣。懷中探一物擲屠前曰。幸不辱命。渠家防衛嚴。累僕至中宵始得入臥室。屠視之。血液模糊。果仇人首也。不禁感泣投地。丈夫曰。既爲子復讎。此間恐有人蹤跡。子可以行矣。次晨屠遂辭出。流離至粵中。傭人爲奴。十餘年。薄有積蓄。歸訪紅孩兒父女。則徙去久矣。

飛霞

夏鐵厂。燕人。孔武有力。而貌恂恂若好女子。能飛石中人穴。百步外擲之立斃。路遇不平。輒拔刃相助。平居深自韜晦。守勇夫重閉之戒。年逾弱冠。擇偶未得。淡然置之。時有某大員將由京返鄉。滿載黃白物。懼爲盜劫。聞鐵厂名。以重金聘爲保標。舟行百餘里。有小盜尾之。蠢蠢欲動。鐵厂遙擊之。中其一。餘鼠竄去。復行數百里。泰然無事。大員極譽鐵厂之勇。而鐵厂亦頗自負。一夕。突有綠林豪傑數十輩。縱馬疾馳而來。鐵厂持劍迎敵。白光如電。瀰漫天空。酣戰一小時。盜蹶者十餘人。瞬息間餘均不見。鐵厂方欲返。突有人反握其手。雙劍委地。其手柔滑如凝脂。一經接觸。如有流電奔其身者。其身立化爲棉。回首視之。則一絕色好女子也。女子向之微笑。扶之上馬。已亦縱騎行。鐵厂之馬。卽隨之往。不能自主。未幾入山洞中。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別有天地。抵一大廈。速之坐。謂曰。夙聞鐵郎義。今乃爲不義者作護符。滋

令人不解。夫某之貪殘。盡人皆知。吸民脂膏。以飽慾壑。耶宜爲民請命。乃竟見利而忘義乎。鐵厂大慙。再拜謝罪。時壯士數十人。羣移珍寶至。一大漢持一首級奉女。血淋漓猶未乾。鐵厂視之。則某大員首也。不禁大駭。女命之退。遂與鐵厂作絮談。情意頗洽。女自稱小字飛霞。本大家女。父爲某大員所冤殺。遂奔走江湖。得異人授劍術。爲此山之主。今大仇已復。當相慶賀。是夕。山中大張筵宴。軍士各得賞賚。女與鐵厂則另席飲酒。問鐵厂娶乎。答曰未。女赧然曰。若妾蒲柳之姿。何如。鐵厂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女大喜。遂合巹焉。鐵厂居山中。女授以劍術。盡得個中三昧。乃以山主讓大漢。相與游歷名勝地。一日至峨帽山。遇其師。遂告以練丹之法。夫婦修養三年。遂成劍仙。後不知所終。

翠姑娘

清光緒中。海鹽查茂才省三。以事北上。同行僅老蒼頭一。會戚串有屬攜千金者。義不能却。然其時輪軌未通。凡入都者。必以驟車出山左。山左故多盜。行旅側足。挾多金者尤危。查以是惴惴。一日。車至德州界。突有健男子二人。跨騎尾車後。貌頗猙獰。時注視其行李。竊竊作隱語。查大駭。然殊無如何。薄暮。投逆旅宿。解裝東廂。見西廂先有女客。在其一老嫗。一則弱齡好女子。短衣窄袖。作燕北裝。衣褲皆青色。貌殊媚好。時方支頤坐戶側。見查入。微睨之。又

遙望門外。忽揚首微笑。顧嫗曰。媿。獨角狼又覓食矣。雖然。我在此。能坐視耶。嫗則冷然曰。此何豫汝事。徒多怨耳。女默然。遽下簾入室去。查見其室無男子。頗以爲怪。翌日。查黎明起。見西廂雙扉猶扃。遂驅車就道。行數里。至一曠野。衰草莽蒼。四望無垠。道左一岡陡起。林木深密。形勢險惡。御者遙指曰。此枯樹岡也。素多盜。今日平安過此。可謂幸矣。查聞言。正志忪間。忽聞岡上馬蹄聲大作。十餘騎自林中突出。疾馳下岡。橫列車前。道中所遇猙獰男子。則率衆爲前導。腰間皆挾白刃。朝曦映之。並皚然如雪。查覩狀。戰慄不能言。老蒼頭則駭極墜車下。於是羣盜有下馬者。將登車奪行李。正危急間。忽聞背後鈴聲鏘然。自遠而近。盜衆皆愕然。並引領遙望。查亦迴顧。見一騎飛馳而來。轟然立馬背者。則逆旅中青衣女子也。稍近。忽頻揚其手。卽有短矢自袖中出。續續不絕。盜出不意。仆馬下者四五人。矢盡。女抽腰間雙刀。飛舞如長虹。直奔羣盜。盜衆審爲女。大驚。各挾傷者上馬。倉皇鼠竄去。女至車前。見羣盜去遠。卽亦不追。就馬上顧查曰。秀才手無縛雞力。胡得懷重金。跋涉長途。今日非我者。殆矣。查亟下車謝之。兼詢邦族。女嫣然曰。我燕北所稱翠姑娘也。前行皆坦途。可無慮矣。言已。嚶嚶一笑。回馬疾馳去。黃塵滾滾。瞬息不知所在。

如意兒

如意兒。趙姓。燕北繩伎也。父某。工技擊。爲北方老技師。嘗設鏢局都中。以飛虎小紅旗爲幟。鏢車所至。綠林豪客。無敢犯者。中年無子。僅生一女。卽如意兒也。女幼而慧美。從父學技。盡得其傳。體輕如燕。能高躍丈許。盤旋空中。舞雙刀如雪片。人不能近。又從燕北俠女玉兒遊。學小彈弓。擊人百步外。發無不中。時光緒中葉。輪船已通。鏢局漸廢。不復存。女父以盜案株連。入獄年餘。比得雪。資產蕩然。女母亦死。出獄後。貧不能自存。不得已。乃挈女至南方。漫游江浙間。以賣藝自給。時女正娉娉孌孌。十三餘也。某年秋。嘗溯江至漢皋。鄂方伯劉公。蘇人也。其太夫人誕日。屬僚祝嘏者。羅百戲爲壽。女亦在焉。盛筵旣張。諸技雜作。次及女。女父植兩竿庭中。竿高六七尺。中隔丈許。以巨索繫兩竿上端。高張如橋。女衣紅綃水。着綠禪。短服窄袖。態若飛仙。一躍登索上。作種種絕技。變幻活潑。驚心駭目。見者未嘗不咋舌也。獻技旣畢。一座歎絕。太夫人召入堂中。握女子端相之。詫曰。個女子貌艷於花。弱不勝衣。乃能具此驚人技。眞當世奇女子也。愛憐備至。留署數日。賞賚甚豐。方伯有公子字玉山者。年與女相若。溫溫爾雅。爲昆季冠。見女尤愛之。女留署數日。兩情漸稔。公子每見女。輒相慰藉。女亦芳心脈脈。若不勝情。公子以女名如意。乃私以玉如意贈之。女去。公子悵然若失。嘗私告母。欲得如意兒爲婦。母笑曰。痴兒癩作邪。汝宦家子。若娶賣解女爲婦。辱煞門楣矣。汝父聞之。必

遭呵斥。勿妄言也。公子畏父甚。不敢言。念亦遂寢。後數年。方伯致仕歸吳門。公子入贅於浙中田氏。彌月後。挈婦旋蘇。新婦粧奩甚豐。載舟數艘。紀綱雜沓。行李煢赫。見者靡不嘖嘖羨之。舟出太湖。薄暮。下淀湖濱。地頗荒落。忽有巨舟自上流至。亦來同泊。公子偶登鷁首。見隣舟隱約有婦女。亦不爲意。中夜忽聞蘆葦中起鬻築聲。其音幽遠。榜人驚起曰。盜至矣。奈何。公子夫婦皆大駭。急披衣起。臧獲輩咸殼棘不能動。是夜月明如晝。公子附玻璃窗外望。纖屑畢現。見盜舟十餘艘。自遠而逼。舟中人皆挾白刃。月光盈盈。益閃爍可怖。駛稍近。其健者已一躍登公子舟。洶洶且入艙矣。正危急間。忽見鄰舟艙戶呀然而開。一美少年自艙中躍出。短衣握劍。凜若天神。一女子隨其後。披紅綃衫。提小彈弓。體態綽約。彷彿甚艷。少年揚臂大呼。躍登公子舟。猛撲羣盜。盜衆出不意。急環攻少年。少年奮門如虎。盜衆皆不敵。時鄰舟女子已揉升桅巔。高坐其上。取彈弓連發十餘彈。盜中彈落水者相繼。劉氏臧獲見之。氣稍壯。亦相與鼓噪大呼。遙爲聲援。盜知不敵。鼓棹遁去。於是女子自桅上躍入公子舟。捷若飛鳥。公子驚魂稍定。延女及少年入。整衣拜謝。女子忽前笑曰。公子受驚矣。尙識妾否。妾當年賣解女子如意兒也。公子締視之。眞爲女。驚喜交集。細詢之。始知少年爲女夫。吳姓。字卓雲。浙中武世家也。父以軍功起家。總兵塞外。微時嘗與女父善。稱莫逆交。比貴。女父往投之。因結

婚媼。女伉儷相得。甚於畫眉。所居與公子婦家爲同里。公子之歸也。招搖旣甚。女恐公子道中或招不測。爰商之其夫。買棹追隨。陰爲防護。故卒得脫。公子於盜手也。公子旣知顛末。申謝再三。女夫謙不敢承。女嫣然曰。曩在風塵。蒙公子及太夫人青眼。銘切肺腑。承賜玉如意。猶在篋笥。詎敢忘邪。遂彼鼠輩。亦聊以報知己耳。公子聞女述前事。意頗偏促。而女殊泰然。絕不爲意。暢談久之。始相率辭去。翌日。公子晨起。欲往謝之。則鄰舟解維駛去久矣。煙水蒼茫。伊人不見。追念前情。悵惘不已。

燕娘

燕娘。薊之賣技女也。善緣橦踏繩。體輕如飛燕。玉容艷絕。隨父奔走四方。每一獻技。觀者擲錢如雨。儂薄少年。尤顛倒。顧女殊貞潔。艷如桃李。冷若冰雪。人畏其技精。無敢犯者。世家子賂生。美秀而文。有璧人之目。觀女作繩上舞。心搖目眩。凝注久之。女瞥見生。忽嫣然一笑。幾墮。衆大譁。女遂輟舞。下與父語。父卽來問生娶否。生答以未。大喜。言女願墮。生驚喜過望。歸告雙親。父母諭女美。然以其操業賤。慮爲戚里笑。執不許。燕娘父女亦他去。音問杳絕。生父爲生論婚於某宦室。成禮有日矣。生有中表某貧笈異邦。而名列黨籍。與生交素篤。函札時往來。會某歸里。將有所謀。事洩。某逸去。官搜某篋。得生手書甚夥。生父素剛直。常以事忤

邑宰。宰因指生爲同黨。捕去。鍛鍊成獄。械至都督。竟論死。某宦室亦不爲壻。營救。且苦離婚。以女別字。生在獄。引領待決。自憤冤苦。猶時憶及燕娘。一夕月明。生倚壁坐。泣。瞥見簷際。有物如飛鳥墮。翩然入室。則一帕首黑衣人。逕前脫生械。微啓帕示生。諦視之。燕娘也。驚喜欲問。女逕挾生出。登屋越垣。捷如鳥逝。行數里外。有人繫雙衛以待。女超乘先行。命生從之。行極駛。取道皆極幽僻。生問將何之。女笑曰。至妾家耳。竟得脫。遂與女諧伉儷。生居女家數年。會鼎革。始携女歸。父母幸無恙。睹子歸。復得美婦。悲喜交集。詢婦邦族。女笑曰。兒燕娘也。皆大驚。生述其相救事。翁姑感其義。重爲成禮。徧延戚黨。女盛妝出拜。見者咸嘖嘖稱爲天人。亦無有訾議之者。

翠雲娘

翠雲娘。山左產。年十七八。貌殊可人。雙趺纖小。騰躍上下可丈許。幼業賣解。隨父流轉江湖。行蹤遍南北。意氣驕甚。謂所見男子。無當意者。自矢終身不字人。曾至上海。奏技。其父爲人誣陷。被拘入租界捕房。女隨往。有所剖白。而捕房例嚴禁華人有所陳。遂被囚。不勝其苦。罰鏡乃得釋。女憤然曰。吾國官吏。往往不免冤誣人。吾每謂之暴。然尙容人辨訴。也不意西人乃如此。自此遂有仇外意。光緒庚子。義和團起。女喜。請於父。往投之。蓋卽團中所謂紅燈照。

者。女隸某大師兄麾下。甚見信任。錫以翠雲娘名號。書之旗幟而賜之。所至恆揭以行。自是妝束頓易。周身綾錦。衣履一碧。而貌益豔麗。女日見團中無紀律。行事類盜賊。頗憂之。然獨力亦莫能挽。尋八國聯軍長驅入京師。團逃無蹤。女憤甚。激勵其部下人。咸願效死。遂與聯軍巷戰。竟日。洋兵死傷甚多。女部兵亦傷亡畧盡。乃聳身登屋逸去。其後團中領佐大半爲洋人嚮導。或爲僕役。且藉洋兵之勢。劫奪搶殺。無惡不爲。女慨然曰。吾誤與若輩共事。事胡能成。然此恥不可不一瀦也。乃約會飲於某處。衆素傾慕女。是日到者衆。女宣言曰。吾向謂若輩人也不意乃狗彘之不若。剗然出長劍。駢戮之。遂去。不知所終。

松媽

天津鄭某業齏。妻黃氏。無子而賢。買一義女。曰松媽。性慧。事鄭夫婦先意承志。會鄭運齏至江淮。中途遇盜。沈諸江。族姪某從。溺而未死。乃乞食歸報黃。復日夕奔走。謀得鄭骸骨。又奔走爲之營殯葬。且鳩宗族之長。與戚友之勢而才者。訟之官。於是黃德之。使司內外出納。且撫以爲嗣。時媽年十六。忽亡去。黃大悲恨。左右復媒孽之。謂其早具貳心矣。媽亡走京師。投身曲院中。聲譽隆起。少年豪貴車騎盈門。願媽自矜重。弗少假借。王五者。京師大俠。世所稱爲大刀王五者也。酒酣以往。見媽傾倒之。媽遂委身焉。王日餽以金玉錦繡。悉屏弗受。強之。

乃悽然曰。君以妾爲何如人乎。妾而重金玉錦繡。天下美人多矣。又安取於妾。君之寵妾。妾弗敢知。妾之敬君。以君爲大俠耳。王動容。益感嬌義。思所以報之。時鄭之族姪某。持家政。事無巨細。皆專之。黃弗能制。抑鬱死。某則居然主人矣。橫恣鄉里。族衆以目。一夕。盜入某寢室。殺之。挈其頭去。家人控之府尹。大索。竟日不得。夜半。劍光撼窗檣。擲某頭於府尹臥榻側。尹大驚懼。獄遂緩。而嬌則素車白馬。至鄭家。登堂拜黃之靈。且言某殺主父。當其歸報主母時。吾見其進有憂。而退有喜。主母不知也。於是復拜鄭之木主。大哭。哭畢。登車去。鄭之家人。相顧錯愕。而鄰環觀者。爲感動泣下。曰。是非古所謂俠女耶。其後京師豪貴少年。訪嬌。莫知其所在。或曰。在五所。或曰。嬌歸未久而病隕。或曰。光緒庚子之亂。五及難。嬌以身殉。

南海女

嶺南患大癩瘋。雖骨肉不與同居。防治染也。南海有巨室子某。年甫十五六。翩翩似璧人。忽患是疾。另構山寮居之。家人間日省視焉。其所聘室。亦邑中巨姓女。父母欲另字人。女泣曰。未婚而增摻惡疾。女之命可知。且從一而終。婦人之道也。義不能他適。與其養志閨幃。貽父母憂。不如相依於淒風苦雨中。稍盡女子之道。以畢餘生。兒之願也。堅請再四。誓之以死。父母不能奪其志。遂卒歸某氏爲婦。未幾。女亦沾染成篤疾。空山之中。形影相弔。聞者傷之一

夕。明月在天。山巒清絕。露坐松間石上。其夫撫之曰。以卿麗質而狼戾至此。我之罪也。女毅然作色曰。早知有今日。其何敢懟。正在淒然相對間。忽見溪中一物。翻波浴浪。似兔而小。趨視之。竄入松林而沒。女拔頭上簪。誌其處。明日發土視之。則千歲茯苓也。知爲仙品。剖分含之。甘香沁入心脾。不覺宿痾頓失。瘡疤全消。父母往而視之。色澤煥發。喜而迎歸。重爲合卺成禮。莫不歎爲貞節之報。

顧月波

山西顧月波。女士也。其父母以無子。令自幼作男子裝。酷愛武藝。能舞刀擊劍。又善彈。能中飛鳥。數十健男不能近。性豪爽。舉止端謹。無有知其爲女子者。曾作估遠行。渡長江。遇盜劫鄰舟。舟有母女二人及僕媪。皆惶恐無人色。月波躍登鄰舟。拔劍斬盜三人。餘均遁。母女感再生恩。談家世。蓋母女二人者。爲某令之眷。令先赴任。遣僕護眷至署者也。並以長途多險。乞護送至署。月波慨然諾之。既至署。令感之甚。願以所救女素仙者字之。以報大德。顧再四堅辭。并以歸稟母爲言。令曰。是無害。遂作書邀顧母一言。專使送往。顧母獲書後。笑謂使者曰。貴上不棄寒微。何幸如之。奈吾兒不能轉女爲男。何。使者復命。令大驚異。乃使其女結爲姊妹焉。

梁氏女

前清北方一帶。恆有響馬搶劫。大爲行旅之害。故凡富商巨賈。輒携鏢客爲備。時鄂有王泉銘者。性狡猾。曾屢任府縣。得賄靡數。人民之被其害者。十之八九。斯時將解任赴京。宦囊頗豐。懼被盜劫。乃偕二鏢師行。二鏢師曾爲邑之巨盜。王以其勇。故特曲宥之。行程數日。尙稱無事。一日至某鎮。宿逆旅中。王大饗二鏢師。以酌其功。二鏢師亦故爲大言。以傲其勇。飲至半酣。王與二鏢師微有醉意。尙不言休。方欲舉杯再飲。陡覺人影一閃。寒氣逼人。一白衣女子已入室。二鏢師醉眼朦朧。強欲起立。而頭已落地。王大驚欲啼。女已剗刃剖其腹。斷其肢。并殺其家人。一無遺類。時旅店主人聞聲驚起。見白衣女。遑恐欲遁。女曰。無懼。吾爲天下誅此惡賊。非貪其財也。今賊已授首。其財可使貧窮者分之。店主唯唯。遂招集鎮人之赤貧者。一一分給之。鄉人皆大喜。固請女留姓氏。女初不言。繼見其意誠。乃曰。吾梁氏女也。言已。倏忽登屋。頃刻人影俱渺。後鎮人感其恩。立廟祀之。題其額曰。梁氏廟。

漁家女一

金陵某孝廉。不詳其姓氏。嘗訪戚淮上。盤桓匝月。思老母倚闥望切。雇舟南旋。雙槳如飛。行數十里。而暮色蒼茫矣。遂機舟於隄畔。時正八月。金風滌暑。玉露橫秋。皓魄當空。碧波如鏡。

孝廉立舟首。覽此景色。意興正濃。忽聞蘆葦間瑟瑟作响。則一盜躍上舟。手持白刃來劫。孝廉驚惶無措。大聲呼救。瞥覩一美女子。操雙劍。自岸上飛來。擊盜右臂。盜受創遁。孝廉稱謝。詢女姓氏里居。知爲淮上人。吳姓。年二八。以捕魚爲生。孝廉再欲有言。女已一笑而去。

漁家女二

夕陽將下。洞庭湖畔。有孤舟泊蘆花深處。舟小類漁艇。帆篷剝落。舟中一翁一媪一女子。女子年約十六七。丰姿韶秀。雖亂頭粗服。不能掩其顏色。翁媪料理晚餐畢。呼曰。阿琴。飯熟矣。何猶未上燈。阿琴曰。月色正好也。阿琴且言且上燈。燈盞瓦爲之。滿盛菜油。阿琴劃火柴。屢爲風所滅。須臾風定。燈始燃。隔船忽有少年女子躍入篷底。拔刀大呼。翁媪意曰。汝何人。得毋盜乎。阿琴急搖手。且謂女子曰。姊毋怪。阿母妄言。姊毋怪。盜爲展顏一笑曰。汝好女子。汝好女子。言和而溫。似不類爲盜者。方猜疑不決。而盜已揮刃殺翁媪矣。阿琴至此。魂飛魄喪。俯首乞命。盜曰。汝好女子。以我爲盜乎。汝抑知翁媪爲盜耶。琴曰。異哉。翁媪善人。救我於難者。安得謂之盜也。女子曰。吾知之審矣。汝爲翁女耶。抑否耶。琴曰。女也。雖然。義女也。非親女也。女子曰。吾知其非親也。試問汝何以爲之義女。阿琴且泣且言曰。薄命女子。隨父母泛洞庭湖。遇匪人劫財物。殺父母。推我墮於水。設非漁翁之救。早葬魚腹矣。吾感其恩而爲之義

女。非無謂也。女子曰。非也。殺汝父母者盜乎。曰。盜也。女子曰。盜漁翁也。阿琴曰。異哉。漁翁乎。何以獨不殺吾。女子曰。漁翁之留汝。欲得汝而鬻之也。阿琴曰。欲鬻我者。劫之可耳。何必推而墮於湖也。女子曰。盜之術亦狡矣。劫汝者。汝從之乎。抑抵死以拒乎。盜知汝必拒。故設計溺汝而救汝。以女畜汝。然後可聽其所爲耳。吾哀汝墮其術中。故殺盜以救汝也。阿琴哭拜曰。吾姊再生之德。夫何敢忘。然弱女飄零湖海。欲歸無家。後此生涯。當何所賴。女子曰。寒舍不遠。耕漁爲業。妹如不棄。可從我歸。阿琴乃隨女子鼓棹而去。

朱繡君

馬生劍心。薄之世家子。英才豪爽。倜儻不羣。與女郎朱繡君締姻。好事之諧。有日矣。繡君亦名門閨秀。明慧絕倫。大家風範。不落一毫塵俗氣。戰旗旣起。音信隨大江東去。劍心聞之。造繡君妝閣。謂之曰。亂機旣發。草木皆兵。不數日間。行見干戈遍地。山河再造矣。惟心有所念者。爲吾二人婚事耳。苟不早爲之計。亂離失散。天涯地角。將何處覓芳蹤耶。繡君奮然以起。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君知書者。何以忘古訓。平日高談闊論。以天下爲己任。及時機一至。反袖手旁觀。世間尙復有羞恥事哉。兒女情輕。家國任重。君不赴沙場。爲漢人吐氣。而反孳孳談婚事。可恥孰甚。劍心曰。微卿言。吾幾輕此生矣。明日當溯江抵漢。橫刀搥賊耳。一聲

者填溝壑爲滿。女欲奉母他適。母以先人廬墓爲言。執不可。一日。女赴鄰邑省戚。晚。懇鄰人件其母。薄暮始歸。則北師中人方劫其家。已呼嘯他去。母因不屈。已受戮死矣。女撫母屍。搥踊號哭。哭少已。則瀝血誓諸天。誓盡殲北師中人。爲母復仇。翌日葬其母祖塋。仗劍亡去。後數日。北師中人夜必死十數人。胸際咸洞一孔。深二寸餘。顧不知爲何人所殺。如是三日。死者已數十。統師者驚。榜於市。大索賊。是夕。統師者亦被殺。羣士大駭。疑此中有天意。相率引去。初不知爲一弱女子所爲也。女至是則私歎曰。殲數十人。尙不足以慰亡母。彼中人皆母仇。必盡殲之而後可。遂易釵作男子裝。投南師爲小卒。每戰必先他人。衝鋒陷陣。悍驚無匹。身經數十戰。殺敵無算。己身雖被創不顧也。同袍交口稱其勇。顧不知其爲女子。一日大戰。摩北師壘。殺其渠而出。彈數十集其身。遂仆仰天大呼曰。吾可以報亡母矣。言旣而瞑。戰旣罷。紅十字會中人得其尸。輿之歸。始知其爲女子。顧終不能得其姓氏。吁亦奇矣。

當鑪女子

九江市杪有小酒肆。矮屋數椽。陳設雅潔。肆中有當鑪女甚美。年十七八。坐鑪旁。俛頸作女紅。丰儀秀麗。舉止閑雅。殊不類小家女。人異之。一日。有惡少年六七人。連袂入肆。呼酒索饌。據案大嚼。目光皆注視女。謔浪笑談。涉以遊語。醉翁之意。似不在酒也。已而一少年忽行近

女步履欹斜。僞爲醉態。曼聲作藝詞戲。女不應。少年以爲可欺也。遽以一手撫其肩。女怒勃然起立。駢二指點其脇下。少年忽大嘩如家。臂僵直不能屈。面灰白。汗出如瀋。其徒聞聲羣起。見而大嘩。然畏女。鼓噪而已。無敢近者。門外觀者漸集。環立如堵。被擊之少年。初猶申。申。繼則伏地呼號。漸不能聲。肆中傭奔走者。咸倉皇不知所措。而女則泰然。俛頸坐鑪旁。事女紅如故。若無睹者。正喧嚷間。突一老者排衆入肆。見狀大驚。急以手拍少年肩。少年忽蹶然起立。楚痛若失。其徒乃羣圍老者。立訴其女無狀。老者殊和藹。笑容可掬。言辭婉轉。慰衆人備至。諸惡少既畏女。又屈於老者言詞。無能尋釁。始稍稍引去。後此酒肆亦他徙矣。

冉英

直隸東光縣冉村冉某。年逾七旬。鰥居。膝下止一女。名英。幼聰慧。知書。喜技擊。初入女校。卒業。下筆成文。出人意表。日常取賢媛傳讀之。慕花木蘭之爲人。立志事父。曲盡孝養。故已及笄而未字也。一夜有二盜入其父室。執父逼索錢帛。女聞之挺身出。與賊鬪於室中。賊懼不敵。乘間遁出。女握槍大呼逐之。賊已逸去。於是鄰人俱服其膽勇。女士之名大著。西夾河韓氏爲女外家。適有妖患。向夜有偉丈夫自天而降。高與檐齊。不待啟戶。昂然直入。舉家被擾。莫敢喘息。鷄旣唱。物轉獸形。出門徑去。如此屢夜。遂設法隄防之。遍扁內室。移鄰舍宿入。

夜物又至。見室無人。知徙他所。號跳而出。延街叫罵。聲動鄰里。雞鳴始止。由是鄰人懼觸物。怒不敢公然留客宿。勸令某家遠避。一日舅合家來。向女細述。意欲祈天師符籙鎮厭之。女毅然曰。妖由人興。一念不正。草木即可爲災。土偶亦足作祟。矧足而走翼而飛者。爲害尤烈乎。不思內省。但區區焉延覲巫。施符咒。百計驅遣。何益哉。舅其自省。妖當立滅。某悚然聽之。遂將女言寫於壁。權當書紳之意。日日閉門思過而已。然其自詣甥後。該村物類來。鄰人不堪其擾。女偵知之。疑畜精爲患。自請爲之驅除。遂携舅至夾河。抵夜。女持槍伏暗處。不少動。久之物至。往來跳躑。響聲不絕。時值十五夜。月皎然如晝。見物高與樹齊。體渾黑。不辨首尾。未幾響聲止。益漸宿小。彷彿於頭上取下一物。卽現原形。乃茸茸然一長尾黃鼯耳。躍登高處。昂首起立如人狀。合前兩足對月望空而拜。女乘隙發槍擊之。但見星光一道。瞥然向西南而沒。衆人聞聲集視。則見遺小兒胎衣一具。乃知鼯之所以隱身成形者。皆此物爲之也。立命爇火焚之。其患遂絕。

婦人

賈人妻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爲主司駁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

古今義俠奇觀 婦人

四七

每乞食於佛祠。徒行晚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與言頗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資用稍備。倘能從居乎。立既悅其人。又幸其給。卽曰。僕之阨塞。陷於溝瀆。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然則子又何營生。對曰。妾買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旂亭之內。尙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公授官之期。尙未出游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所。至於肩鑱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營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帛以付立。日未嘗闕乏。立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託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彊也。周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爲乳耳。凡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徬徨。謂立曰。妾有冤仇。痛纏肌骨。爲日深矣。伺便復讐。今乃得志。便須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留。止視其所攜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人笑曰。無多疑慮。事不相縈。遂挈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立開門出送。則已不及矣。乃徘徊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俟。曰。更乳嬰兒。以畢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迴燈褰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則以財帛買僕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某年立得官。卽貨鬻所居。歸任。爾後莫知其音問也。

空舍婦人

唐時長安里中多空舍。有婦人傭以居者。始來。主人問其姓。則曰。生三歲。長於人。及長。聞父母逢歲飢不能育。棄之途。故姓不自知。視其貌。常人也。視其服。又常人也。歸主人居。傭無有闕。亦常傭居之婦人也。日暮多閉關。雖居如無人。居且久。又無有宗族。故舊來訊問。終莫有知其實者。凡鄰皆疑。且窺見其飲食動息。又與里中無異。唯是織紵絨繻。婦人當工者。皆不爲。罕有得與言語。其色莊。其氣顛。莊顛之聲四馳。雖里中男女。狂而少壯者。無敢侮。居一歲。遂歸於同里人。其夫問所自。如對主人之詞。觀其付夫之意。似沒身不敢貳者。其夫自謂得妻也。所付亦如婦人付之之意。既生一子。謂婦人所付愈固。而不萌異慮。是後則忽有所往。宵漏半而去。未辨色來歸。其夫疑。怒願去之。以其有子。子又乳也。尙依違焉。婦人前志不衰。他夜既歸。色甚喜。若有得者。詰之。乃撒其囊以示。則闖然人首也。其夫大恐。恚且走。婦人即卑下辭氣。和貌怡色。且前曰。我生於蜀。長於蜀。父爲蜀小吏。有罪。非死罪也。法當笞。遇當位酷者。陰以非法繩之。卒棄市。時當幼。力不任其心。未果殺。今長矣。果殺之。力符其心也。願無駭。又執其子曰。爾漸長。人心漸賤。爾曰。其母殺人。其子必無狀。既生之。使其賤之。非勇也不如殺而絕。遂殺其子而謝其夫曰。勉仁與義。無先已而後人。異時子遇難。必有以報者。辭已。

與其夫訣。既出戶。其疾如翼而飛云。

荆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立家於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舍支山禪院。時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夫亡設大祥齋。因慕趙。全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娘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弟三十九郎有愛妓。妓之父母奪以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與呂用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話於荆娘。荆娘亦爲之憤惋。謂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取之。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並依之。至期。荆娘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於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終。

程婦

程鵬舉嘗被掠于興元版橋張萬戶家爲奴。張以掠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卽竊謂其夫曰。觀君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爲去計。而甘心於此乎。程疑其試已也。訴於張。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成大器。否則終爲人奴耳。程愈疑之。又訴於張。張命出之。遂賣與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鞋一。易程一履。泣謂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家。三十餘年。未嘗再娶。既貴。遣人携向之。鞋履。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自到吾家。遇夜未嘗

解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不可犯。吾妻視如己女。將半載。以所成布疋。償原賣鏹物。乞身爲尼。居城南某庵中。卽往尋見。以曝衣爲由。故遺鞋履在地。尼見之。詢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鞋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曰。鞵履復全。吾願已畢。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爲道致意。竟不出。告以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官爲具禮。委幕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爲夫婦云。

雷氏

雷氏。諸生陰繼善妻。崇禎甲戌間。汀州有富人許某。敗蕩無檢。挾出母而訟父。理官梏其父而直子。責千金乃脫。又禁責諸生以索賄。值郡試。諸生咸集。洵洵不平。爲揭於學。使理官廉得數生。將甘心焉。諸生各欲控白於大吏。而無資。繼善一旦攜五十金付曰。以是爲助。諸生曰。君何其豫也。繼善曰。吾甚愧吾婦。吾嘗語婦故。婦勃然曰。三綱絕焉。子則不孝。吏則不忠。朋友無援。則不義。亂亡直須時耳。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當急解環瑱貽之。是環瑱所易也。婦言如是。我是以滋愧耳。旣而理官敗。諸生無恙。雷氏義烈之聲。沸動膠序。

庚娘

金大用。中州舊家子也。聘尤太守女。字庚娘。美而賢。迷好甚篤。以流寇之亂。家人離邊。金携

家南竄。途遇少年。亦偕妻以逃者。自言廣陵王十八。願爲前驅。金喜。行止與俱。至河上。女隱告金曰。勿與少年同舟。彼屢顧我。目動而色變。中叵測也。金諾之。王殷勤覓巨舟。代金運裝。劬勞臻至。金不忍卻。又念其携有少婦。應亦無他。婦與庚娘同居。意度亦頗溫婉。王坐船頭上。與櫓人傾語。似其熟識。戚好。未幾日落。水程迢遞。漫漫不辨南北。金四顧幽險。頗涉疑怪。頃之皎月初升。見彌望皆蘆葦。既泊。王邀金父子出戶一豁。乃乘間擠金入水。金父見之。欲號。舟人以篙築之。亦溺。金母聞聲出窺。又築溺之。王始喊救。母出時。庚娘在後。已微窺之。既聞一家盡溺。卽亦不驚。但哭曰。翁姑俱沒。我安適歸。王入。勸娘子無憂。請從我至金陵。家中田廬。頗足贍給。保無虞也。女涕曰。得如此。願亦足矣。王大悅。給奉良殷。既暮。曳女求歡。女託體姘。王乃就婦宿。初更既盡。夫婦喧競。不知何由。但聞婦曰。若所爲。雷霆恐碎汝顛矣。王乃搥婦。婦呼云。便死休。誠不願爲殺人賊婦。王吼怒。捧婦出。便聞骨董一聲。遂譁言婦溺矣。未幾抵金陵。導庚娘至家。登堂見媪。媪訝非故婦。王言婦墮水死。新娶此耳。歸房。又欲犯之。庚娘笑曰。三十許男子。尙未經人道也。市兒初合。豈亦須一杯薄漿酒。汝沃饒。當亦不難。清醒相對。是何體段。王喜。具酒對酌。庚娘執爵。勸酬殷懇。王漸醉。辭不飲。庚娘引巨椀。強媚勸之。王不忍拒。又飲之。於是酣醉。促寢。庚娘撤器滅燭。託言溲溺。出房。以刀入。暗中以手索王項。

王猶捉臂作昵聲。庚娘力切之。不死。號而起。又揮之。始殮。媪髣髴有聞。趨問之。女亦殺之。王弟十九覺焉。庚娘知不免。急自刎。刀鈍不可入。啟戶而奔。十九逐之。已投池中矣。呼告居人。救之已死。麗如生。共驗王尸。見窗上一函。開視。則女備述其寃狀。羣以爲烈。謀斂貲作殯。天明集視者數千人。見其容。皆朝拜之。終日間。得百金。於是葬諸南郊。好事者爲之珠冠袍服。瘞藏豐備焉。初金生之溺也。浮片板上。得不死。將晚。至淮上。爲小舟所救。舟蓋富民尹翁。專設以拯溺者。金旣蘇。詣翁申謝。翁優厚之。留教其子。金以不知親耗。將往探訪。故不決。俄白撈得死叟及媪。金疑是父母。奔驗果然。翁代營棺木。生方哀痛。又白拯一溺婦。自言金生其夫。生揮涕驚出。女子已至。殊非庚娘。乃王十八婦也。向金大哭。請勿相棄。金曰。我方寸已亂。何暇謀人。婦益悲。尹審得其故。喜爲天報。勸金納婦。金以居喪爲辭。且將復讐。懼細弱作累。婦曰。如君言。脫庚娘猶在。將以報讐居喪去之耶。翁以其言善。請暫代收養。金乃許之。下葬翁媪。婦纒經哭泣。如喪翁姑。旣葬。金懷刃。託鉢。將赴廣陵。婦止之曰。妾唐氏。祖居金陵。與豺子同鄉。前言廣陵者。詐也。且江湖水寇。半伊同黨。仇不能復。祇取禍耳。金徘徊不知所謀。忽傳女子誅仇事。洋溢河渠。姓名甚悉。金聞之一快。然益悲。辭婦曰。幸不污辱。家有烈婦如此。何忍負心再娶。婦以業有成說。不肯中離。願自居於媵妾。會有副將軍袁公。與尹有舊。適將

西發過尹。見生大相知愛。請爲記室。無何。流寇犯順。袁有大勳。金以參機務。叙勞。授游擊。以歸。夫婦始成合卺之禮。居數日。攜婦詣金陵。將以展庚娘之墓。暫過鎮江。欲登金山。濠舟中流。歛一艇過。中有一嫗及少婦。怪少婦頗類庚娘。舟疾過。婦自窗中窺金。神情益肖。驚疑不敢追問。急呼曰。看羣鴨兒飛上天也。少婦聞之。亦呼云。饑獮兒欲喫貓子腥耶。蓋當年閩中之隱譎也。金大驚。返棹近之。眞庚娘也。青衣扶過舟。相抱哀哭。傷感行旅。唐氏以嫡禮見庚娘。庚娘驚問。金始備述其由。庚娘執手曰。同舟一話。心常不忘。不圖吳越一家矣。蒙代葬翁姑。所當首謝。何以此禮相向。乃以齒序。唐少庚娘一歲。妹之先是庚娘旣葬。自不知幾歷春秋。忽一人呼曰。庚娘。汝夫不死。尙當重圓。遂如夢醒。捫之四面皆壁。始悟身死已葬。祇覺悶悶。亦無所苦。有惡少年。窺其葬具豐美。發冢破棺。方將搜括。見庚娘猶活。相共駭懼。庚娘恐其害己。哀之曰。幸汝輩來。使我得睹天日。頭上簪珥。悉將去。願鬻我爲尼。更可少得值。我亦不洩也。盜稽首曰。娘子貞烈。神人共欽。小人輩不過貧乏無計。作此不仁。但無漏言幸矣。何敢鬻作尼。庚娘曰。此我自樂之。又一盜曰。鎮江耿夫人。寡而無子。若見娘子。必大喜。庚娘謝之。自拔珠飾。悉付盜。盜不敢受。固與之。乃共拜受。遂載去。至耿夫人家。託言船風所迷。耿夫人巨家。寡媪自度。見庚娘大喜。以爲己出。適母子自金山歸也。庚娘緬述其故。金乃登舟拜

母。母歎之若壻。邀至其家。留數日始歸。後往來不絕焉。

義全側室

孫氏。名義姑。玉山人。諸生李鴻妻。艱於產育。爲夫置側室。方娠。會流賊袁三反。孫偕側室潛匿西湖橋。俄而被執。謂側室曰。人死命也。死於賊亦命也。庸何悲涕。但爾死如李氏宗祀。何 myself 必死矣。爾無以我爲念。尋給賊曰。側室有孕。宗筋是賴。請以所攜金贖之。我則唯命。賊如其請。既脫側室。遂抱橋柱厲聲曰。我儒家婦。頭可斷。身不可辱。其速殺我。賊怒。刳其腸而去。行路莫不壯之事。聞於朝。詔旌表。

劉夫人

劉夫人。江西吉州劉忠烈公（忠烈諱鐸揚州知府天啟時爲魏闖所殺）女。王撫軍子次諧婦也。名淑。幼穎甚。能小詩。甲申鼎湖之變。夫人嘆曰。先忠烈與撫軍兩姓皆世祿。吾恨非男子。不能東見滄海君。借椎報韓。然願與一旅。從諸侯擊楚之弑義帝者。遂建義旗。適滇帥蠻兵精悍冠諸軍。聞夫人名請謁。夫人開壁門見之。且日報謁。滇帥具牛酒於軍中。高宴極歡。然帥武人也。陰持兩端。又醉後爭長。語不遜。夫人怒。卽於筵前按劍欲斬其首。帥環柱走。一軍皆擐甲。夫人擲劍笑曰。殺一女子何怯也。索紙筆從容賦詩一首。辭旨壯激。帥悔且懼。

夫人曰。妾不幸爲國難。以至於此。然妾婦人也。願將軍好爲之。遂跨馬馳去。

黃婦不降清

霍山黃鼎。諸生也。字玉耳。清兵起。降洪經略。授以總兵。使居江南。其妻獨不降。擁衆數萬。盤踞山中。與清軍抗。清兵屢爲所敗。總督馬國柱謂鼎獨不能招。汝妻使降乎。鼎曰。不能。然子在此。使往。或有濟也。國柱遂使其子往招之。鼎妻曰。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支。惟志士不屈。其志。必總督先來。吾廬面約。吾然後解衆。然吾仍居山中。以遂吾志。不能如汝父調居他處也。其子覆命。國柱自來廬州。鼎妻率衆出見。貫甲兜鍪。凜凜如丈夫。遂解兵居山中不出。

王隸婦

王義士者。失其名。秦州如臯縣隸也。以氣節自重。任俠好義。明亡。同邑布衣許元博。不肯薙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棄之市。妻當徙。王適值解。憐許妻欲脫之而無術。乃終夜歛歔不成寐。其妻怪之。問曰。君爲何徬徨如此耶。王不答。妻又曰。君爲何徬徨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曰。子勿以我爲婦人也。而忽之。子第語我。我能爲子籌之。王語之。故妻曰。子高元博之義。而欲脫其妻。豪傑之舉也。曾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願安得其人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曰。然乎。戲耶。妻曰。誠然耳。何戲之有。王乃伏地頓首以謝。隨以告元博。

妻使匿於母家。而王夫婦卽就道。每經郡縣驛舍。就驗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徙所。風霜艱苦。甘之不厭。舉人感其義。斂金贖之。夫婦終老於家焉。

李雲娘

李雲娘。密雲人。嘗賣酒自給。年十八。嫁王忠。忠密雲參將汪某僕也。汪解職將歸。行李纍纍。時河北盜起。懼爲所掠。謀於忠。忠無計。歸與雲娘言。雲曰。余請效武士裝。衛主以歸。無怖羣盜也。汪頷之。因以雲娘爲衛。於途中屢遇盜。常以一身却大敵。參將得歸。故鄉廣陵。心德雲娘。留之於家。參將有子浮薄。見雲心動。欲逼之。雲給之曰。妾固微賤。得公子愛。昧何修。致此。然有夫忠在於公子。不利爲今之計。無若善遣忠。而以禮納妾。使備位籓室。則固妾之幸也。公子悅其言。遂厚賜忠。遣赴遠役。擇吉日治筵。賓客滿堂。將行合卺禮。雲娘忽易戎裝。操白刃出。立於堂。以刃擬公子。數曰。爾父建高牙大纛。出入搃金伐鼓。顧不能爲國家衛百姓。靖寇氛。至以囊橐累予。予一婦人。奮身爲爾衛貨重千里。跋涉。主僕之義。爲報者至矣。今爾乃欲行不義。污我清白身。其速受予刃。奮起欲斫。公子大驚失色。長跪謝罪。衆人咸耳雲娘技勇。相率不敢動。雲娘因向門外大呼云。汝曹其速入。卽有貧民數百踵門進。雲娘以刃指公子曰。予爲爾家衛財。爲力既多。然予不願受報。今汝應出二之一。爲予惠此貧民。違我命者。

血此刃。因舉刃作勢。公子叩頭唯唯。不敢抗拒。卽發篋篋以財帛分贈衆窮民。雲娘見事畢。大踏步出門。門外立二長鬚客待雲娘。相將乘馬馳去。公子欲追之。已無及。忠自是不復反。後二十年。有人見之京師。忠設鏢局。雲娘爲客保鏢。往來關西。羣盜咸畏懼之。康熙間事也。

恩太太

栗毓美。山西渾源人。曾官東河總督。居處出入。必攜一木主。一赭衣。自隨。主無名稱。但書恩太太。初。栗少孤貧。富室某翁相攸得之。招至家。令與子讀。同室臥起。兩無間然。居數年。將合卺。一日盜忽殺翁子。栗醒呼衆集視。則室扃如故。無迹可尋。羣疑栗。栗旣不能辨。翁痛子甚。鳴於官。官亦不能爲栗辨。論抵有日矣。女固有才色。同里富人王某。先嘗求婚於翁。翁以意屬栗。弗之許。至是復請婚。始以女妻之。婚數日。王某意甚得。因謂女曰。若弟殊可惜。余以前絕吾婚。不能無憾。乃以重資募劍客。本欲殺栗。不謂誤中若弟。今幸栗將死法。若又因是得歸我。願已償矣。奈汝弟何。女聞亦自若。翼日。婉告歸寧。則竟入縣署。號陳王某。求雪栗冤。官卽提王鞫之。某以詞鑿鑿有證。不復能隱。乃出栗於獄。見女於公堂。女泣語之曰。吾所以忍爲此者。以君之冤。非吾不能雪也。今旣白矣。身已他適。不能復事君。仍歸王。則冒殺夫名。何以自立於世。計惟一死耳。卽對栗自剄。栗感其義。遂苦志力學。致位通顯。然以女故。終身

虛正室。又以女與己分已絕。而名無可正。因特謂之恩太太。立此木主奉之。赭衣當時囚服也。夫女不忘粟宜也。至女以萬難白之冤。而卒能奮不顧身。以伸其枉。信所謂奇烈哉。

蔣靜

黃奎者。太湖盜也。嘗劫一巨室。爲司閽人所屈。悔而改業。操一小舟。來往於太湖而漁焉。奎有子名某。素不直父之行。早歲逸去。從士人某讀書。頗有聲。改名俊。奎不知也。一日午後。陰風怒號。驟雨急下。湖波接天。勢如奔馬。遙見一巨船簸蕩驚濤中。如欲傾覆。怒力逆風行。得斷港泊焉。奎望見之。知此港爲盜藪。心惴惴恐此巨舟不免。欲前往告之。相距三里許。舟稍前。輒被風吹回。傍晚雨止。風息。奎舟始抵斷港。以賣魚爲名。具道太湖多盜。此地泊舟。殊爲危險。船上人頷之。殊不以爲意。奎異之。因繫舟於巨船對面。以觀究竟。更定後。雲破天青。波平似鏡。半鈎新月。百步內看人。鬚髮畢見。巨船上。一少年女子。扶一小婢。立船頭。望月。如有所思。少焉進艙。二更月落。滿天星斗。巨船中燈火未息。髣髴猶聞語聲也。半時許。燈火驟暗。船桅上依稀一黑影。又似掛帆之繩。殊不清澈。陡聞一聲吹角。蘆葦中十數小舟畢集。約三十餘人。蜂擁上巨船。皆撲地無聲。或沒於水。巨船上殊無動靜也。奎望之。歷歷莫明其故。黎明大船解纜。無數小舟漂泊水上。如浮萍。蓋昨日之盜。已被巨船上人殲盡也。奎愈以爲奇。

因搖船尾之。或左或右。相去數十丈。瞥見巨船之一人。酷似己子。不敢唐突。因呼其小名。船上人回首應之。竟其子也。奎因上巨船。具言改業之故。俊喜形於色。奎急問現今何往。並昨夜之事。俊曰。兒出亡後。讀書不第。因以弓馬取科名。今爲都司矣。昨夜望月之女子。蔣游擊之女名靜。兒婦也。最善彈。以食指爲弓。撥鐵丸如豆大。百步外無虛發。預知泊處多盜。月落燈黑。揉上桅竿。彈盜而斃之。無一免者。今卽往某處任所。請同往就養也。言已。囑靜出見一亭亭好女子。如不勝衣。奎嘆曰。吾往來江湖數十年。未見有此者。殺賊如草不聞聲。可謂絕技矣。

小二

滕邑趙旺。夫妻奉佛。不茹葷血。鄉中有善人之目。家稱小有。一女小二。絕慧美。趙珍愛之。年六歲。使與兄長春。並從師讀。凡五年而熟五經焉。同窗丁生。字紫陌。長於女三歲。文彩風流。頗相傾愛。私以意告母。求婚趙氏。趙期以女字大家。故弗許。未幾。趙惑於白蓮教。徐鴻儒既反。一家俱陷爲賊。小二知書善解。凡紙兵豆馬之術。一見輒精。小女子師事徐者六人。惟二稱最。因得盡傳其術。趙以女故。大得委任。時丁年十八。游滕泮矣。而不肯論婚。意不忘小二也。潛亡去。投徐麾下。女見之喜。優禮逾於常格。女以徐高足。主軍務。晝夜出入。父母不得聞。

丁每宵見常斥絕諸役。輒至三漏。丁私告曰。小生此來。卿知區區之意乎。女云不知。丁曰。我非妄意攀龍。所以故實爲卿耳。左道無濟。止取滅亡。卿慧人不念此乎。能從我亡。則寸心誠不負矣。女愜然爲問。豁如夢覺。曰。背親而行。不義。請告二人。入陳利害。趙不悟。曰。我師神人。豈有舛錯。女知不可諫。乃易髻而髻。出二紙。爲與丁各跨其一。爲肅肅振翼。似鶉鷄之鳥。比翼而飛。質明。抵萊蕪界。女以指撚。爲項。忽卽斂墮。遂收。爲更以雙衛。馳至山陰里。託爲避亂者。僦屋而居。二人草草出。齋於裝。薪儲不給。丁甚憂之。假粟比舍。莫肯貸。以升斗。女無愁容。但質簪珥。閉門靜對。猜燈謎。憶亡書。以是角低昂。負者駢二指。擊腕臂焉。西鄰翁姓。綠林之雄也。一日獵歸。女曰。富以其鄰。我何憂。暫假千金。其與我乎。丁以爲難。女曰。我將使彼樂輸也。乃剪紙作判官狀。置地下。覆以雞籠。然後握丁登榻。煮藏酒。檢周禮爲觴政。任言是某冊第幾頁第幾行。卽共翻閱。其人得食。傍水傍西。傍者飲。得酒部者倍之。旣而女適得酒人。丁以巨觥引滿。促釀。女乃祝曰。若借得金來。君當得飲部。丁翻卷。得釀人。女大笑曰。事已諧矣。滴瀝授爵。丁不服。女曰。君是水卒。宜作釀。飲方喧競時。聞籠內憂。憂。女起曰。至矣。啟籠。驗視。則在囊中。有巨金。纍纍充溢。丁不勝愕喜。後翁家媪抱兒來戲。竊言主人初歸。篝燈夜坐。地忽爆裂。不可見底。一判官自內出。言我地府司隸也。太山帝君會諸冥曹。造暴客惡錄。須銀

燈千架。架計重十兩。施百架。則消滅罪愆。主人駭懼。焚香叩禱。奉以千金。判官荏苒而入。地亦遂合。夫婦聽其言。故嘖嘖詫異之。而從此漸購牛馬。蓄厮婢。自營宅第。里無賴子窺其富。糾諸不逞。踰垣劫丁。丁夫婦始自夢中醒。則編菅爇照。寇集滿堂。二人執丁。又一人探手女懷。女袒而起。戟指而呵曰。止。盜十三人。皆吐舌呆立。癡若木偶。女始著袴下榻。呼集家人。一一反接其臂。逼令供吐明悉。乃責之曰。遠方人埋頭瀾谷。冀得相扶持。何不仁至此。緩急人所時有。窘急者不妨明告。我豈積殖自封者哉。豺狼之行。本合盡誅。但吾所不忍。姑釋去。再犯不宥。諸盜叩謝而去。居無何。鴻儒就擒。趙夫婦妻子。俱被夷誅。生齋金往贖長春之幼子以歸。兒時三歲。養爲己出。使從姓丁。名之承祧。於是里中人漸知爲白蓮戚裔。適蝗害稼。女以紙鳶數百翼。放田中。蝗遠避。不入其壠。以是得無恙。里人共嫉之。羣首於官。以爲鴻儒餘黨。官矚其富。魚肉視之。收丁。丁以重賂昭令。始得免。女曰。貨殖之來也。苟宜有散亡。然蛇蝎之鄉。不可久居。因賤售其業而去。止於邑都之西鄙。女爲人靈巧。善居積。經紀過於男子。嘗開琉璃廠。每進工人而指點之。一切碁燈。其奇式幻采。諸肆莫能及。以故值昂得速售。居數年。財益稱雄。而女督課婢僕嚴。食指數百無冗口。暇輒與丁烹茗著弈。或觀書史爲樂。錢穀出入。以及婢僕。凡五日一課。女自持籌。丁爲之點籍。唱名數焉。勤者賞賚。有差惰者鞭。

撻罰膝立。是日給假不夜作。夫妻設肴酒。呼諸婢度俚曲爲笑。女明察若神。人無敢欺。而賞輒浮於勞。故事易辦。村中二百餘家。凡貧者俱量給資。本鄉以此無游惰。值大旱。女令村人設壇於野。乘輿夜出。禹步作法。甘霖傾注。五里內悉獲霑足。人益神之。女出未嘗障面。村人皆見之。或少年羣居。私議其美。及覲面逢之。俱肅肅無敢仰視者。每秋日。村中童子不能耕作。授以錢。使採野菜。幾二十年。積滿樓屋。人竊非笑之。會山左大饑。人相食。女乃出野菜。雜粟贍饑者。近村賴以全活。無逃亡者。

鴛鴦俠

懷慶郭某經商歸。雇小車一。俗所謂二把手也。屬俟黎明行。未五更。車夫卽促之起。旣就道。荒僻特甚。數十里無人烟。天又昏黑不可辨。且疑且懼。車夫似已覺之。笑而慰之曰。客何必爾耶。客囊中所有。吾早知之。設將行不利於客。雖青天白日。豈無僻靜處。何必昏夜。特吾輩近不爲此。幸勿以夜行爲疑。聆其言。始知其舊爲盜也。益懼。然無如之何。姑聽之。行數日。沽酒勞之。從容叩其改行之故。則笑曰。吾兩人向者自恃勇力。以匹馬縱橫燕趙。非一日矣。某年糾伴七人。將行劫某處。至則已暮。見山前茅屋數椽。四無居鄰。屋旁一女。年可二十餘。偕其夫轉轆轤汲井以灌地。姿色甚媚。同伴一人揚鞭言曰。今夜宿此何如。衆會其意。雜然應

曰。諸前有大林。遂共赴之。解鞍憩息。以待日落。凡吾輩見色而起淫心者。謂之採花。犯此未有不敗。人定後。五人者往。而吾兩人留林中以待。已而念以一纖弱女子。驟遭強暴。不知作何狀。乃潛登其屋後山靜聽之。則五人者。早排闥入。而室內無聲。方疑訝間。忽聞女子語云。汝竟高臥不起。亦太懶矣。男答之曰。汝一人有何不了事。尚煩吾起耶。少間。男又問共得幾人。女以五人對。男曰。明明七人。何乃五也。是必尚匿其二於林中。吾當起與汝往共了之。遂聯袂去。吾兩人大駭。俟其去遠。潛至室中偵之。則血流滿地。五人者俱身首異處矣。乃知此夫婦近古劍俠者流。吾兩人之得保首領者。幸也。於是棄行李馬匹。越山遁。自此輟往業。以力自給。

偽書殺賊

江寧張烈婦計殺賊酋書。昨得向營密耗。已派其親信二人。一副將詹啓綸。一都司馮國尼。改裝混入天堡城。予夫處亦暗中布置。聯絡衆義士預備接應。准於明夜三鼓。大舉起事。惟譚紹洋（譚紹洸弟也）黃文玉（黃文金弟也）未及傳知。欲遣謀去。又恐逼近東府。機事不密。則害成。故未敢輕於一試。然爲時已迫。譚黃皆各當一面之人。豈可不隱通呼吸。再四焦思。忽觸念義姊智勇足備。久懷反正血忱。且出入東府無禁。此實天之巧爲位置。留姊

以通線索也。卽煩密告譚黃。先期戒備。明夜三鼓。聽城外連珠砲響。城內吹海螺聲。卽速戮守堞之賊。向營自有大隊接應。萬慎萬密。按烈婦爲江寧張炳垣茂才妻也。炳垣通大營事泄。烈婦聞耗。不勝悲憤。私念徒死何益。特密運借刀殺人之計。以報夫仇。故作此書。藏於襟底。及楊秀清傳烈婦勸問時。烈婦故爲乞哀狀。一變其平日氣概。秀清果大疑。嚴詰之。烈婦又僞現種種畏懼態。秀清益疑。令賊搜其身。烈婦大呼曰。勿辱我。我當自承。秀清不聽。搜至襟底。得此書。憤不可遏。逼問通謀者姓名。烈婦笑曰。皆汝家人。何問爲。遂指出賊酋廿餘。盡係長髮老賊。秀清不之察。悉令駢誅。及玕逆（洪仁玕）聞信至。急止之。謂所供諸兄弟。從無異心。恐妖挾詐圖陷將奈何。秀清立悟。急令停刑。而羣賊殺過半矣。

杜憲英

咸同間。汴有女子杜憲英者。爲周某妻。嘗與周分領土兵禦粵寇。周爲寇所擄。三年不歸。憲英母又歿。乃以錢數萬買得一婢。鬪面長身。膂力甚壯。教以武事。從己出游阜城連鎮間。密訪周消息。不得。又由皖北問道至江南。一日泊舟江港。有富室子弟結商人賚貲販運。而冒爲士人。赴試杭州者。繫纜於憲英舟之左。岸有僧寬衣大笠。趺坐擊木魚。別以短杖擔衣鉢。置之身旁。目眈眈視女。轉視羣商久之。太息去。遠聞審粟數聲。已而岸上有二三十人散步。

徘徊羣商方欲結納士人爲偷漏關稅計。揖而邀之舟中。賁茗閒話。各通姓名里貫。已士人縱論天下事。雜以文字科名語。農商語。兵語。青樓諧謔語。羣商於竇買經紀外。瞪目不能發一辭。士人曰。吾輩一見如故。意氣極相得。公等果將赴試耶。中一商曰。實不相欺。薄有貲貨。前途關卡。多仰藉大力庇蔭。得免稅金。抵浙必厚報也。士人曰。飲啄前定。萍水因緣。此小事。何論報乎。拱而別。注目憲英舟。羣商喜甚。各以言語相調笑。亦目之。時婢在後艙假寐。憲英怒目語曰。身死財喪之不知。猶竊視閨眷耶。羣商聞之大驚。密語久之。疑憲英爲盜船。長跪求免。憲英晒曰。吾船無盜。適與君等共語船中。及向之跌坐岸上者。乃真盜也。君等家擁鉅資。日處醉夢中。不見天日。豈知世路險巇哉。衆諾諾。又曰。處世需才。卽兵戈擾攘中。挾貫遠行。亦非大有才者不可。苟自度無其具。寧坐閨中。弄稚子。毋以買命錢空餌虎狼也。今身死財喪之不知。猶竊視閨眷耶。羣商曰。且奈何。女呼婢出曰。此吾前鋒燕支將軍也。諸君畏怯者。請避岸上。否則安臥以待。慎勿露聲影。吾二人盡力當之。視諸君時命何如耳。及夜。又聞簫栗聲甚近。女曰。是矣。羣商不敢出。亦不敢臥。急閉艙門。滅火屏息。時殘月初出。繁星麗空。略辨人影。兩岸蘆葦瑟瑟作聲。憲英念迎鬪則彼衆我寡。不易制勝。不如其來。出不意以刺之。與婢約曰。昏夜不辨彼此。以髻上明珠映月光爲記。未幾。賊果先登商舟。前二人不可

識其第三人僧也。昂首四顧。遽奪商船門。憲英手利劍徑前刺之。應手而仆。其二人大叫曰。上則競趨憲英前。憲英揮劍旋繞如練。婢手雙鐵椎自其後突出。光耀上下如轉球。賊方避劍。不虞婢椎之出也。左右撲刺落水死。鏖鬪方急。商船後艙呼賊至。婢躍登篷頂。左臂適中賊鎗。忍痛棄椎易刀。連斫之。賊亦負痛狂奔。東西分竄去。於是發火四照。船頭篷頂皆血漬。羣商聞聲亟出謝。人人面如土。憲英叱之去。使婢裹創臥。而獨坐待旦以備之。明日將解纜。逆風大作。及午有樓船十數。自上游乘風而來。亦泊港外。探之始知某營總兵王某帥師巡緝盜賊者也。軍士先詰商船。羣商曰。赴試。曰。赴試何以載貨。毋乃盜商。曰。我非盜。乃遇盜幸免者耳。次詰憲英船。未及答。商曰。是卽殺盜救吾屬者。軍士見兩女子。無一男丁。羣商又不類士子狀。疑其踪跡。瑣瑣盤詰。憲英怒曰。何多言。我乃手殺左山虎之中州杜憲英也。問我何爲。語未畢。忽有一人自樓船躍登憲英舟。問曰。英娘不識我乎。女目之。方面偉軀。貌似相識。而鬢髮有鬚矣。其人曰。我卽河南周某。今帥兵緝盜過此。不意遇卿。女猶不敢遽應。周乃曰。卿不憶嵩山射虎時耶。女曰。弓衣金彈何在。周曰。置之洛水犀腹中。蓋當時圍中隱語。問答既合。憲英不覺泣下曰。妾爲君子力已盡矣。幸神明垂佑。相見於此。願何以不周而王也。周乃告以被虜後。說賊投降。主將王某愛之。使從己姓。授守備。從征江皖。歷保今職。賞花翎。

賜勇號。且以提督記名矣。周問憲英何時渡江。婢爲何人。憲英言未半。諸商請見軍門。叩首船頭。謂受夫人活命恩。願獻五百金爲壽。憲英堅不受。謝之去。屬以後小心。謂不能復遇我矣。羣商皆感泣。周旣了巡緝事。卽日引疾解官。攜憲英偕隱嵩山。讀書種菜以爲樂。婢歸適某千總。勇過其夫。

大力姑娘

大力姑娘。產魯之滋陽縣。姿容卓絕。孌娜娉婷。視之一似風吹卽倒。人鮮有識其力者。年二十八。嫁同里之章斌臣。亦俊傑也。夫唱婦隨。頗諧琴瑟。斌臣精武藝。蓋祖代相傳以拳術名。而以前所學之岳家拳。尤稱絕技。人雖以鉅資崇師。終不傳授。惟斌臣雖善拳。力不如大力姑娘遠甚。姑娘兩臂如鋼。每經其手把握。若二指撮一螺。卽至強者。亦難輕脫。故稍有懼內癖。一日。斌臣偶以事之開封。背負行囊。山行數十里。途遇盜。斌臣勢孤。幾不能敵。幸飛逃得脫。虎口歸告其妻。併誓誅此賊。爲地方除害。大力姑娘乃持槍偕夫往抵原址。遇盜如前狀。盜見姑娘至。喜形於色。以爲旣可獲財。併可獵豔也。羣盜遂趨前與姑娘肆輕薄。姑娘以鐵槍刺盜首。首各緣槍而墮。如拋球狀。數分鐘連墮十餘首。餘盜見姑娘勇。均莫敢前。乃鳥獸散。嗣後此山中盜賊。不敢橫行。姑娘之力也。

丐婦

貴州丐婦小苗兒。面微黑。眉目有姿致。隨夫王五丐於淮。王嬾而暴。日臥黃公祠。命妻出丐歸而乞者少。則杖之。曰。爾從何處嬉。所獲乃止此耶。歸而乞者多。則又杖之。曰。爾與誰有私。賺來阿堵物。苟敗露。爾翁不汝宥也。小有忤犯。王坐階級上。曳令下跪。自披其頰。婦不與較。飲泣忍受之一日。土豪某使僕招其婦。婦慮見疑。偕夫同往。某命唱打棗兒曲。唱畢。某與僕耳語久之。引王出外廂。賞以酒。私謂婦曰。以爾具此姿色。何患無良匹。乃至爲丐人婦。且聞其朝陵暮辱。夫婦之情絕矣。汝盍早自計。婦艷然曰。丐婦知有夫耳。豈知朝陵暮辱哉。且婦人從一而終。何計之有。某笑曰。汝不自計。吾已爲若計之。引婦出外廂。夫已短帶結喉而死。婦知石卵不敵。佯曰。薄倖奴。隨汝十數年。有何享受。動輒加赤棒。是天報也。某大喜。婦曰。殺之固善。然犬馬斃亦當埋。惟蓋。盍假尺土而掩之。以彰君之盛德。某信之。命僕監守其婦。出詣曠野。相度隙地。婦乘間謂僕曰。爾知我心願否。僕曰。不知。婦曰。我乞人妻耳。驟作富家婦。飲食起居都不慣。但得如爾者事之。我願足矣。僕喜。旣而曰。奈主人何。婦曰。是不難。急首於官。則主人必繫縲絏中。爾與我席捲而逃。向他鄉作一小貿易。差勝低頭簷下也。僕大稱善。卽啟後戶去。某歸失其僕。詰之婦。婦曰。不見汝來。想渠踪跡去矣。某擁婦求歡。婦曰。是亦大

可笑。幾見未寒人在側。卽欲強眠人婦者。某因逼之。婦正色曰。以彼遇我虐。故強顏事君子。若相逼。是以暴易暴。相去幾何。正撐拒間。忽見僕引持索者數輩。洶洶而入。曳某竟去。婦亦隨至衙署稟驗之。一鞫而服。某論死。僕以同謀首告。減一等。並擊諸僕。命以尺地理王五尸。掩畢。丐婦忽持刀而自刎死。

陸四娘子

陸四娘子。不知何許人。曾爲藍田王孝廉所心折者也。孝廉字斌士。以文人而兼擅武藝。其字卽取義於此。少年讀書僧寺。見住僧某駢二指能斲石杵。遂從之習拳技。並學劍學標。三四年後。所學頗精。能炷香牆上作一字形。暗中出標射之。香應手滅。一日曾以事至甘肅。將赴靈州。道上遇少婦。裝飾樸素。而貌自娟秀。跨小驪駒。一蒼頭隨其後。行可四五里。有三騎士。背弓而腰矢。過少婦側。作狎語。少婦佯勿覺。蒼頭意似怒。少婦目之。令稍容忍。乃復行。少頃。三騎士忽回馬向少婦曰。速出金貲。不爾且飲羽。斌士大憤。飛一標。立中一騎目而墜。少婦笑曰。敢勞先生言已。奮驪駒竟前。曳一盜下馬。如曳巾帨。而盜已大呼肱折矣。餘一騎取警笛一吹。樹林中突出七八騎。各執器械。圍攻少婦。少婦不動聲色。出盈尺利刃。用螺旋進行法。飛擊之。有中項者。有中肩者。有中臂者。有中股者。七八騎紛紛倒地。臥血泊中。斌士

睹狀大駭。不敢問少婦姓。蒼頭曰。此陸府君四娘子。母病歸省耳。言已。風馳而去。斌士思此婦技遠出己上。而其初猶隱忍若此。尙敢自炫乎。自是每遇人角技。恆退然若無能者。

淄川農婦

淄川磁窰塢。有農人婦。勇健如男子。輒爲鄉中排難解紛。與夫異縣而居。夫家高苑。距淄百餘里。偶一來。信宿便去。婦自負顏山販陶器爲業。有贏餘。則施丐者。一夕與隣婦語。忽起曰。小腹微痛。想擊障欲離身也。遂去。天明往探之。則見其肩荷釀酒巨甕。二方將入門。隨至其室。則有嬰兒。綳臥。駭問之。蓋媿後已負重百里矣。故與北庵尼善。訂爲姊妹。後聞尼有穢行。忿然操杖。將往撻楚。衆苦勸而止。一日遇尼於途。遽批之。問何罪。亦不答。拳石交施。至不能號。乃釋而去。

萬花小姐

洞庭西山。當四五月間。枇杷樹垂實纍纍。彌望皆是。清道光初。湖濱邵某。偕友數輩往遊西山。薄暮過某村。見有少婦。徒倚枇杷樹下。摘其熟者啖之。意自得。貌不惡。邵之友皆年少而佻達者。往來顧盼。評頭量足。語多狎嫖。邵止之不聽。鬬益甚。少婦怒。取枇杷核一握。向諸少年擲去。諸少年如中重傷。俱仆地不起。惟邵得脫。駭極。奔赴其戚家。大呼遇鬼遇鬼。戚某詰

之具述所以並狀少婦之貌。且曰：一果核可以死人，非鬼物而何？戚某曰：非也。汝等遇萬花小姐矣。邵問萬花小姐爲誰。答曰：楊灣屠夫女也。幼遇異僧授以術，能舉重若輕，舉輕若重。曾在石公山提數百斤石，如弄彈丸。又能以木片劈斷金類物。近嫁獵戶某，佐之行獵。一朝十禽不足多也。今擊貴友輩，諒薄懲之而已。當不至斃命。請毋憂。邵聞之，急雇笱筏數具，而往將昇之，使就醫。至半途，則諸少年已踉蹌歸矣。口中猶呼疊不已。

朱大脚

朱大脚者，婺民朱四客之女。勇健有膽，兼善運氣術。嫁襄陽某武弁。一日歸寧，以一僕自隨。過九江境，山嶺下逢一盜，軀幹甚偉，持長鎗，叱大脚使住而發其篋。大脚不答，乘間自後引足蹴之，墜於崖下。時已薄暮，大脚遂投宿一媪家。白其事，媪愕然如有所失，將就枕。所謂盜者，跛曳從外來，發聲長歎曰：我今日晦氣，在途行劫，反爲一女子所辱。正欲細述，所以媪搖手止之，曰：彼女正在此宿，乃具飯餉夫，且將甘心焉。大脚隔室聞之，急運全身氣，僞睡以待。漏三下，盜操刀入，揭被連斫數刀不入，而刀鋒反鈍。盜大駭，大脚徐徐起，曰：鼠子技止此耳。乃圖殺老娘耶。且語且拔劍出，劍光四射，寒氣逼人。盜懼，偕媪跪地請曰：小人無知，冒犯天神，乞恕一死。大脚晒曰：汝夫婦本不足污余刃，余將上道矣。速爲我主僕具餐，以贖汝罪。盜

唯唯。殺雞爲黍。須臾大脚飽餐而去。

破廟俠婦

清光緒間。有台州富商。佚其姓氏。挾資赴陝購貨。腰纏纍纍。僅攜一髻齡幼童。蓋富商固孔武有力。略諳拳術。夜郎自大。以爲無往而不適也。一日以倉程故。遂致迷途。時正炎夏。陰雲密佈。雷電交作。久之急雨驟至。烈烈如征馬夜馳。二人抱首狂奔。狼狽萬狀。奔可五里許。始竄入一破廟內。徧體淋漓。相對癡立。見廟中牆垣傾圮。佛像倒地。狀似百餘年前物。時傾盆之雨。愈下愈巨。殿上幾成澤國。乃轉入後殿避之。覩殿側坐有一短衣窄袖。年將花信之少婦。富商乃就階上席地而坐。絮絮與幼童作閑談。藉破寂寞。幼童曰。此處荒僻。無人居。苟盜賊來。劫吾財。則殆矣。商莞爾曰。汝不見彼婦人。尙敢居此。況吾精通技術乎。苟跳梁小丑。敢來問津。吾當一一致彼死地也。言甫畢。殿後門呀然關。急迴顧。見壯年三人。手持利刃。厲聲喝曰。速將黃白物獻出。否則決不饒汝。商睹狀。知係盜匪。卽拔刀直趨。三盜戰未片刻。已氣喘汗流。兩臂酸痛。勢漸不支。正危急間。見殿側少婦。振衣而起。徒手助富商鬪。勇氣百倍。未幾。三盜盡爲所戮。富商愧惡無旣。欲拜少婦爲師。並贈銀百兩。少婦笑而不受。逕向林中。去。

馬麗姑

古今義俠奇觀 婦人

馬永貞之妹曰麗姑。勇健無匹。嘗開家宴。方桌上杯盤羅列。凡數十具。麗姑伸兩手。分持兩桌足。平而舉之。直其臂良久。復徐徐置之。地而杯盤位置不稍稍易。永貞被殺之次日。麗姑投縣擊鼓鳴冤。官出訊之。曰某某殺吾兄者也。吾必復之。幸勿以小婦人殺人論抵也。語畢。倏竄躍無蹤。迅捷如飛鳥云。

王九姑

廣西王九姑。某鄉總董妻也。光緒朝。有游匪大股入鄉。董自揣力不敵。則饋以銀米。使安然自返。其後有人誣指董通匪。某令率兵赴鄉捕董及其子。禁押久。嚴訊無實據。欲釋之。勒令捐銀三千兩。取保回鄉。九姑聞之。告其姑曰。良民無辜幽囚。王法何在。即日負姑赴省。上控半途。乃聞其夫及子均已枉殺。則又負姑歸里。變產集資。招亡命。至上海購毛瑟鎗三百枝。糾衆倡亂。所向無敵。平日不戮一人。亦不擄掠百姓財物。凡遇官兵。奮勇直前。率衆衝陷。勢不可遏。魏五嫂。曹三娘。皆其部將也。五嫂三娘皆猛悍無比。每戰必勝。提督患之。使人勸之投誠。九姑對使曰。無所謂投誠。但使我夫及子生。即順從矣。大吏屢招降。每對皆如是。時右江道王某。屢與王九姑戰。皆北。一日王督兵列陣。九姑噪其黨圍王於核心。凡一晝夜始得出。九姑之叛。非出於本心。大有俠義復仇之概。清末官吏之不良。可憎也。

陳禾青

姑蘇有孫李二人者。光緒時以捐納均官部曹。攜眷在都。居江蘇會館。二人初無隙。一日孫妾與李妻以小故口角。孫助其妾。遽掌李妻頰。李之女僕出護其主。亦爲孫所毆。李不與孫較也。陳禾青女士聞之大怒。曰。孫爲男子。何得凌辱婦人。且何得庇護已妾而凌辱友妻。乃集召同鄉京官之女眷。開會於某所。宣布孫罪。附以條件三。一孫向李妻賠罪。一孫向李之女僕道歉。一孫親書認罪筆據。又聲言如或不從。當以女界全體名義控之於都察院。必得直而後已。孫無如何。唯唯如命。禾青溧陽人。爲汪穰卿之繼妻。習書史。知醫。

老嫗

侯夫人

明侯峒曾夫人趙氏。殉難前諭遣婢僕書爾。主明臣也。殉國難分也。余爾主元配也。殉夫難亦分也。爾等於余家。雖有主僕之義。而於朝廷則無名分之係。固不必死也。頃據謀者密告。李軍（卽李成棟）恐有變。若是則生機盡絕。爾等尙戀戀何爲哉。黃進士淳耀與爾主義同生死。其家僕役已早遣散。未聞有一人遇害者。蓋敵頗重爾主及黃進士人品。欲市恩招之。豈非大謬。嗚乎。事急矣。徒死何益。爾等速行。其各善事新主。毋以余家爲念。又託幼孫泣諭。

老僕柳恩書。嗚乎柳恩。爾祖爾父暨爾。在余家三代矣。他奴皆有去志。爾獨語人曰。主人殉國。我亦殉主。予聞之泣下。蓋不媿義僕也。然古人云。死節易。撫孤難。今予欲爾勉爲其難。爾其許予乎。幼主守明。未離襁褓。思欲付託於人。藉延侯氏一脈。曩因未得所託。故計不及此。今爾實予家之程杵也。將守明託爾。東廂右隅埋藏。窖金五百兩。俟事平後。爾可回取。爲幼主飲食教誨之用。幼主卽姓爾姓。將來勿令其取功名。爲一耕傭。是卽爾之重報予家也。主母趙氏泣諭。

白泰官母

有清一代。談拳藝者。罔不知有江南甘鳳池。鳳池。金陵人。短小精悍。力敵數百人。手握錫器。能令鎔液從指隙流出。其膂力之勇如此。幼時偶聞人言其軼事云。甘嘗以事如山左。日暮。奔波窮山中。不得出。行久之。見山半有燈光。意可宿也。奔赴之。則茅屋三椽。依山而築。叩其戶。一老嫗聞聲出。應曰。白髮朱顏。神采奕奕。見甘。訝問深夜多虎狼。何得來此。甘具述。道求宿意。嫗略不躊躇。遽肅甘入。殷勤詢邦族。甘坦然曰。余江南甘鳳池也。老嫗聞言。矍然起立。拭目灼灼視甘曰。郎君卽江南甘鳳池耶。豚兒覓郎君久矣。今郎君來而豚兒適山下去。人生遇合。真有天也。言已。導甘入西室宿。而自入東室。甘心異老嫗之爲人。中夜不寐。躡足至。

中庭自壁隙窺之。時值三五。蟾魄皎潔。光射入室。毫髮畢呈。見老嫗跌坐蒲團上。白髮不束。縷縷皆直豎頭上。堅若鋼鐵。大驚。急返寢。知老嫗爲非常人。翌晨。卽辭老嫗行。嫗送出。丁寧曰。郎言技擊名天下。豚兒自負。欲與郎君較。不量甚矣。山下若逢之。幸看老身。面弗加傷害。老身亦囑豚兒。決不相厄也。甘唯唯。卽疾馳下山。行四五里。突覺有人躡其後。急止步。則其人已一躍過甘頂。張兩臂阻甘。厲聲曰。汝卽江南甘鳳池耶。甘曰。然。其人不語。遽直前與甘搏。甘亦悉力應之。拳足所至。山石爲裂。而其人殊靈變。軀體瘠小。超躍若猿。搯拳不能中。搏久之。其人忽一躍登樹杪。搖手止甘。甘乃止待之。其人飄然而下。把甘臂。相與大笑。詢其邦族。則白姓。名泰官。常州人。以事避地。來山左茅屋中。嫗固其老母也。二人接談甚歡。因相約爲兄弟。患難必共。實爲清初八俠之二云。

林姑娘

泰安嚴老五。綠林豪客也。工劍術。善騎射。率健兒十餘人。縱橫燕趙間者。十有餘年。一日。朔風怒號。大雪霏霏。有一老嫗偕女郎。自北來。明眸皓齒。仙中人。不啻也。資裝不多。惟挾鐵箱二。光可鑑人。凡舟車上下。皆親自提攜。不令人近。嚴怪而尾之。自阿城而南。宿於段山驛。老嫗入逆旅。有美少年。已先在。衣服華麗。眉宇間奕奕有英氣。相見歡甚。卽具花燭爲女郎與

少年合卺。贈嫁除兩箱外。別無長物。而衣飾無不取給其中。若寶藏然。夜三鼓。嚴率同伴三人往劫之。推其門。不應。入其室。則二人方對局敲枰。狀殊鎮靜。徐徐問曰。汝輩欲金帛耶。在門側箱中。能取則取之。不能取。可速去。毋溷嚴等。竭力提取。卒不少動。同伴皆惶悚抱頭遁。而嚴猶遲遲。老嫗突自內室出。叱曰。若來何爲。獨不畏林姑娘耶。白光一道。隨聲而出。着嚴兩腿。其冷如冰。不覺昏絕。比醒。則身臥荒郊。兩足盡失。遂以殘廢終。

荒居老婦

吳門某茶室之主人。老而偃。然健甚。有好事者疑之。主人亦不諱。自述少時爲盜。曾游某地。見荒野中有危樓聳雲。四無比隣。詢知爲一老婦居。富有資產。無子。方嫁其女。爲治衣飾甚盛。私念富室奩具。必多珍品。行吾技。可飽橐歸也。且婦女無能爲。遂毅然往。夜登其屋。聞室中作老婦聲呼曰。首飾匣藏未。慎防小人。怯篋去也。一女子應曰。藏某室東壁第幾箱。加鎖矣。予旣竊聽。知藏所。益喜。良久。伺無聲。匍行趨簷。兩足鈎椽。倒懸其身。內向。手攀樓窗撥關入。如頃間所聞女子言。啟箱取匣出。躍窗下。將及地。微覺寒氣一縷。襲背若淋。體噤欲痿。抵地。強起立。已不能直其躬。且背痛若折。大驚。不覺失聲呼救命。忽聞老婦臨窗問曰。若何人。予忍痛應曰。予某。幸乞娘宥。老婦叱曰。若狗。若思吾家畏盜者。亦不敢以母女二人。踽踽僻

處此矣。若不自量。盜吾家乎。既知乞宥。姑貰汝。予曰。雖蒙娘宥。然予痿不能興。奈何。老婦笑曰。此創大不宜治。治則加痛矣。惟不治不能興。畏痛者無治。汝自審之。予哭曰。吾不任加痛矣。老婦曰。然則亦任汝狗痿地耳。予乃大號曰。願治。願治。老婦叱曰。勿聲。誰教汝自作自受者。言次。忽覺有人從上躍下。以刃割予背。予不禁長號如斬豕。蹶然興矣。蓋其先婦袖小矢。注射予背。緣脊貫膚入。下注及臀。而鏃藏內不出。故欲出矢。必剖開背。而脊骨已折其一。故長此僂僕也。自是終身不敢爲盜。

雙漂母

金陵有馬嫗者。蘇州人。住洞神宮前黑廊下。年四十餘而寡。日於河房中送花爲業。子媳二人。並工手藝。所居前空屋兩楹。常供客館。鄰寓有陳生某。家本越中。浮踪白下。值歲除日。主人以生夙逋無償。迫令他徙。生請以五日爲期。意將遷延。卒歲而主人不可。發聲徵色。勢且難緩。須臾。生負氣出門。進退無所。躑躅於利涉橋上。將爲抱石之謀。適嫗自橋南送花歸來。見生倚欄子立。神氣頹喪。迥異平時。疑而詰問。生若罔聞。屢叩之。答以無他。詞色間轉。似憎嫗饒舌者。嫗益駭惑。強攬其袂以歸。研詢多時。始得其實。嫗喟然曰。子誤矣。以子之貌。當亦非久困者。何識短智淺。遽不欲生。妾雖貧。猶能爲力。所負鄰寓房膳若干金。卽當代爲措償。

今夕請子移寓妾居。度此殘歲。來年俟有機緣。再圖他適可也。言已。便詣鄰居。告以故。攜取行李而返。生感其情。卽爲棲止。迨次年。生汲引乏人。仍無安視之所。起居服食。皆仰給於嫗。嫗積久無倦容。亦無德色。偶有嘉肴名果。必先奉生子。及媳。咸服事唯謹。嗣值生妻物故。子以覓父來寧。嫗知生無以爲家。復百計張羅。爲其子納婦。卽於鄰左賃屋。以居。生父子適館攸寧。幾忘旅人之困焉。閱年餘。生始就邗江一巡司幕席。挈之偕往。無多歲。入僅給饗殮。淮陰一飯之酬。尙將俟諸異日也。同時又有潘嫗者。亦蘇州人。有子三人。咸集梨園。伯仲並居河房。在文德橋之西。季子則家於白塔巷中。相距里許。嫗往來兩地。日以爲常。橋北有八角碑亭。乃去來必經之路。某歲除夕。嫗自河榭歸家。出門甫數武。見有儒衣冠者。投繯於亭角。疾呼家人解救。獲甦。時已昏暮。昇歸河亭。詢其姓氏里居。則張生名某。籍隸浙西。亦緣賦閒多時。僑寓壽聖菴中。負西客百餘金。歲暮莫償。而客坐索不去。生不得已。謬以告貸他出。至此自經焉。嫗聞之笑曰。原來不過百餘金負欠耳。齷齪守錢奴。何偏人太甚耶。立傾篋出金如數。付償西客。且送生歸寓。勸慰良殷。改歲後復不時餽遺。已而生將就館西江。依依惜別。嫗誓不望報。敦促起行。迄今二十餘年。音問不絕。如親串焉。噫。二嫗者。業甚卑微。而濟困扶危。各具一副俠腸。大爲窮途生色。豈非漂母再世耶。彼鬚眉男子。鑽研錢孔。曾二嫗之不若。

者。可以媿死矣。

孀婦

申屠氏

申屠氏。宋時長樂人。美而艷。申屠虔之女也。少名以冀。既長。慕孟光之爲人。更名希光。十歲能屬文。讀書一過。輒能成誦。其兄漁釣海上。作詩送之曰。生計持竿二十年。茫茫此去水連天。往來酒灑臨江廟。晝夜燈明過海船。霧裏鳴螺分港釣。浪中拋纜枕霜眠。莫辭一棹風波險。平地風波更可憐。其父常奇之。不妄許人。年二十。侯官有董昌者。以秀才異等。爲學官弟子。虔既見之。學宮遂以希光予昌。希光臨行。紀留別詩曰。女伴門前望。風帆不可留。岸鳴蕉葉雨。江醉蓼花秋。百歲身爲累。孤雲世共浮。淚隨流水去。一夜到閩州。入門絕不復吟。食貧作苦。晏如也。居久之。當靖康二年。郡中大豪方六一者。虎而冠者也。聞希光美。心悅而好之。乃使人陰誣昌重罪。罪至族。六一復陽爲居間。得輕比。獨昌報殺。幸妻子母死。因使侍者通殷勤。強委禽焉。希光具知其謀。謬許之。密寄其孤於昌之友人。乃求利七首懷之。以往。謂六一曰。妾自分身首異處矣。賴君高誼。生死而肉骨之。妾之餘。君之身也。敢不奉承君命。但亡人未歸淺土。心竊傷之。惟君哀憐。既克葬。乃成禮。六一大喜。立使人以禮葬之。於是希光僞

爲色喜。靚妝入室。六一既至。卽以匕首刺之帳中。六一立死。因殺其侍者二人。其夜中詐謂六一卒病委篤。以次呼其家人。家人皆愕。卒起不意。先後奔入。希光皆殺之。盡滅其宗。因斬六一頭置甕中。馳至董昌葬所。以其頭祭之。明日。悉召山下人告之曰。吾以此報董君。君死不媿魂魄矣。遂以衣帶自縊而終。

誓死保塚

如臯縣東去城十里。至湯家灣。爲余氏族居。隆萬間。里中一貴人罷歸。用青烏家言。售余氏地爲基。旣售。將發其塚。旁有一塚。中葬余嫠婦之夫。嫠婦念姑。貴人勢熾。塚不可保。一日。召家人市牲醴。具酒肴。列庭中。盡延余族。奉其姑上座。婦下拜。進姑酒二爵。乃遍拜族人。已出。匕首置几上。徐言曰。新婦奉姑。本欲終其天年。不謂今日禍且叵測。亡夫枯骨將不保。安用儉生。今日長與姑別。俟貴人來。吾必以頸血濺其衣。自是挾匕首共起。居貴人知不可奪。遂已。今其塚巋然獨存。

秦良玉

秦良玉。明石柱宣撫使馬千乘夫人也。千乘死。良玉代領其衆。爲人饒膽識。善騎射。並通詞翰。儀度閑雅。而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戎伍肅然。所部號曰白桿兵。熹宗時。永寧蠻奢崇明

據重慶反。以金帛賂良玉。良玉斬其使。遣弟民屏率兵四千倍道兼行。扼賊歸路。而自統精兵六千人。援成都。所向皆捷。諸將遷延不進。良玉乃上言曰。行間諸將未睹賊面。攘臂誇張。及既對壘。聞風先遁。敗者惟恐人之勝。怯者惟恐人之強。總兵李維新一戰敗衄。歸營閉門。不容一見。以七尺鬚眉男子。忌一巾幗婦人。靜夜思之。亦當愧死。帝優詔報之。未幾。民屏力戰死。良玉散家財助餉。率其諸姪。誓平蜀盜。及獻忠陷全蜀。良玉慷慨語其衆曰。吾兄弟二人。皆死於兵。吾以孱弱婦人。蒙甲冑二十年。今不幸至此。肯以餘年事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殺無赦。乃分兵守四境。賊肆行殺掠。獨無敢至石柱者。

夫人城

崇禎四年七月。賊點澄子自秦入晉。犯沁水縣。縣東北有寶莊。故張忠烈公銓里居也。先是銓父尙書五典。謂天下將亂。築牆爲堡。甚堅。至是五典已沒。銓子道濬道澤官京師。賊至。衆議棄去。銓妻霍氏。語其幼子道澄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死於家。不愈死於野乎。躬率僮僕守。賊環攻之。堡中矢石並發。傷賊甚衆。四日退。冀北道王肇生表之曰。夫人城。

漳浦蔡女

古今義俠奇觀 孀婦

間嘗讀夫椒山人蔡女傳而嘆息焉。一弱女子能撫孤雪恥。行豫讓之事。以報其夫子。蓋亦烈矣。爰錄之。蔡氏閩漳浦之舊鎮女也。爲里人張延祚妻。少翫髀有大志。膂力過男子。而延祚亦以勇聞。稱義士云。清師旣下閩。濱海數百里。猶多負固。有方祜者。亦奇男子也。倡義舉兵。經延祚里。延與語不合。被殺。氏號哭日夜不絕。謀於夫之昆弟。欲盡散家財。購敢死士。與夫報仇。諸昆弟曰。是豈弱女子所能耶。出聲吾族赤矣。氏不敢復言。撫十歲孤兒。晝則相抱哭泣。夜磨刀霍霍。仰天踊起。誓必殺祜。一夕聞祜兵宿某地。距其鄉甚近。日夕帕首跨鞵。衣短後衣。藏利刀突至祜壘。未及數十步。回顧見其子踉蹌來。愕甚。執之耳語曰。若安得至此。曰。思母耳。氏頓足自念曰。兒幼不可舉事。且吾以死決。兒脫有不測。張氏斬矣。遂挈之歸。一軍無知者。躡月祜悔禍投順。自束縛詣郡縣。郡縣官憐而釋之。俾復比編戶。已而娶於蔡。爲氏王母女弟。因習見祜。常切齒。然不令祜覺。祜且以甘語媚之。氏亦佯曰。死者不可復生。方君舉兵時。肝腦墮地。寧獨夫也。君縱弗相慰。儂忘之久矣。祜意大安。而氏益憤勵。常握利刃刺壁。壁穿猶刺不已。如是踰年。氏偵祜往從父家。大喜。陰挈其孤。止某地之松林。度祜必經此。氏挾刃以待。日午祜果至。雄服怒馬。顧盼自如。氏突出林中。大聲叱祜。祜驚遽召其從者。從者賊走。氏急持刃砍祜墮馬。祜負創狂奔。氏疾追之。行人叢中。環而譁。氏厲聲曰。吾夫爲

此賊所害。妾安可活。有助賊者。吾與俱死耳。仇雪。吾當就死於官。且言且馳。拈攀松枝與門中氏額。血被面。門益銳。淚血相逆淋漓。往來衝突。鷲若飛鳥。俄而拈被擒。氏以左手把其髮。右手奮刃搥其胸。旋斷其首。擲道旁。觀者瞋目。橋舌不能下。氏又揚言於衆曰。吾夫爲賊所害。歲餘目未瞑。必思飲其血。復提其頭。竟奔延祚墓。置頭墓石上。泣告所以殺拈狀。把酒澆墓。凡三行拜。拜畢。攜幼子直赴巡按御史衙門請死。御史霍達。關中人也。爲人慷慨任俠。聞而異之。欲縱去。然疑或有主使。氏慟哭曰。所以不卽死者。爲三尺孤耳。今三尺孤且不顧。容受他人指使耶。幸勿以妾故亂國法。御史默然良久。卒縱之使去。嗚呼。報怨雪仇。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楊娥

楊娥者。滇之奇女子也。其祖父世爲黔國公家武藝教習。娥之兄曰楊鵝頭。藝尤精。然與嫖角力。輒負。娥貌美而矯捷過人。黔府護衛張小將者。美少年也。以勇力聞。鵝頭以其妹妻之。娥年十六歸張氏。隆武二年也。時黔國公沐天波奉永明王。是年安南土酋沙定洲叛。陷昆明。天波出犇楚雄。娥夫婦及鵝頭踵至。從之而西。明年流寇孫可望入滇。天波犇滇西徼外。後永明王兵敗犇雲南。吳三桂追之。王與天波走緬甸。天波命娥夫婦衛王。時流寇四起。道

塗梗塞。娥與張奮力捍禦。無能當之者。王始得達緬。吳三桂索王急。緬人執以獻。天波與從臣數百人皆死之。娥聞之曰。吳三桂何人。彼獨非大明臣子耶。後永明爲三桂所弑。張悲憤成疾卒。娥遂從兄歸昆明。賣酒平西王府。西日施脂粉。御金翠。靚粧豔服。自當壚。纖腰玉貌。見者驚爲天人。吳藩帳下統袴子弟。聞麗人當壚。皆來肆中飲。飲既醉。游談謔浪。稍稍侵娥。娥視其壯健者。提之如提孩童。置諸狗竇。沸湯澆之。羣驚起來。奪娥略以手揮之。皆倒地。負痛逸去。明日。聚惡少數十人。噪而來。娥出之街中。羣聚圍娥。娥聳身一躍。疾於鷹隼。自衆頭上飛出。立於圍外。衆相顧驚愕。不敢動。視娥則神色不變。意甚暇。衆遂散。娥亦不復賣酒矣。吳三桂聞之。欲納娥。娥忽中寒疾。疾亟。鵝頭往視之時。已深夜。入其房。一燈碧色。寒風颯然。牀頭設永明王與其夫張之靈。鵝頭呼妹不應。就視之。奄奄然僅存一息。鵝頭撫之泣。娥忽躍然推兄曰。汝亦健兒。何作女子態耶。遂啟其襟。颯然出一匕首。寒光射人。不可逼視。娥左手把兄袖。右手執匕首。東向指曰。吳三桂逆賊。殺吾王。致吾夫死絕域。誓不與之共天地。故覓此報仇物以待之。計吾之貌與藝。足以動之。故忍恥自眩。冀老賊聞而納我。吾計成矣。不幸疾死。此天不欲我爲國家報仇也。言已。一慟而絕。猶握匕首。東指云。

吳絳雪

吳絳雪名宗愛。永康人。能吟詠。書畫琴棋靡不工。貌復絕豔。十五女兒清且揚。可爲女詠也。比長。歸同邑諸生徐明英。未幾而寡。花前月下。往往有彈淚聲。屢欲一死自了。爲家人所梗。遂止。清康熙十三年春。耿精忠叛。以總兵徐尙朝攻金華。道出永康。聞絳雪名。欲致之。永康父老與其夫族謀。擬以絳雪紓難。顧秘其事。絳雪微聞之。則慨然曰。未亡人更安所惜乎。所惜者。一邑生靈耳。苟有濟。妾自獲死所。庸何傷。衆聞之皆悅。絳雪毅然上道。尙朝遂引兵去。至三十里坑。絳雪微喟曰。此吾死所矣。因以渴飲給同行者。遽一躍下騎。墜崖下死。年方二十有五。此其柔腸俠骨。方之綠珠墜樓。尤足異焉。遺著有六宜樓稿及綠華草等集。皆卓然可誦。海內大詞家黃韻珊先生特以其事譜桃谿雪傳奇。冠以蝶戀花詞一闋云。桃花谿上東風冷。雪點飛來。不管花枝病。雪太無情花短命。雪花鍊出冰花影。雪夢花魂誰與醒。雪自欺花。花自媚娟靜。淚比花紅人雪淨。美人小字原相稱。蘊藉可人一時傳誦。末綴南嶽山樵題詞云。一雙佳偶荷天成。女貌郎才遂此生。著有綠華詩稿。在春花秋月最怡情。底事蕭郎愛遠遊。杏花春雨感離愁。傷心暫別成長別。深鎖香閨燕子樓。仙郎赴召杏花口。血淚頻教染繡襦。鞞鼓櫻城軍事急。退兵無策倩羅敷。從軍慷慨保全城。一女能當十萬兵。卅里坑前看撒手。是何清潔與英明。絕代才華正妙年。好從錦瑟數芳弦。傷心玉碎珠沈處。夜夜山頭

泣杜鵑。一曲桃谿雪。又新桃花扇。舊已成陳。怪他造化渾無賴。慣把紅顏誤美人。原詩十二首。茲錄其六。亦可以傳絳雪也。

喬女

平原喬生。有女黑醜。壑一鼻。跛一足。年二十五。六。無間名者。邑有穆生。年四十餘。妻死。貧不能續。因聘焉。三年。生一子。未幾。穆生卒。家益索。大困。則乞憐其母。母頗不耐之。女亦憤不復返。惟以紡織自給。有孟生。喪偶。遺一子。烏頭。纔周歲。以乳哺乏。人急於求配。然媒數言。輒不當意。忽見女。大悅之。陰使人風示女。女辭焉。曰。飢凍若此。從官人得溫飽。夫寧不願。然殘醜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孟益賢之。向慕尤殷。使媒者函金加幣。而說其母。母悅。自詣女。所固要之。女矢志不奪。母慚。願以少女字孟。而孟殊不願。居無何。孟暴疾卒。女往臨哭。盡哀。孟故無戚黨。死後。村中無賴。悉憑陵之。家具攜取一空。方謀瓜分其田產。家人亦各草竊以去。惟一嫗抱兒哭。帷中。女問得故。大不平。聞林生與孟善。乃踵門而告曰。夫婦朋友人之大倫也。妾以奇醜。爲世不齒。獨孟生能知我。前雖固拒之。然固已心許之矣。今身死子幼。自當有以報知己。然存孤。易。禦侮難。若無兄弟父母。遂坐視其子死家滅。而不一救。則五倫中可以無朋友矣。妾無所多須於君。但以片紙告邑宰。撫孤則妾不敢辭。林

曰諾。女別而歸。林將如其所教。無賴輩怒。咸欲以白刃相仇。林大懼。閉戶不敢復出。女聽之。數日寂無音。及問之。則孟氏田產已盡矣。女忿甚。銳身自詣官。官詰女屬。孟何人。女曰。公宰一邑。所憑者理耳。如其言妄。雖至戚無所逃罪。如非妄。卽道路之人可聽也。官怒其言。懲詞逐而出。女冤恨無以自伸。哭訴於縉紳之門。某先生聞而義之。代剖於宰。宰按之。果真。窮治諸無賴。盡反所取。或議留女居孟第。撫其孤。女不肯。扃其戶。使嫗抱烏頭。從與俱歸。另舍之。凡烏頭日用所需。輒同嫗啓戶出粟爲之營辦。已錙銖無所沾染。抱子食貧。一如曩日。積數年。烏頭漸長。爲延師教讀。己子則使學操作。嫗勸使並讀。女曰。烏頭之費。其所自有。我耗人之財。以教己子。此心何以自明。又數年。爲烏頭積粟數百石。乃聘於名族。治其第宅。析令歸。烏頭泣要同居。女乃從之。然紡績如故。烏頭夫婦奪其具。女曰。我母子坐食。心何安矣。遂早暮爲之紀理。使其子巡行阡陌。若爲傭然。烏頭夫婦有小過。輒斥譴不少貸。稍不悅。則怫然欲去。夫婦跪道悔詞。始止。未幾。烏頭入泮。又辭欲歸。烏頭不可。捐聘幣爲穆子完婚。女乃析子令歸。烏頭留之不得。陰使人於近村。爲市恆產百畝。而後遣之。後女疾求歸。烏頭不聽。益篤。囑曰。必以我歸葬。烏頭諾。既卒。陰以金啗穆子。俾合葬於孟。及期棺重。三十人不能舉。穆子忽仆。七竅血出。自言曰。不肖兒。何得遂賣汝母。烏頭懼。拜祝之。始愈。乃復停數日。修治穆

墓已始合厝之。

鄒母書捐

鎮江鄒公眉觀察。少孤。太夫人青年守節。教子成名。賢母之名。無閒遐邇。觀察十一歲時。鎮江大旱。府尊請城鄉富戶捐輸賑濟。鎮江最富者二三百萬金。觀察家財僅一二萬金。太夫人命之曰。兒日後能成人。萬金亦可度日。倘不成人。雖百萬家財。亦奚以爲。今乃荒年。正好行善。今日到府尊處輸銀一萬兩可也。觀察唯唯。及到府廳。以童子居末座。寫捐時羣相推遜。久之不定。以觀察幼童。姑令先寫捐數。遂貿貿然寫捐足銀一萬兩。咸詫之。府尊曰。聞君家財不過二萬金。今寫捐一萬。毋乃誤乎。觀察對曰。奉母命。安敢誤寫。府尊不信。而衆均以爲疑。遂同觀察造門。著門上老僕稟知堂上。寫捐到底若干。其母著老僕出。回復府尊。捐銀一萬不誤。於是合郡稱鄒太夫人盛德大度不置。因此各富戶踴躍捐輸。皆鄒爲之望也。

一婦三善

温州汪李氏。本貧女。道光四年。其夫沒時。年二十四歲。家復赤貧。將以身殉。或語之曰。爾有翁。在年已六十三。爾若死。則老人更無所恃矣。氏爲之憬然。遂勉稱未亡人。易鋏劍爲翁置妾。逾年得一子。翁旋沒而妾亦去。氏曰。此時我真不得死矣。卽撫翁之子。而力不能僱乳媪。

氏本未生育。忽乳汁長流。子日以長成。一日有虎入其室。氏抱子長號待斃。忽火光一道入室。虎貼耳去。及氏年四十時。翁之子亦已十六歲。狀貌岐嶷。送入鄰塾讀書。能冠其曹偶。可赴童子試矣。或曰。其翁以貧故葬亂塚中。實靈穴也。後必有興者。或曰。李氏於翁則孝。於夫則節。於翁之子則慈。一婦人而三善備焉。雖入之古列女傳。無愧也。時有名流贈之詩者。曰。虎至無能擾。牛眠不待求。孝慈完大節。壺範足千秋。大筆闡揚。已足千古矣。

李寡婦

同安李姓寡婦某氏。家富累萬金。性喜施濟。而勤儉有度。常端坐。詞色無所假。失所天時。兒纔八閏月。及長。娶室。次年弄孫。氏始有喜色。時氏四旬矣。一日蚤起。忽見族人某潛蹤內庭。蓋某饑寒迫體。冀以剽取儲粟也。氏驚愕叱問。某始而愧慙。繼以實告。氏心戚之。有留爲供役意。因與語。某辭曰。幸蒙宥罪。茲復畀我生路。焉敢方命。但某壯歲鰥夫也。偷日近侍婢。有不可言處。某有虧行事。爾亦蒙不白之名。氏憬然爲改容。卽命某出。明日遣其子往。贈三十金。勸其營爲正業。某果赴廈門。置貨渡洋。其地適值瘟疫。諸夥折本求售。某獨以藥材擡估。及梨棗什物。人爭購之。獲利無算而歸。遂致富。往謝氏。時氏六十餘矣。

妃嬪

古今義俠奇觀 妃嬪

費宮人

費宮人年十六。從容莊麗。懷宗命侍公主。主絕愛憐之。時流寇勢猖甚。宮人屢向近侍王承恩。問竄警。承恩曰。若居深禁。何用知此。宮人曰。惟居深禁。不可不知。而預爲計。承恩奇之。曰。若云預爲計。計安出。宮人曰。設不幸。計惟有死。要不可徒死耳。有魏宮人者。年差長於費。亦端麗。素與費善。聞其言。曰。卿計甚難。吾不能爲難者。當其時。惟一死以伸吾志耳。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陷都城。王承恩走報帝。帝與后泣別。宮中之人皆環泣。后自縊。帝召公主至。曰。爾年十五矣。何不幸生我家。左手掩面。右手揮刀。斷左臂未死。手慄而止。遂登萬壽山。自縊。承恩亦縊死。時尙衣監何新者。見公主仆地。費宮人哭侍其側。相與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賊至。我終難匿也。宮人曰。請以主服賜婢。婢當誑賊以脫。主授衣與婢。何新倉皇負主出。李自成射承天門。將入宮。魏宮人大呼曰。賊入。我輩必受辱。有志者早爲計。奮身躍入御河。須臾。從之死者三百人。費宮人自送其死而還。服主服。匿胥井中。賊鈎而出。見李自成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自成以賜愛將羅某。羅喜甚。宮人曰。我帝子也。爾能設祭祭先帝。從容盡禮。則從子矣。羅從其請。衆張樂爲羅賀。羅痛飲大醉。入內。宮人具酒。以大觥飲羅。羅曰。吾欲草一疏爲謝。顧無文。奈何。宮人曰。是何難。我能之。君盍先寢。俟

撰就語君也。羅信之陶然就臥。麴如雷。宮人屏去侍女。挑燈獨坐。迨夜深。挾匕首。睨羅力刺之。羅頸裂。負痛躍起。屢起屢仆。乃僵。衆聞聲。排闥入救。已無及。見宮人盛妝端坐無語。審視之。已刎頸死矣。自成駭歎。禮葬之。遂以爲公主已死。不復索。

香妃

回部王妃某氏者。國色也。生而體有異香。不假熏沐。國人號之曰香妃。或有繩其美於中土者。清高宗微聞之。西師之役。將軍兆惠陛辭。高宗從容語及香妃。命兆惠一窮其異。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致之京師。先密疏奏聞。高宗大喜。命沿途地方官吏。護視起居。維謹慮風霜跋涉。致損顏色。兼以防其自殊也。既至。處之西內。妃在宮中。意色泰然。若不知有亡國之恨者。唯高宗至。則凜如霜雪。與之語。百問不一答。無已。令宮人善言詞者諭以旨。妃慨然出白刃袖中。示之曰。國破家亡。死志久決。然決不肯效兒女子。汝汝徒死。必得一當。以報故主。上如強逼我。則吾志遂矣。聞者大驚。謹其侶。欲共劫而奪之。妃笑曰。無以爲也。吾相衣中。尚有如此刃者數十計。安能悉取而奪之乎。且汝輩如強犯我者。吾先飲刃。汝輩其奈何。宮人不得要領。具以語白。上亦無可如何。但時時幸其宮中。坐少選。卽復出。猶冀其久而復仇之意漸怠也。則命諸侍者日夜邏守之。妃既不得遂所志。乃思自戕。而監者所夕不離側。

卒無隙可乘而止。妃至中土久。每歲時令節。思故鄉風物。輒潸然泣下。上聞之。則於西苑中。妃所居樓外。建市肆室。廬禮拜堂。具如西域式。以悅其意。今其地尚無恙也。時孝聖憲皇后春秋高。微聞其事。數戒上毋往西內。且曰。彼既終不肯自屈。曷弗殺之以成其志。無已。則權歸其鄉里乎。上雖知其不可屈。而卒不忍舍也。如是者數年。會長至。圜丘大禮。上先期赴齋宮。太后闕上已出。急令人召妃詣慈寧宮。妃既至。則命鑄宮門。雖上至不得納。乃召妃至前。問之曰。汝不肯屈志。終當何爲耶。對曰。死耳。曰。然則今日賜汝死可乎。妃乃大喜。再拜頓首曰。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耶。妾聞關萬里。所以忍辱而至此者。唯不欲徒死。計得一當以復仇雪恥耳。今既不得遂所志。此身眞贅旒。無寧一瞑不視。從故主地下之爲愈矣。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臣妾地下。感且不朽。語罷。泣數行下。太后亦爲惻然。乃令人引入旁室中。縊之。是時上在齋宮。已得報。倉皇命駕歸。至則宮門已下鍵。不得入。乃痛哭門外。俄而門啟。傳太后命。引上入。則妃已絕矣。膚色如生。面色猶含笑也。乃厚其棺殮。以妃禮葬之。

妾媵

董國度妾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人。宣和六年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簿。會北兵動。留家於鄉。獨處官所。中

原陷不得歸。棄官走邨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得。憐其窮。爲買壹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己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麪。自騎入市鬻之。至晚。負錢以歸。如是三年。獲利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別滋久。消息不通。居常戚戚。意緒無聊。妾叩其故。董變愛已深。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在鄉里。身獨漂泊。茫無歸期。每一想念。心亂欲死。妾曰。如是不早告我。我兄善爲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旬日。果有客長身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至矣。便出迎拜。使董相見。敘姻戚之禮。留飲至夜。妾始言前事。以屬客。是時。廖令凡宋官亡命。許自陳。匿不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泄漏。又疑兩人欲圖己。大悔懼。乃給曰。無之。客忿然怒。且笑曰。以女弟託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如此。偷中道有變。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爲信。不然。天明執告官矣。董益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於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請妾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一納袍。贈君。君謹服之。唯吾兄馬首所向。若返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相贈。當勿取。如不可卻。則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已塞。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亡失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慮鄰里知覺。輒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

磨使登揖而別。舟遽南行。略無資糧。道路之費。茫不知所爲。舟中奉侍甚謹。具食不相問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詣旗亭。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是爲大夫人壽。」董憶妾語。力辭之。客不可。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邪？」強留金。而出。董追挽之。示以袍。客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挈君麗人來。徑去不返。願董至家。母妻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縫綻處黃色隱然。拆視之。滿中皆箔金也。踰年。客果以妾至。偕老焉。」

周櫟園姬

祥符周櫟園先生。移家白下。駐節青溪。與一姬共甘苦者七載。姬性豪壯。時北海烽燧載道。姬隨櫟園。曾策單騎數百里。青陽城上。矢死登陴。一夕。挾匕首飛身入賊營。殲厥巨魁。而門戶高扁。人都不覺。髻鬢如紅線。之到田承嗣宅中。取黃金盒而返。亦大異事。姬嘗自稱前生是金粟如來弟子。再生世界。十五歲。卽當謝世。後已過期。迺一朝示疾不起。囑櫟園曰：「妾爲情累。貪生七年。今須祝髮。以比邱尼葬我。」君之城上詩。并妾所和詩。實諸左茗椀古墨。及素所佩刀。實諸右覆。以大士像。左手持念珠。右手握君名字印章。仗佛力解脫。非願再生作臂上環也。語淒切。不忍聞。卒後。悉從之。年才有二十二。

妾擊賊

益都西鄙之貴家某者。富有巨金。蓄一妾。頗婉麗。而冢室凌折之。鞭撻橫施。妾奉事之。惟謹。某憐之。往往私語慰撫。妾殊未嘗有怨。一夜。數十人踰牆入。撞其屋扉幾壞。某與妻惶處。喪魄。搖戰不知所爲。妾起。嘿無聲息。暗摸屋中。得挑水木杖一。拔關遽出。羣賊亂如蓬麻。妾舞杖動。風鳴鈎響。擊四五人仆地。賊盡靡駭。愕亂奔牆。高急不得上。傾跌啞。亡魂失命。妾拄杖於地。顧笑曰。此等物事。不直下手。揮打得。亦學作賊。我不汝殺。殺嫌辱我。悉縱之逸去。某大驚。問何自能爾。則妾父故受拳勇之技於少林。妾盡傳其術。殊不啻百人敵也。妻尤駭甚。悔向之迷於物色。由是善顏視妾。妾終無纖毫失禮。鄰婦或謂妾。嫂擊賊若豚犬。顧奈何。俛首受撻楚。妾曰。是吾分耳。他何敢言。聞者益賢之。

妾救嫡

河南洛陽縣民某。有一妾。故尼也。既歸某。不習井臼之事。鮮衣甘食。終日嬉遊。其嫡弗善也。時時責讓之。遂不相能。詭諛之聲。日聞於外。同處一室。若寇讎矣。咸豐初。粵寇犯河南。攻之不克。大掠於鄉。某倉皇出走。不能顧其家。其家人猶能強步。寇且至。皆避去。獨嫡以纖趾不能行。自分必死於刃。妾奮然曰。吾負爾去。遂負之行。三日三夜。蹠穿膝暴。屢仆屢起。而不釋於肩。嫡撫之泣曰。吾不知妹之愛我。一至於此。寇退。遂相親愛若姊妹焉。有鄰媪問妾曰。爾

與嫡不相能。何出死力相救若此。妾曰。平日彼此凌誅。私忿耳。患難之中。死生所繫。安有爲人妾。坐視其嫡之死而不救者。聞者賢之。

倪惠姑

同治己巳庚午間。魯大饑。寇盜橫行。膠州以東。無一安樂土。膠東有鏢客倪孝者。工技擊。以其事母孝。故以孝名。女曰惠姑。年十七。美而豔。從父習拳勇。得秘傳。倪以盜多。道梗難行。家居授徒數十輩。膠之富人。爭以重金爲聘。以備非常。倪乃令其徒各領一隊。周巡警視。盜弗得逞。因憾倪。膠牧李某。偶獲積盜。誣倪爲渠魁。捕致之。刑訊殊慘。倪極口呼枉。曰。小人固捕盜者。非盜也。有膠之紳富某某。可保證也。牧乃命具保結釋。倪感牧德。願獻女爲牧侍妾。牧曰。叟休矣。除暴安良。牧之職也。今釋叟。爲公非爲私也。於法無以部民女作妾者。叟休矣。倪感泣而歸。由此感牧愈深。遇年節。輒登堂叩謝之。越歲。牧因公被劾。牧吳產。將攜眷南旋。以歷官久。囊橐頗豐。倪知之。詣牧曰。饑饉之後。盜賊充斥。小人老矣。不能隨護南行。女貌雖陋。然有謀勇。果使侍君左右。水陸險阻。無慮也。牧鑒其意。誠納之。時惠姑年十八。從之俱南。行李以百計。僕從如雲。盜少不敢舉。盜法。凡值得輜重可圖者。或以寡不敵衆。則通遠程。夥合以謀。故舉事遲而夥益衆。志在必得也。時牧已去膠數日。計程行三百里有奇。抵西魯界。

覓宿所。有旅舍。後室橫通三院。牆高丈餘。僅一門。容出入。牧欲居之。惠姑謂牧及夫人曰。妾觀此屋。若爲謀閉行客者。逆旅主人。必非善輩。夜深或有變。請主人靜覘之。勿作聲。妾自有制之法。不使匪類得志也。牧大駭。惠姑乃預爲布置。居牧於室之東偏。使二婢伏西室內。曰。呼而後出。出取玻璃燈。安窗下。使徹院如白晝。已乃著箭袖青綢短襖。銳頭皮鞋。鞋尖置鋼鋒利無對。腰利刃。嚴裝訖。滅燭躍身登門額。屏息以待。夜既深。寂無聲。店主人小燕青。盜魁也。窺牧輜重。乃預集羣盜之傑者。各操利器。躍登後壁。伺便而入。餘盜潛伏四周。先一人躍下。久而不出。曰。何遲遲也。又二三躍下。久又不出。乃相顧愕然。小燕青曰。若輩了不長進。是何大事。尙須勞乃公耶。遂躍入院中。欲脫關。刃已中顛。而不知其何自來也。跌十數武外。忽自空下一人。坐胸際。店主急舉佩刀欲砍。而肩被制。臂軟不能爲力。凝神間。乍聞嬌音。喚婢舉燈至。視之一幼婦耳。惠姑曰。我初至。觀其形勢。知是對手。果巨凶也。汝爲旅店主人。不知害人多少。待殺卻。惜污我刃。乃割其耳。截其足。以藥揉之。血立止。時則天已曙矣。惠姑釋之去。曰。留汝殘生。爲爾曹戒。乃偕牧夫婦。僕從整頓行李。首途南下。

汪翠娥

汪翠娥者。老拳師汪春林女也。春林趙人。以拳棒名世。馳騁燕趙間。一時無與敵者。後以勞

頓咯血死。僅遺寡妻弱息。門衰祚薄。無期功強近之親可依。幸女明慧。仰十指以奉母。願趙地女紅賤。購者殊少。幾至饘粥不繼。有鄰婦陸嫗。素與女母善。至是恆以錢米相濟。一日。嫗謂女母曰。翠姑年已及笄。若家窘迫至斯。老婦爲子借箸籌。莫如早爲翠姑擇壻。庶幾子亦得所依賴。不然。來日大難。寧吸風所能已饑哉。母深然其言。卽囑嫗代爲物色。願女雖窶貧。俊爽有父風。得壻必欲有俠名者。始肯匹。以故偃蹇數家。卒不當意。時有山西吳公子者。偶遊於趙。雄豪蓋代。揮手千金。聞女名。使人風示陸嫗。願以重金聘女爲筵室。嫗難之。而公子則再三囑意。會女母病。嫗往視疾。談次及公子事。母曰。無論我家清白。不能賣女作妾。脫事人不淑。則此一塊肉。又豈堪任人蹂躪哉。時女在傍。聞母言。遽慨然曰。兒聞吳公子信然諾。急人急。千金不少吝。此今之朱郭儔也。使兒爲鄙夫妻。寧爲公子妾。今兒願與嫗約。脫公子能養吾母者。兒願居公子筵。嫗白公子曰。諾。納彩布幣定情焉。却扇之夕。圓姿替月。玉面羞花。公子大愉快。寵之專房。居趙久之。公子之故人。有自京師走書相召者。公子乃束裝攜女母子北行。方公子至趙也。囊金十萬。僕從如雲。居趙又羅購珍異甚夥。趙劇盜李某聞之。屢欲闖隙探丸。以趙邏守嚴。未敢逞。至是乃糾黨伺於途。一日。公子行程未半。忽鳴鐃聲。自林中出。車夫立隕轅下。俄而羣盜蝟集。揚言敢抗拒者視車夫。於時衆僕均瑟縮無人色。

方窘迫間。車中忽奪簾叱曰。鼠輩敢爾。從容啟鏡奩。出一弓。長僅寸許。連發九丸。殪盜九餘。盜相顧錯愕曰。何得有汪老家法。女曰。我固汪某女也。汝等欲駢死則前來。否則宜速去。盜魁聞言。躍馬先遁。餘盜皆星散。公子曰。不料卿一旖旎女子。而具搏虎手段。如是。予雖鬚眉。愧汝多矣。由是愛愈深。居頃之。女母病死。都中女乃乞公子。即葬母於都西。窆之日。女親往視葬。一去遂不復返。公子思女甚。一日忽於女之鏡奩中得一函。啟視之。謂感君大德。老母得終天年。沒世不敢忘。然君自有婦。妾已削髮入山。不復處此擾攘之世矣。

梨渦

有某撫者。習於聲色。某局長嘗出重金求豔姬以進。於蘇於滬於揚州。得美妓三。欲更求其一。以合四美。最後乃得梨渦於無錫。餅師女也。年十五。天足。著布衣。繫犢鼻褌。與家人雜作。而修蛾曼綠。雲鬢天然。不以操作故。稍損其媚。膏沐既加。神采頓發。入門時。撫已老。而姬侍皆盛年。間有外遇。獨姬年幼。而謹慎自持。內外無間。以是得主人憐。某生以文學名。時司文牘。嘗以事入白。值姬侍側。猝不及避。撫曰。此某先生。非他人比。不必避也。於是中堂某與姬東西列坐。某囁於珠光玉澤。不敢仰視。撫笑曰。君樸愿乃爾耶。越日再見。則命姬再拜。執贄從習文字。姬慧甚。不及一年。已能閱小說作短篇。久之。亦能爲小詩矣。既而某生投身秘密。

社會爲其謀。撫不知也。一夕某方寢。聞窗外彈指聲。問之。則姬也。某隔窗小語曰。感卿厚意。然苟且之局。非可以終。一旦敗露。彼此俱失。願卿察之。窗外應曰。君誤矣。此來爲君及一千人命。寧有他耶。卽從窗隙塞一紙卷進。取閱之。秘密黨人名冊也。己名乃在第十五。知有告密者。大駭。姬隔窗囑曰。君速去。主人已閱此冊。一過。明晨當有達官過境。主人往迎。日中必返。返將窮究。宜速行。語既。卸臂上金釧置窗櫺間。曰。速去。卽以此爲贖。勿遲。某方欲再言。而已遠去。某遂行。已而某客青島。以賣文自給。猶念美人之貽。時時出金釧把玩。不忍售。又三年。聞撫死。婢侍皆星散。頗時時念姬。一夕。有美少年來謁。不俟請。直入內室。夫人大驚。少年自脫帽。則雲鬟猶昔也。詢知自撫去世。落泊無依。於報見某文。因輾轉尋訪至此。夫人素妬。然見姬委婉。又念昔年拯救之誼。乃善待之。

婢女

紅線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掌牒。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令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滄陽爲鎮。命嵩固

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締交爲姻。使盡日決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清涼。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間。惟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其語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日失其疆土。數百年勦伐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塗。五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却迴也。嵩曰。儻事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飾其行具。梳烏鬢。髻黃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絢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一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落。驚而起。問則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勞。問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紅線曰。某於夜前三刻。卽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

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卒步於庭下。傳叫風生。某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纈。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壓鎮其上。時則蠟炬烟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交羅。或頭觸屏風。駢而蹶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褰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役。感知酬德。聊副咨謀。當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滅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遣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搗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奉承之時。驚惶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錫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應指使。敢議親姻。往當捧鼓後車。來在麾轡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聞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蟲癩。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

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律見誅。陷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況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寮。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

朶那女奴

朶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某郡官所。朶那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劫官民府庫。至偉兀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婦柱下。拔刀礪頸上。諸侍婢皆散走。朶那獨以身覆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利吾財。豈利殺人哉。凡家之貨寶。皆我所藏。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死。我當悉與將軍不吝。寇允解主婦縛。朶那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散置堂上。寇爭奪之。竟。又欲犯朶那身。朶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姓。主。況汝賊乎。寇驚異。捨而去。朶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

權也。妾受命主鑰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時人莫不稱之曰義烈。義烈云。

秋菊

崇義醫士王德化。年五十。無子。妻爲置妾。生子周睟。夫婦相繼死。妾典釵珥營喪葬。抱兒號泣。恨不欲生。婢秋菊慨然請曰。主人惟此一脈。娘子徒死。不足塞責。宜勤於撫育。惡衣粗食。奴當任之。毋過苦也。妾含淚謝。自此秋菊日出。爲鄰家操作。夜歸。織屨燈下。得值以贍口食。間獲贏錢。則投諸甕。積五六年。甕錢盈口矣。無何。妾殂。秋菊出錢治具。旣念己出傭。兒無依。乃使就學於村塾。師憐之。罔較所酬。秋菊旦送兒往。暮迎兒歸。形影呼吸。相依爲命。復倩良工繪主人妻妾像懸中庭。旦夕命兒瞻拜。一室中儼如主人在焉。遇兒廢讀。秋菊輒對像悲啼。兒爲之感動。一意力學。十七歲入庠。秋菊喜。探牀頭錢。又數甕。爲兒整廬舍。潔衣冠。將擇婦。里人薄其孤寒。鮮與論婚者。塾師器兒。以女妻之。秋菊具禮迎歸。兒婦拜像畢。請拜秋菊。急走避。謝曰。我婢也。何可當主人拜。兒請自今事以母儀。秋菊曰。此尤不可。秋菊昔事主人。未薦枕席。名分所在。敢與兩主母匹哉。兒固請。堅辭不受。塾師勸再三。始允以平等見。於是兒稱曰姊。婦尊之曰大姑。外人呼曰姑娘。大姑以儲錢授弟婦。謝家政。然不敢自怠。恆紡績。

以佐薪水用。自是家寢裕。兒無內顧憂。得卒業。邑有富人喪耦。聞秋菊賢。遣媒聘之。秋菊笑曰。使我欲得丈夫。嫁久矣。待今日耶。吾主人大器。終有賴。彼醜翁奚足動吾念哉。媒慚而退。後兒舉孝廉。適秋菊六十初度。郡邑楔旌其閭。壽臻九十。以處子終孝廉用。姊弟禮服。期年喪殯於王氏先塋。享祀之。

冬梅

冬梅歙縣城東許世達婢。年十三。世達沒。遺子植未週。主母病且篤。謂之曰。吾夫婦死。僅遺此兒。中外無以爲託。奈何。冬梅泣曰。萬一不幸。婢子願撫幼主。豈忍舍而他去。主母尋歿。冬梅含哺鞠幼主。逾年。家人利其資。欲嫁冬梅而殺孤。冬梅度不可脫。慨然登輿。途經世達故人汪某之門。曰。曩有服飾寄此。請入索。竟下輿入門。泣訴於汪。情詞哀切。誓死以報其主。汪義之。留冬梅於室。而讓迫者。得不嫁。護植成人。娶婦育子。宗人高其義。相率事以主婦之禮。固辭不受。宗人愈益賢之。

書兒

粵東某公。爲河南臬憲。有聶姓者。以人命誣服。公昭雪之。獻女書兒爲婢。公覽其誠。納之。公夫人御下嚴。箕箒而外。課以針指。書兒不能學。日加鞭撻。俯首順受而已。後公以罪誤解組。

歸時。棗樹林有盜。首曰賽張青。劉標。善用流星彈。一發五丸。無不奇中。次曰鐵拐子朱健。善用鐵拐。曾擊真武殿前石鼓。碎若粉。橫行綠林。捕盜者不敢正眼覷。戒備而行。時已薄暮。聞林中鳴鏑聲。公股慄。夫人面色如土。侍從僕御。無不色變。書兒從容進曰。么麼鼠輩。何敢犯大人駕。如果不欲生婢子。戮之可也。乞公前騎。徒手而去。叱盜曰。賊狗奴。識得河南聶書兒否。盜笑曰。我輩但要錢兒。鈔兒。書兒何所用哉。書兒怒曰。若輩死期至矣。敢戲言。盜亦怒。驟發一彈。書兒右手起。兩指接之。又一彈。接以左手。第三彈。至以口笑迎之。擗以齒。盜驚。又發一彈。書兒仰臥馬背。以雙蓮瓣戲夾其丸。第五彈。至書兒即發。脚下彈抵之。鏗然有聲。去二三十步遠。騰身而起。吐口中丸。大笑曰。賊奴技止此耶。一盜持鐵拐而前。書兒手奪之。曲作三四盤。揉若軟綿。投諸地。笑曰。爾娘竈下棒。亦持來恐嚇人。大可笑也。兩盜失色。書兒即出其手中丸。左右彈。兩盜盡斃。羣盜羅拜馬前。乞命。書兒曰。汝等何足污我乎。喝令去。從容回騎。稟白於公曰。託大人福庇。幸不辱命。公及夫人皆異之。繼而問曰。汝具此妙技。何不能拈一鍼。書兒曰。長鎗大劍。婢子年十一二時。搏弄慣矣。一鍼入手。未知作何物。是以不能學耳。又問鞭撻時。何便俯首受。曰。老父命婢子來。報公大德。小有忤犯。是報怨也。婢子何敢。夫人亦喜。歸家後。勸公納爲側室。生子某。後爲滇南縣令。往往率吏入山捕盜。大有母風云。

翠兒

禾城王某家資富有。生一子曰劍雲。才華豐贍。賦性風流。生平喜讀西廂紅樓諸說部。蓋亦世之多情人也。年十七。應鄉試。攜一老僕同行。詎黃鶴一去久而不返。王某夫婦日占著草。夜卜燈花。偵騎四出。卒不知其下落。或謂劍雲殆被僕所殺。否則何二人俱渺無蹤影。或謂老僕傭王家有年。人素誠實。必不出此。於是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日復一日。而劍雲之消息。仍似石沉大海。王氏有婢曰翠兒。碧玉年華。工詩善畫。嬌小玲瓏。貌更映麗。夫人驚其艷。復愛其才。不以常婢目之。命侍劍雲讀。郎騎竹馬。妾弄青梅。耳鬢嘶磨。兩小無猜。髣髴怡紅公子之與襲人也。及劍雲失蹤。翠兒終日情淚暗彈。芳心欲碎。其抑鬱之情。殊不亞於王氏夫婦。既而自念曰。夫人憐我。公子愛我。皆可謂情之至矣。吾若坐視公子失蹤。不知劃策。將何以報主人之德哉。乃決意出覓劍雲。與之俱歸。托言返鄉探親。拜別主人。束裝上道。自蘇至贛。每抵一處。必詳訪劍雲消息。途中備嘗艱苦。金盡。竟致以乞餬口。蓬首赤足。狀同丐女。旅行凡八閱月。終不得劍雲蹤跡。後聞人言其在濟南。乃輾轉至其地。時方嚴冬。朔風蕭瑟。大雪紛飛。木落草枯。萬山無語。女避雪巖下。枵腹薄衣。飢寒交迫。此中苦況。罄竹難盡。幸彼蒼似亦哀憐此無告之俠女。乃使一人救其命於冰天雪窖中。蓋其時履聲橐橐。有一老者蹣

蹣而來。見女戰慄狀。立止步弗前。柔聲問曰。汝何人。胡爲至此。似此天氣。得不畏寒耶。女且泣且告。老者亦爲之淒然。旣而曰。可嘉者女郎。俠婢尋主。誠古今創聞也。雖然。女郎當饑矣。余家距此不遠。曷偕同至舍。當令小女殺雞享客。卽汝主人之消息。余亦當竭力代爲訪覓也。女見翁出言和藹。面色仁慈。度無他虞。遂偕赴其家。翁無子。妻早卒。一女年及笄。亦和善可親。翠兒居而安之。然中心耿耿。仍念劍雲不已。老翁日出爲之偵訪。翠兒偕其女。亦常徘徊路隅。冀有所遇。如是者數月。一日。翠兒偕女復出。行于道左。見一賣卜少年。貌頗似劍雲。然不敢冒昧前問。歸遣翁往詢之。則果劍雲也。遂邀之歸。翠兒大喜。出迎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婢子此行不虛矣。劍雲亦愕然。問女何以至此。翠兒曰。婢子事慢相告。且問公子何以落拓至此。老僕何在。劍雲長歎息曰。老僕染疫身歿。情殊可憐。余則自作之孽。夫復何言。翠兒固詰其詳。乃言曰。自余離家。鎮日作狹邪游。考試場中。無儂隻影。把柂門巷。有我游蹤。以致牀頭金盡。落魄江湖。不得已賣卜爲生。輾轉至是鄉。不料與汝相值也。翠兒欲與同歸。劍雲曰。困頓至是。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卽父母憐而恕我。寧不爲親友輩所齒冷乎。翠兒動以大義曰。主人膝下。僅有公子一人。自公子出亡。主人主母。寢不安席。食不知味。專盼公子歸。且公子卽不爲主人主母計。豈不爲王氏血脈計耶。生危然動容曰。翠兒

吾昔以婢目汝。幾失汝矣。遂毅然偕翠兒歸。復以千金謝老翁。王某感婢之恩。卽以翠兒妻劍雲。劍雲既得內助。痛自改悔。次年重復應試。一舉而售。後官至郎中。頗有政蹟。聞於朝。翠兒生子四女三。治家井然。以賢母稱。至今禾人猶津津樂道焉。

冒氏婢

甲申年有一老翁。一少女。在北京前門。行乞於市。老翁年約耳順。而少女韶華二八。饒有丰姿。其裝束不類北地。聆其音。似產於江淮間者。時有一人向老人詢問。據老人云。老夫冒姓本世家。江蘇如臯人。隨行者余家所蓄婢。現余年六十餘矣。自捷南宮。官部曹。越二十稔。家中所有。多爲一官匏繫。消耗殆盡。內無奧援。浮沉宦海。從未陞擢。遷延以迄於斯時。屢致饑殍。不給。況賦性迂拘。時宜不合。是以所如輒阻。當今之世。贊郎得志。野有遺賢。蠅營狗苟。舉世波靡。此老夫所以見屏於世。而終當汝汝以沒也。抱窮不失志之宗旨。不得已。擬棄頭銜。行乞於市。暫作吹簫之客。以視世之依草附木者。猶爲彼善於此。是婢頗有志節。願隨侍左右。不甘作富貴姬妾。回憶老夫由弟子員而賢書。而南宮。吾妻若妾。咸竊自喜。以爲自此榮華可與共矣。而孰知大失所望。見老夫若此。相與下堂求去。以是婢較之。其賢不肖爲何如耶。不寧惟是。老夫棄家非一日矣。春間曾抱病於破廟中。是婢侍奉維謹。雖已出。恐亦未必

能如是云云。噫嘻。感老人之身世。不得不深嘉是婢之義。

楊氏婢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前一夕。呼其婢不應者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翦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吾復爲爾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竟謝媒妁不行。後將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楊氏門。亦不嫁。妾之夫。楊勤恪公錫絨子也。

程姓婢

山左程姓者。寓吳中。有一婢。嫁農家葉氏子。咸豐庚申之亂。程全家避於葉。財物悉寄焉。不數年。程家屬相繼死。僅遺一幼子。在襁褓中。婢撫以爲子。使與諸子齒。俄而其夫亦死。婢守義不嫁。撫程子及其子俱成立。爲程子聘村中女爲妻。成婚之日。請姑出。將以新婦見。而婢遽出自房。登氈毯。而先拜焉。程子大驚。婢對衆自陳曰。我非新郎之母。乃程氏婢也。主人不幸。遭亂流離。死亡殆盡。我以郎君年幼。無人管束。故十餘年。越主婢之分。冒母子之名。今敢不道其實歟。於是具述顛末。并出資財。盡以歸之。程子欲分其半。以與婢。婢不受。乃使其妻以姑事之。而已仍呼爲母焉。

沈紳婢

俠婢。佚其名。吳郡人。爲人溫柔敦厚。確守閫範。因家貧。鬻於城中富紳沈第。爲婢。操作甚勤。主母殊愛憐之。教以刺繡。訓以文字。婢感主母恩。益勤職守。以冀圖報於萬一。詎好事多磨。主母忽染時疫。卒。婢留侍奉小主。問暖嘘寒。不稍懈怠。不半載。主人復娶。繼室吳氏。婢亦善事之。吳性甚悍。虐待前妻子女。婢心不忍。袒護備至。時以正言規勸之。於是主婢間大起惡感。未幾。竟下令逐婢。婢戀戀不忍去。迫以威力。始歎息而出。然心念小主人不置。零丁弱質。乞食天涯。露宿風餐。備遭磨折。某日迷路於鄉中。致爲劇盜所擄。盜首涎其美。擬納爲小星。婢乃與之約。謂能搶得湖城沈宅。全家人口者。萬事惟命。盜首領之。數日後。果悉數捆至。繼室吳氏亦在焉。婢乃授計於衆盜。翌晨。盜首怒目而出。將劫得之人。一一牽至場中。喝令斬首。方穀棘間。忽一勇者偕一青年婦。疾馳而至。婦佯作驚駭狀。問吳氏何故至此。吳氏具答之。少婦淚下。令羣盜釋衆人。縛少婦。非他。蓋卽婢也。因手指一盜曰。彼卽吾夫也。吳氏感激不已。向二人稱謝。卽縱吳氏等歸。盜首大悅。乃重申前議。婢慨然允執箕帚。不食前言。盜首信之。因是並不戒備。婢見有隙可乘。遂星夜潛赴縣署。出首。並報告盜之巢穴及出入要道。請發兵速剿。竟獲一鼓成擒。盡置於法。婢從容復至沈第。吳氏優待之。婢遂不復去。善事小

主如前。凡數十年而卒。吳氏有時詢其夫何在。恆僞以出外經商對。蓋前此所爲。皆婢授意於盜。以冀吳氏回心。而盜惑婢之色。竟至墮其術中也。

鐵爪婢

零陵某公。官山左時。買一婢。貌頗娟秀。而性頑劣。偶使捧杯盤。輒毀器焉。又時與同輩鬪。力亦猛。與鬪者輒膚裂血流。家人無不惡之。公與夫人性俱慈厚。惟加訓斥。不施撻楚也。無何。婢年長矣。夫人欲嫁之。婢忽涕泣。誓從夫人。不願去。夫人亦姑留之。未幾。公以病乞休。遵陸南歸。過曹州。曹故盜藪。行篋重者。必聘武士衛。公挾二壯士。恃無恐。夜宿逆旅。盜忽破扉進。壯士當之皆靡。舉家惶慄。盜入搜囊。舉家以手格之。盜笑曰。小妮子乃敢抗乃公。語未畢。婢指搥盜胸。盜踣。盜繼入者。揮刃如風。婢伏身。探進。橫指劈之。盜若中刀。亦踏。餘盜駭怒。哮聲如雷。婢當門挺立。卒莫敢進。相持良久。盜衆乃去。舉家咸謝婢。問何武勇。婢乃曰。吾父亦盜也。有絕技。婢子惟得其練指法。後父爲吏捕。母亦病逝。婢子鬻。遂鬻身爲婢。前日不去者。以主人之恩我甚至。欲得當以報耳。今前途皆孔道。無慮伏莽。主人如念婢子勞。乞釋歸故鄉。守父母邱墓。婢子雖死。猶生之年也。公曰。汝勇俠而孝。巾幗中異人也。吾方欲以若爲女。胡言歸。卒挈之返。後嫁一士人。士人亦官於魯。乃歸里。改葬其親。置守冢者焉。

汪麗英

浙杭有富翁楊了石者。一日行山中。忽聞哀號出林間。尋聲而往。見一女。年約十餘。坐地上。方掩面而泣。雖梨花帶雨。而丰姿楚楚。絕無凡俗氣。詢之。云。彼父早喪。昨又母亡。無錢買棺。是以泣也。翁憐其孑然一身。舉目無親。解囊慨助。并收之爲婢焉。翁之鄰有徐某者。母子二人。耕田爲業。貧不能堪。幾於不獲舉火。一日。其子忽病。垂旬餘。母束手乏術。且憂田中稻禾。今當秋熟之時。無人顧問。豈不被人竊割。憂悶殊甚。因外出籌款。爲子求醫。屋中祇留此子。偃臥牀褥。忽一白色紙包。自門外遙擲入。曇花一現。見其背影。則宛如楊富翁了石之婢。及母返。告其事。拆包視之。則累累青蚨。並附有一小紙。出以示人。則紙上所書。一勤字耳。一村聞之。相率傳誦。而義婢之名大著。至今猶稱道弗置。聞義婢之錢。皆出自私蓄。婢係江蘇香山人。汪其姓。麗英其名云。

賣解女

巨商陳佑之作客長安。時屆嚴冬。大雪紛紜。陳兀坐旅邸。把酒取暖。忽聞鄰房哭聲大作。如不勝哀痛者。異而覘之。一幼女方撫屍大慟。詢之。含淚告曰。婢子皖人。自幼喪母。隨父奔走江湖。藉賣藝度日。屈指五稔矣。去秋父因染疾逗遛於此。不意醫藥妄投。日漸加重。竟至不

起。婢子伶仃一身。訴告無門。且囊橐已罄。無資收殮父屍。奈何奈何。言已。淚簌簌下。詢其年才十四耳。陳惻然憐之。解囊出百金。令作治葬費。女伏地叩謝。卽購辦衣棺。料理喪務。不日撫柩回鄉。臨行。固叩陳住址姓氏。陳具以告。翌年春。女投陳家。願執婢子禮。得晨昏侍奉。聊報大恩於萬一。陳固辭不獲。允其請。而亦具另眼相待。女遇事勤慎。且和藹可親。故上下咸德之。一夕夜半。衆已安入睡鄉。門外譁聲驟起。有盜百餘人。破扉而入。合家驚覺。咸知不免。女忽手執短棒。挺聲大喝曰。跳梁小醜。乃敢持虎鬚。趣去。否則姑娘不汝貸也。盜聆言亦怒。各舉械格鬪。良久。盜始呼嘯遁去。時女已遍體鱗傷。力竭聲嘶。謂陳曰。盜去必謀報復。宜遷避爲上。婢子無能爲矣。語畢。仆地而絕。陳感歎不已。將女屍安葬後園。卽攜眷避居戚家。後每至是日。必設祭以報女德云。

翠寶

翠寶年十五。偕母至上海。訪親未遇。母病死逆旅中。不得已鬻身葬母。事畢。隨主歸。主婦待之善。主人有二子一女。年皆幼。以一子一女屬翠寶。俾同臥起。某日夜半。忽聞樓下失慎。翠寶驚起。梯已焚斷。倉皇中忽有所悟。因以棉被數條。由窗口擲諸地。復返身。將幼主一一救出。投之被中。火勢寢熾。翠寶不及奔避。竟致葬身火窟。二幼主略受微傷。並得不死。時翠寶

年十七也。主人夫婦感其義，哭之甚哀，旋厚葬之。

傭婦

張氏

張氏，樂昌人。父爲虎翼將軍校，生七年，繼母潛鬻之，給其父云：「失之矣。」父哭三日，喪明。由是落軍籍爲民。張鬻於故尙書范公家，以媵其女。適泗州人金氏，張氏與父別二十一年。一旦遇於金氏之門而識之，相抱痛哭，遂辭金氏，與父歸。父怒繼母，欲毆而逐之，張氏曰：「兒非母，不得入貴人家。母乃有德於兒，又何怨焉？」今賴天之力，得復見父，若兒歸而母逐，兒心安乎？父乃止。父時年且八十，無他子，家甚貧，鬻薪爲業。未幾父卒，張氏養繼母，盡子道。母老不能行，所適稍遠，則張氏負之。母卒，傭作富家，每與女僕語，專誨以忠勤，有不受而詬之，輒謝不與較。遇勞辱之事，則以身先之。與之錢刀衣服，固辭，強之不得已，辭多受少。見尺薪寸帛，不忍棄，必拾歸。女僕之幼者，則爲之櫛沐縫紉，視之如己女。至於猴犬飲食，以時，無不馴服。張氏去，輒數日悲鳴。若張氏者，具仁孝廉讓之德，其亦可以風矣。

丐婦

李公琛，字廷獻，少孤，無伯叔兄弟，門祚微衰，事母至孝。晨出，見有母性喜食者，必買置袖中。

歸而遺諸母。及長。娶本鎮成氏女爲室。成亦賢。奈年均踰四十。而膝下猶虛。母憂之。李時效老萊子作彩衣舞。以娛親心。李以負販爲業。歲入僅數用度。而樂善好施。根於天性。每歲秋深。必預備寒衣數十件。俟隆冬風雪中。遇有號寒者。輒出笥予之。以盡爲度。時值大饑。死亡枕藉。李坐門施粥。所活甚多。後有一丐婦。病癱疾。足屈曲。日坐臥泥水中。李見而淒然淚下。自恨家非素封。不克博濟多人。但日與青趺數十枚。冀其免死而已。適有富紳售平糶豆餅。李爲買數十塊。按日給予。捱至初春。丐婦竟全活。病亦瘳。自請傭於李家。李憐其無歸而納之。期年。李妻得產一子。舉家歡慰。人咸謂其好善之報。不幸甫週歲。而妻歿。李情深。伉儷泣抱鼓盆。勉強營葬畢。覩白頭老母。默默含悲。黃口嬰兒。呱呱以泣。肝腸寸裂。難以遣情。幸丐婦爲之保抱遺孤。撫育備至。頗能爲李分憂。不幸髮捻肆虐。長淮南北。蕩析離居。李奉母攜子。避難於定城。流離墳尾。備歷艱辛。而丐婦始終追隨。並未他適。未幾城陷。李與其母均罹於難。丐婦兵燹餘生。視李兒更如己子。李兒視丐婦。亦若親生母。不能片刻離。迨後大軍東下。蕩滌妖氛。丐婦偕李兒歸李之故里。李之族戚。憐李兒之孤。重丐婦之義。時時周卹之。李兒稍長。丐婦始令其讀書。繼復令習商務。併爲之婚娶。得以成家立業。李兒呼丐婦爲恩母。奉養以終其身。迄今六十餘年。鄉人中每談其事。咸嘖嘖稱丐婦之賢不置云。

白巧兒

光緒庚子之變。池陽李心台。方致仕歸。時夫人公子俱死。賊備農家婦白巧兒者。供縫飪之役。李惟觀書自遣。或載酒遊鄉市間。尋野老話農事。遇疾苦貧弱者。輒助之錢。或米麥。無賴者。遂疑李富厚。謀劫之。巧兒告李。李笑之。慢不爲備。一夕。李方秉燭讀。有數盜破門入。執李。問金所在。李戰慄不能語。盜持刀加頸。嚇之。正爭持間。忽一人自梁上躍下。舉棍猛擊賊。賊不勝。抱頭而遁。李驚定。審視之。則巧兒也。問何以能此。巧兒曰。此非旦夕之功。吾夫嘗耕崖下。吾往餽膳時。欲繞道去。則膳冷。故嘗捷徑從崖躍下。初亦甚不易。後則不覺苦矣。李曰。子今日何由知盜之將至。巧兒曰。余待之數日矣。李謝曰。微子之力。吾幾不保。今而後請毋自儕於僕也。巧兒謝不敏。仍尊之如初。

嫻婆

湖南義婦

戴蓮谿太史鸞翔之長子。爲廣東令。未久。卽卒。其妻方孕。而宦橐蕭然。不能久居。時蓮谿猶作宦中州。乃扶柩北歸。將往依之。行至湖南。休於逆旅。妻產一男。然苦無乳。兒日夜啼。妻亦抱兒而哭。逆旅之鄰。有婦人來視之。曰。患無乳耶。何不僱嫻婆。妻曰。異鄉棲泊。何從僱募。且

資糧匱乏。尙懼不足。達中州。安能議及此耶。又泣曰。未亡人止此一塊肉。兒死我亦死矣。婦聞之。大不。忍。久乃言。吾家幸溫飽。固非爲人作嬾婆者。然聞若言。吾心怒然。吾生一子。甫數月耳。可以吾乳食若子。雖然。必歸而告吾夫。言已。遽歸以語其夫。其夫怒曰。吾家幸溫飽。豈爲人作嬾婆哉。婦曰。固也。然此兒死。其母亦必死。二命所關。豈容坐視。我則旣言矣。君無阻我。乃屬其子於他人使乳之。而自從戴妻以行。戴妻問月需錢如干。至中州。當言於吾舅。必如約。婦怒曰。吾豈爲人作嬾婆哉。哀汝耳。雖自汗還楚。舟車之費。吾亦自具。不需汝錢行矣。無多言。遂發湖南。道湖北。而至於汴。蓮谿夫婦皆感泣曰。微此婦。吾得有此孫耶。厚酬之。竟不受。蓮谿乃使其妻盛服拜謝之。又具盛饌與之。讌飲數日。臨行。語之曰。歸楚之費。知已備具。夫人高潔。超邁尋常。然太不爲吾夫婦地矣。薄具車徒。幸勿却焉。乃資送之以歸。

大脚仙

宋氏。甘泉人。歸某甲。甲粗蠢。貧不能養母。賴宋氏爲商家保母。得資奉甘旨。宋氏生有殊色。不施脂粉。不作時樣妝。以裙下雙趺。不作弓月樣。故人皆呼爲半截美人。卽所謂大脚仙也。鹽商某。慕其容。厚值致之。所乳子多肥白。又善伺主人意。惑之深。主婦偶譖之。逐美人。子輒呱呱啼。美人轉。子又咭咭然喜也。故得值恆倍於常。甲善博。資耗則索美人值。無怨也。咸豐

三年。粵軍踞金陵。揚州震恐。議降議禦。紛紛不能定。美人私說於主人曰。降禦皆非善策。揚俗奢。必遭災。盍早營免窟乎。已而城陷。美人先夕出。將奉姑遠徙。一黃衣賊目突至其家。殺姑及夫。擁美人上馬。鍵巨室中。將污之。美人含笑甘語以媚之曰。郎在天朝何官。賊屈指指示之曰。占天侯。曰。爾已列爵。尙未經人道耶。長夜漫漫。盃酒相樂。若白晝活秘戲。得毋爲將士笑乎。賊大喜。開筵張樂。須臾月上。美人豔妝出。歌吳歛侑觴。韻可銷魂蕩魄。忽覩甲仗。手戰而股栗。賊醉睨曰。卿何怖。曰。妾小家女也。見兵革能勿驚乎。賊立命撤却。頃又抱賊耳語曰。麾下將士。耽耽虎視。少頃我兩人上牀臥。渠等窺穴。得毋大掃興。賊卽傳令各歸。伍退三舍。不喚汝不入也。賊醉乃扶以歸寢。久之聽賊鼾息十數轉。慮其詐。故呼之。不應。遂柳眉倒豎。粉黛生殺氣。視窗前月朗。刁斗遠鳴。急索剪刀。就鞋底磨再四。跳登榻。跨賊身上。覷定咽喉。搵之賊瞋目視美人。奮欲起。壓之不得動。血噴出。滿裯褥。霎時斃矣。復拔劍刺其腹。腸出。乃止。展衾覆之。聽漏已四鼓。潛洗手整衣出。鏽戶宵遁。望門投宿。不敢言。第詭言逃難者。賊中繪圖索之。終不可得。

老乳母

里有一婦無子。而陰忤其庶子。姪若婿又嫌孽短長。私黨膠固。殆不可以理喻。婦有老乳母。

年八十餘矣。聞之。匍匐入謁。一拜輒痛哭曰。老婦三日不食矣。婦問曷不依爾姪。曰。老婦初有所蓄積。姪事我如母。誘我財盡。今如不相識。求一盂飯不得矣。又問曷不依女若壻。曰。壻誘我財如我姪。雖我女無如何也。又問至親相負。曷不訟之官。曰。官以爲女已出嫁。於本宗爲異姓。其收養爲格外情分。其不收養。律無罪。弗能直也。又問爾將來奈何。曰。亡夫昔隨某官。在外娶婦生一子。今長成矣。吾訟姪與壻時。官以爲既有此子。當養嫡母。不養則律當重誅。已移牒拘喚。但不知何日至耳。婦爽然若失。自是所爲遂漸改。親戚族黨所不能爭者。此婦以數言回其志。現身說法。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矣。

優伶

大淨扮關公

義優者。不知姓名。明萬歷間。在吳門演劇。諸伶相謂曰。聞某家有樓。宿輒死。今夕有能寢者。當以酒勞之。大淨卒然許諾。已而中變。小生副末亦如之。大淨曰。三人同行可乎。衆曰諾。大淨扮關公。餘扮平倉。從初唱大江東。衆遙語之曰。若爾崇不作矣。遂兀坐至三更。聞樓下哭甚哀。哭已登樓。宛然無首屍也。以兩手挈其顛。直前拜跪。生若末心惻無措。大淨獨喝曰。汝何來。曰。冤鬼江西饒州府德安縣人。羅姓。汝俊名。三十六年。裝米三百五十石。投楓橋。吳觀

海。售銀五百餘兩。觀海致之死。大淨曰。汝之寃固也。然何緣發其實。曰。行兇則家人吳富楊三也。屍瘞梯下。用大石橫覆。三年不得伸。唯大聖憐察。大淨曰。汝既負寃。崇人何也。曰。冀獲申理。不意皆自怖死。非某罪也。大淨曰。寃當雪。卽寘彼於法。汝姑息心以待。慎勿呈形害人。以干天紀。鬼唯唯而去。大淨復戒二人曰。事偷或有洩。必毀屍滅跡。則負此鬼矣。翌日。衆勞以酒。第云止聞鬼聲耳。無何大巡初蒞蘇。撫軍設飲范公祠。召優伶演劇。大淨忽嚙指。以血汚面。當席語二公曰。本郡寃徹紫清。關某傳旨。俾二大人昭雪。二公愕然曰。謹受教。大淨曰。事恐洩。奈何。二公亟屏人。大淨如鬼指。盡發其隱。語既。復嚼舌嘔鮮血而暈。扶出始甦。二公密遣丁壯二百名圍觀海家。並擒吳富楊三等。一訊吐實。發屍追銀如數貯庫。三人皆伏辜。舉郡稱二公如神。大淨終不洩其事。大淨眞智勇人哉。

某伶恤某公妻子

某伶者。色藝俱工。絕遊於陝。陝尙秦聲。無解南音者。困甚。無所得衣食。時某部爲秦聲冠。投焉。部中人共擲揄之。亦不甚令登場。會撫署讌客。數折後。藩司某問有能崑曲者否。部中無以應。伶獨趨進。自承。曹長愕然。欲止之。則堂上已呼召矣。登臺奏技。甫一發聲。某色喜。滿座傾聽。歌一闋。遽止之。曰。笛板工尺相左。他樂器亦無一合者。是烏足盡所長。趣呼藩署家樂。

和之使演掃花一齣。伶既蓄技久。思一逞。又多歷輾轉。憤鬱無所洩。至是乃盡吐之。瀏亮頓挫。曲盡其妙。某號稱知音。不覺神奪而身離席也。座客見其傾倒如是。咸稱羨附和之。曲終纏頭以千計。而伶之名大噪。已而伶持某書入都。都下貴人爭愛賞之。宴會非伶不歡。由是名益著。閱數歲。某以藩司擢陝撫。冒賑事發。被逮下刑部獄。家產籍沒。眷屬羈滯京邸。衣食不給。終日相對慘怛。忽一蒼頭問訊而至。言主人命致意。已爲夫人覓得一安宅。趣呼與馬送。至則屋宇精美。米薪器用。下至箕帚之屬。一一完好。顧不知主人爲誰。時某已論大辟。繫獄久。生平故舊。無一過問者。一日晨起。突有人直至繫所。哭拜不能起。視之則伶也。已去其業。居京師作富人。夫人宅。卽所置也。於是卽獄中置酒。復爲歌掃花一齣。甫及半。某大哭。卽止不歌。而相對淚下如綆。糜自是朝夕至。視寒暖。調飲食。如孝子之事親。棄市日。具棺槨厚斂之。送其櫬與妻子歸。又恤其度日費。度足用乃止。

尹蘭

在昔梨園樂部。吳門爲最。有尹蘭者。年十二。貌若處子。父儒流。早喪。母守節。忽患咯血症。家赤貧。不能供藥餌。蘭籌度無計。竟投華林部。作梨園弟子。錦帕蒙頭。香鈎學步。嫵喉妙態。冠出一時。得金錢盡作藥費。餘則市珍肴佳果奉母。每日早起。問安再四。始詣歌場。歸取腰鼓。

檀板向牀頭唱臨川曲子。母安枕。乃潛就脚後臥。小有不樂。鋪氈列几。演小青題曲諸雜劇。母歡笑乃止。富貴家設華筵。招之。燭未見跋。託辭遁去。或鑰其戶以窘之。則涕泣求歸。問之曰。恐者母倚門望耳。由是盡憐其孝。至晚亦不固留。贈以金。受而不謝。贈以簪珥。必再拜而後受之人。訝其故。曰。贈金者知我貧。贈簪珥者知我有老母也。如是者七載。母血症驟發而死。蘭哀毀幾不欲生。奉其柩與父合葬。訖。取舊日所置翠翹插鳳。與一切繡帕花鞵之屬。盡投諸火。長跽而誓之墓前曰。後有習此故態者。願殛死。人笑曰。爾旣以此享豔名。獵纏頭矣。何始作而終悔之耶。蘭淚下曰。君非知我心者。某雖不肖。育自清門。豈屑以詩書後裔。習此末技。始作者因養母。終悔者恐玷父也。戶部楊公高其孝。招之京都。教以舉子業。格於例不得應考。薦爲某司馬作書記。偶赴戲筵。歸而大慟曰。舊日生涯。宛然在目。茫茫泉路。欲事何從。吁。嗚者累日。自此請觀樂者。詭辭以却之。後竟不復赴矣。

何伶獨力救千人

伶人姓何。廣東番禺人。佚其名。膂力絕衆。幼而爲伶。粵之劇。有所謂小武者。恆演古豪傑劍客事。伶人在某班爲小武。以劇名動全粵。清道光時。粵中某學使受代。召某班入演。至第二日。忽不戒於火。粵俗劇場。悉以蒲葵葦葉。及時構廣篷。篷左右分男女坐。劇畢毀之。火旣起。

烈風乘乾葦。燎不可遏。篷之後。故有高牆。牆外有曠地。與篷門不相屬。伶人舉篷中女。一擊而出之牆外。是役也。男子死於火者數千人。灰燼之中。積尸狼藉。焦頭爛額。慘不可狀。婦女固細弱。又爲纏足所苦。寸步待人扶掖。苟無伶人。一網盡矣。伶人以兩刻之久。拯諸女千餘人。篷中尙餘數女未獲。拯伶人衝突烈燄中。卒並此數人出之。願力既畢。躍身牆外。火已著衣及髮。不克自撲滅。竟死。

郝金官

道光時。懷寧伶人郝金官。名噪京師。晚歲還里。至山東。值大饑。人相食。官吏方勸振。郝慨然以歷年所積之五萬金報大府。願賑饑民。大府義之。將奏獎以官。郝固辭曰。我爲伶。誰不知之。卽得官。亦不爲人所齒。果能許我之子孫與齊民一體。應試足矣。他非所望也。允之。乃返旆。終老於京。同治壬戌。其孫同筴捷京兆。乙丑成進士。爲庶常。散館。改吏部主事。

張伶破法三兵

張伶。臺灣人。美風姿。操俳優業。塗脂粉。登場。人不知其爲勇士也。法人攻臺北。李某練土兵拒敵。張舍所業應選。李呼張小字曰阿火。汝操賤業。胡解兵事。張慷慨言曰。火生長是間。不欲變服飾爲西人奴也。山中善火者可千人。招之立集。皆善獵能槍。可以應敵。李善之時。擢

勝軍二千衆。屯礮臺坡。火則率新卒五百人。分爲兩隊。承其後。擢勝軍一與敵接。立敗。張則以二百五十人出。散髮赤身。嚼檣椰。紅沫出其吻。時潮上。法人爭以小船抵坡下。坡下草深沒人。此二百五十人者。見敵皆仰臥。翹其左足。張趾架槍以待敵。敵近。槍齊發。法人死者百數。大駭而遁。山後復出二百五十人。作圓陣包敵。時潮落。舟膠。有巨買購得法華戰事股票。從軍觀勝敗。時亦陷足泥中。船上張白磨。請以金贖。張不可。作俳優聲曰。吾不欲仇人金也。殺之而烹其尸。蠻俗也。若張者。果稍潔以學問。其成就必有可觀。寧止此哉。

程長庚

名伶程長庚。字玉山。人呼之爲大老板。其掌京師三慶班也。有道員某以非罪被劾。當褫職。旨將下矣。某憤不欲生。戚友來慰問者。僉爲之謀。某躊躇久之。忽一友拍案而起曰。道在是矣。羣起亟問之。友曰。茲事回天大不易。非樞府斡旋不爲功。方今黜陟大柄。操之恭王。長庚爲王所賞識。得其片言。寃可立白。盍姑求之。某亦瞿然曰。誠然。幸嘗與長庚通款曲。則亟偕友往。婉言告長庚。長庚曰。僕涸跡軟紅塵中。雖以曲藝獻身。頗知自好。嚮於王公大人。雖促膝抵掌。未嘗干以私。尤不敢與聞官事。矧人微言輕。言之亦未必有濟。敢謝不敏。某固請不已。友亦爲之陳懇。長庚曰。幸被劾。誠非罪。差可措詞。當勉效棉薄。視機會何如耳。遂亟謁王。

值王憩寢。良久乃得達。王則訶謁者。謂將命胡遲遲也。並爲長庚道歉。忱長庚白來意。王始有難色。謂旨已交擬。恐不易保全。旣而曰。爾果不輕于人。事雖難。吾當盡力圖之。長庚稱謝。肅退。詰朝諭旨下。竟無某道褫職事。則參摺留中矣。某德長庚甚。資厚幣自詣謝。長庚拒弗見。餽物悉返璧。命侍者傳語曰。請某官還以此整頓地方公事。毋以民脂民膏作人情也。且從此不與某道相見。有人問此事者。長庚且力辨其無。

娼妓

邵金寶

戴綸客京師。從娼邵金寶游。後爲京營參將。坐仇鸞事下獄。念家在數千里外。獨身下獄。無可寄委。使人持囊中金三千。委邵而囑之曰。余生死不可知。願獄中無以爲衣食。惟子圖之。吾死。其贏者盡子金也。邵策綸日費。供應不絕。以其餘結驢權門貴公子。益市少妓。得錢輒轉布置。貴公子得綸金資。竟出綸。綸繫獄十餘年。復官建昌游擊。而邵提金還綸。更四千有奇。綸益德邵。與俱之官。綸妻自家中來。爲高座坐邵。委身下拜。命侍女強持之。勿令答。居旬日。語綸曰。夫子陷於難。妾不能出力。爲夫子出力者。乃在故游娼。妾不能爲夫子妻。妾歸矣。邵與夫子居。惟夫子念之。垂涕而別。

雙義妓

張獻忠破荊州。召惠州樂戶數十行酒。內有瓊枝者。色藝出羣。獻忠命之歌。曰。我雖賤。豈肯以歌侑賊觴。毅然弗從。以刃挾之。曰。汝技止此耳。我不畏死。奈我何哉。獻忠鬻之喂犬。同時有曼仙者。獻忠亦召至。極逞技能。刻意逢迎。獻忠大悅。寵倖無比。獻忠每夜將寢。必豪飲。曼仙侍。是夕。曼仙置毒於酒。滿斟以奉。獻忠妮之手。挽其頸。曰。汝先飲此。却之不得。立飲而斃。獻忠始覺。碎磔其屍。噫。當獻忠猖獗時。守土諸臣。皆望風逃潰。或納款稱臣。峨冠世儒。或奔走於指揮之下。瓊枝曼仙。均一妓耳。獨能奮不顧身。嫉賊如仇。視死如飴。時人稱之。目爲亂世之雙義妓。至今人猶崇拜不置。

顧橫波

顧媚。字眉生。明末之名妓也。工詩。善畫蘭。自署橫波。性沉靜。寡言笑。居恆自損抑。弗欲與人較高卑。美如碧玉。賢如綠珠。慧敏如婕妤。風雅如道韞。居秦淮河畔。顏曰眉樓。時人呼爲顧樓。顧雖託足平康。能葺蕤自守。初無儂薄名。欲擇人而事。當時名士多如鰓。苦無一當意者。時龔芝麓爲大司馬。骨鯁不阿。朝野咸欽。橫波心向往焉。而分隔雲泥。無緣謀面。付之一歎而已。會龔飲友人家。醉後忘形。薄游河上。因與橫波遇。一見傾心。遽訂白首。旋納爲小星。閨

房之樂。固有甚於畫眉者。未幾李闖犯順。滿人入關。龔咄咄書空。不知所措。橫波笑罵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氣。且司馬握天下之兵柄。効命疆場。固分內事。敵來則戰。勝敗聽之於天。憂懼何爲者。龔無奈。請命帥師而出。橫波自其去也。獨處一樓。足不逾闔。吟詠之餘。輒事刺繡。所謂顧繡欄杆色倍妍者也。越一載。忽報龔歸。橫波問司馬奚似。侍者曰。銀冑金甲。威儀勝於曩時。橫波歎曰。已降滿矣。無何龔至。自言已受清封。面有得色。橫波鄙之曰。妾昔多君忠直。故願充下陳。今君爲滿朝新貴。妾爲明室遺民。義不能再侍巾櫛。乞原恕之。龔無辭以對。掛冠隱去。自是眉樓戶限無龔之足迹矣。橫波亦抑鬱成疾而沒。

李香君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姬爲其養女。亦俠亦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亟稱之。少時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雪苑侯生。己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鍼不得已。欲侯生爲之解。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

結客者。公子蓋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鍼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譚陽羨君。其人有高義。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而負知交。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安。然嘗睚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就。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餽邀姬。一見。姬固却之。開府慚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寧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方芷

方芷。秦淮女校書。有慧眼。能識英雄。芳名雀起。與李貞麗女阿香最洽。阿香卻田仰聘。屈意侯公子。一日。方芷過其室。曰。妹侍侯郎。得所托矣。但名士祇傾倒一時。妾欲得一忠義士。與共千秋。阿香晒之。貴筑楊文驄耳其名。命駕過訪。方芷挽其書。楊縱筆作梅花。頃刻盈幅。方芷大喜。竟與訂終身約。時文驄黨馬阮。爲戟林狎客。士林所不齒。聞方芷許事之。大惋惜。卽阿香亦竊笑。定情之夕。方芷正色而前。曰。君知妾委身之意乎。楊曰。不知。方芷曰。妾前見君

畫梅花瓣。盡作娥媚。而老幹橫枝。時露勁骨。知君脂韋隨俗。而骨氣尙存。妾欲佐君大節。以全末路。故奩具中帶異寶而來。他日好相贈也。楊漫應。無何國難作。馬阮盡駢首。侯生攜李香遠竄去。戎馬荆棘。萬家震恐。方芷出一縷金箱。從容而進曰。妾向日許君異寶。今可及時而試矣。楊發之中貯草繩數圍。約二丈許。旁有物瑩瑩然。則半尺許長小七首也。楊愕然。遲回意未決。女厲聲曰。男兒留芳遺臭。所爭止此一刻。奈何草間偷活。貽兒女子笑哉。楊亦慷慨而起。引繩欲自縊。方芷曰。止。罪臣何得有冠帶。卽去之。楊乃幅巾素服。自縊於窗櫺間。方芷視其氣絕。鼓掌而笑曰。半生志願。今果酬矣。引匕首刺喉而死。李香聞其事。歎曰。方芷兒女而英雄者也。作事不可測。乃如此。乞侯生爲作傳。未果。而稗官野乘。亦無有記其事者。

何飛瓊

廣陵何氏女飛瓊。隨母長於蜀中。入王府習梨園。色旣殊人。音復出衆。王甚嬖之。清初爲大帥所得。仍隸樂籍。一都閩狎之。千金買去。大帥持其短。復索千金。諸當事又挾之。更重費。都閩旋以缺庫帑下獄。無所償。飛瓊曰。以妾之故至此。若惜小節而守此。將終陷主於獄底也。遂辭去。復至漢口。密處一室。至中秋月朗。遊人雜沓。飛瓊撩鬢凭欄。喉嚨一聲。響傳九陌。觀者雲集。明晨。巨商賞客。車馬闐門。大高聲價。數月間。遂以所得纏頭清缺額。都閩出。遣人來

迎飛瓊曰。妾本烟花賤質。主以私妮動虧國課。致陷縲綬。故蒙垢忍恥。復以聲色事人。免主幽繫。既潔之身。復陷穢濁。尙何面目偷生。以重主君之辱耶。遂自經。

張玉秀

張玉秀。蘇州人。隨其母寄籍江寧。眉目軒爽。舉止大方。巾幘具鬚眉之氣。少時。楚省吳公子見而傾倒。出數百金梳之。爲歡匝月。公子就官浙東。未半載。卒於署。僕從雲散。宦囊蕭然。旅櫬不得歸里。姬聞之。立出篋中貲。遣人赴浙。扶柩西旋。舟過江關。素服哭臨。呼號欲絕。遂於江口招提。廣集緇流。禮懺三晝夜。盡傾箱籠長物。命其家人伴送至楚。爲之營葬而返。以此俠妓之聲振一時云。

揚州四

道光初。青浦有妓曰揚州四者。姓田氏。與何景炎曠。繾綣倍至。何爲訟案所累。四憂懼不知所出。願罄積金。爲謀脫罪。終不可得。乃爲任訟費。且蓬首入獄。涕泣相對。及何遣配。四遠送至蘇州之滄關。痛哭言別。指天日自誓。謂當永守荆布。何乃令兒輩以母事之。

蘇佩香

蘇佩香。閩之船妓也。天資聰穎。能歌。精法文。又工簫。至哀感動人處。能令人泣下沾襟。至纏

綿綺麗處。能令人樂以忘憂。其感人也如是。會光緒十年。法越事起。敵軍逼福州。窺馬江。明年。又進鎮南關。長趨直入。勢若破竹。佩香聞之。歎曰。何敵軍強而我軍衰也。乃隻身往提督馮子材麾下。曰。不勞大人調兵派將。但使妾往敵營。以珠喉一串。桐簫三尺。使其昏迷於歌酒之中。然後派輕騎數百。可一鼓而殲也。馮督素耳其名。且奇其言。乃曰。若然。則國家之幸。爾之名亦永懸竹帛矣。佩香曰。三日後。妾當有以報大人。乃隻身往敵營。吹桐簫。歌豔歌。敵軍聞之大樂。不一日。軍中上下。皆對酒聆歌。英豪之氣。爲之銷磨殆盡。次日。佩香潛遁。馮營告以速派兵往殺。蓋此時之敵軍。正醉鄉游罷。互遊睡鄉也。馮乃乘勢猛擊之。敵軍死者大半。是役也。人但知馮提督之功。殊不知船妓蘇佩香之力也。後佩香死。閩人立祠祭之。以崇其功。

許紅玉

紅玉許姓。閩產也。家小康。父克明。爲鏢師首領。母沈氏。惟生紅玉一人。故愛之若掌上珠。克明既精拳術。且勇於戰。年壯時。浪跡江湖。凡宵小盜賊。莫不畏之如虎。無敢撓其鋒者。及晚年。乃斂跡而居於鄉。以技授之紅玉。孳孳勤練。朝夕不輟。年餘。已悉得乃父之秘。有朱某者。亦鏢師也。與克明善。年老矍鑠。仍落拓江湖。不復稍退。某日。適保某公歸鄉。途遇劇盜高三

虎與之酣鬪。三虎精悍異常。朱不能敵。狼狽而走。歸後。某公欲治朱罪。朱允於十日內還物。乃出而往求克明助。克明以友誼難却。允之。相率束裝而往。及至。朱與三虎鬪。初則並無勝負。繼而汗流滿頰。喘息不已。知將不敵。急思稍退。克明見朱有退意。乃急抖擻精神以禦之。朱見克明益形勇壯。仍奮身與敵。未幾。朱以年老力疲。困憊已甚。欲走則不能。捨克明而獨行。不走則恐將不利。正躊躇間。而三虎之刃已刺入胸間。朱痛甚。仆地。被三虎部下戮首而去。克明見朱死。大驚。知不能勝。方欲奔避。忽有一鏢中其股。克明不顧。疾趨歸鄉。然股已潰爛。臥牀不起。沈氏與紅玉侍之。寢不解帶。朝夕不離左右。延醫診治。藥石雜投。而克明卒不起。臨終謂紅玉曰。予因友人之誼。助友人與盜高三虎鬪。被鏢中股。予自爲鏢師以來。未曾敗於盜手。忽遭此大創。能不使予汗顏。今予必不能起矣。兒其爲我復仇。且善視汝母也。可言已。嘔血而逝。紅玉不勝悲感。痛不欲生。復仇之志甚急。惟母無人侍奉。不如暫緩。故仍居鄉侍母。克盡孝道。越年餘。沈氏亦逝。紅玉幸得其妣氏襄理喪事。事畢。乃欲往覓三虎復仇。告於妣氏。並以家產託之。已乃束裝而往。遍覓各處。卒不得三虎其人。然弱質女子。焉堪經此風塵苦況。不得已。暫寓於某逆旅。稍事休息。忽而病魔纏身。寒熱交作。蓋爲勞頓所致。延醫診治。初頗藥石罔效。後始漸瘳。而賞斧奈已告罄。逆旅主人見其貧乏。加以白眼。勒索萬

資。紅玉無所措。典衣質物以償之。幸病已霍然。故卽出寓。徧覓仇人。然囊空何能度日。不得已。求傭於富家爲奴。以餬其口。且可略得工資。積年餘。得錢數千。乃復出覓仇人。一日。遇一年約三十餘齡之婦。紅玉趨前訊之。婦曰。汝隨吾行。此人可得也。紅玉以同爲婦女。料無他變。乃隨之行。及至。則院宇深沈。有二三婦女。方事笑樂。見婦至。羣呼曰。媽歸矣。此女何來耶。婦曰。此女貌殊姣好。吾當視彼爲錢樹矣。紅玉聞之。詫甚。訊婦曰。此何地耶。婦曰。此余家耳。汝善居此。吾當爲汝擇佳婿也。紅玉聞之。知爲妓院。大驚。乃正色曰。余之來此。欲覓仇人。非欲爲妓女也。請速釋余出。當銜結圖報。婦曰。余欲汝居此。爲汝擇婿計。非有他故。毋多疑也。紅玉怒曰。汝等若不能讓余出。恕余無禮。當餉汝等以拳。婦聞亦怒曰。汝有若何本領。試之可也。吾豈懼汝者。紅玉方欲伸手掌婦頰。而簾後忽有偉丈夫數人出。力禦紅玉。紅玉以寡敵衆。力漸不支。欲走則門已下鍵。不可飛越。無奈跪地求宥。婦乃令偉丈夫出。力禦紅玉。紅玉以寡子偏強。乃爾。非如此不可也。紅玉泣然曰。余惟能與客周旋。不作夜度娘。若何。婦允之。而紅玉則列於粉白黛綠中。未幾。豔名雀起。儂薄少年。俱思一親薌澤。紅玉未嘗或允。一日。有一客至。黑面虎鬚。貌頗魁梧。見紅玉悅之。紅玉詢其姓氏。客曰。余高三虎也。紅玉聞之。知爲父仇。乃曰。聞大王名久矣。於是百計媚之。三虎大悅。夜闌尙無去意。紅玉曰。賤妾願以身委

大王不知大王願納否。三虎益悅。詢之鴛婦。願出夜度資千金。鴛婦諾之。紅玉謂三虎曰。可飲巨觥合歡。三虎曰。可。立盡數觥。紅玉復灌之。三虎玉山頹矣。紅玉乃出利刃曰。今日之飲。可謂暢矣。余當送汝歸去。乃手刃之。鮮血四濺。三虎竟死。紅玉以父仇已報。於願已了。生亦何益。遂自刃而死。噫。良可哀已。

李鳳貞

李鳳貞。青樓人物也。性好靜。不染青樓習。而其一顰一笑。莫不楚楚動人。善詩書。工刺繡。年二八。卽墮樂籍。常歎落花無主。怒焉心傷。故雖廁身風塵。猶太璞也。一日。晨妝旣罷。聞室外有酣鬪聲。急披衣出。見一道士與客方角力。客敗倒於階石下。鳳貞因助之角。（鳳貞諳習少林僧拳）道士遂敗。抱頭鼠竄而去。鳳乃邀客入室。問其適從何來。曷爲與道士爭。客答以宿仇。故並言旣蒙相救。無可圖報。有銀十錠。可晒納也。語次。探囊出金。雙手呈几上。鳳貞笑曰。見義不爲。無勇也。見死不救。非仁也。妾非愛財者。君以妾爲何如人乎。遂堅不受。客感其誠。欲藏之金屋。鳳貞以父母未安。窀穸辭。客購地築邱。一一爲之佈置。事竣。以千金酬假母。迎之歸。成眷屬焉。

楊法齡

古今義俠奇觀 娼妓

法齡姓楊。早脫樂籍。買屋石頭衙衙。杜門却掃。不畜弟子。曰。吾輩嘗種種苦趣。受諸無量恐怖煩惱。幸得解脫。彼呱呱小兒女何辜。奈何遽令著爐火上耶。壬辰春。有客訪之。言論風采。如太阿出匣。色正芒寒。令人不可逼視。覺扶風豪士在人目前。一洗金粉香澤習氣。旣而南枝輿思。一舸翩然竟歸。人亦謂其此行作五湖長。不復出矣。未幾復來京師。則所挾數千金。已盡散諸宗族鄉鄰之貧者。慨然曰。吾十餘歲。家貧無所得食。父母鬻我。子身入京都。幸而載數千金以歸。念吾宗族鄉鄰之貧者。猶吾昔日也。不周之。吾昔日之事。保不復見於今日。今日子身入都。固十年前故我也。吾舌尙存。何害。烏虜。由前之說。佛也。由後之說。俠也。若法齡者。今之古人哉。

紫鵑

粵人某。游於滬。悅一妓。名紫鵑。脫籍攜之歸。將偕老矣。俄某以訟事破家。鵑自鬻於平康。以其質料理之。訟始解。鵑再入青樓。鬱鬱不自得。某時往慰喻之。欲重爲脫籍。而苦無資。乃復至滬。將醺於舊友。久而無成。鵑在粵日夕企望。忽有言某已在滬物故者。遂服阿芙蓉膏死。同伴覺之。救治復蘇。其事傳聞至滬。人咸義之。助某使歸。鵑亦卒歸於某。

黃菊奴

聞諸生蔣維城豪傑士也。少以文章知名。年甫成童。卽食餼高等。變法後。遂潛心研究新學。兼習東西文字。曾充省中高等學堂教員。性好遊。所至盡交當世名流。無論新舊學子。咸與結納。會晚撫被刺事起。蔣適在皖。平日與徐烈士等。亦雅相過從。因是牽連下獄。時皖有名妓黃菊奴者。色藝冠絕一時。彼都走馬王孫。墜鞭公子。咸醉心焉。而黃概不假借。獨與生有齒臂盟。生亦引爲知己。生固富家。囊橐充裕。揮霍不甚吝。交遊旣廣。眷妓亦多。乃獨鍾情於黃。黃時以正言相規諫。生亦無不樂從。生在皖數年。甚相得也。值生被執後。凡向之與生號爲莫逆友。及所眷之妓。俱不一顧。惟黃則私輦多金。向當道爲生營救。且時至獄中探視。吏卒以金錢故。待生較他犯爲獨優。未幾。生寃白出獄。感黃情。遂納爲筵室。生妻本大家女。素以賢淑稱。與黃意氣相投。生於此際。左擁右抱。極家庭樂事。人多歆慕焉。同里賴生。與生爲友。家亦巨富。一妻一妾。亦與生同。妻爲人懦弱無能。妾則寵擅專房。且時時凌辱大婦。賴生知之而無如何也。馴至大婦一舉一動。盡爲監制。大婦轉畏如虎。不敢與較。妾固有外遇。恆以礙於大婦。不得暢所欲爲。屢思鋤而去之。以便其私。一日。賴之妻黨。有饋食物者。妾偵知之。遂賄僕購毒物置食物中。賴與大婦初不覺也。是夕。賴生與妻妾會食。大婦之婢。捧所饋食物進。妾私以足蹴賴生。相與離座。至無人處。告以食物中有毒。賴詰之曰。汝何由知之。妾

語幾塞。沈吟半晌曰。伊婢目擊伊爲之。蓋欲置奴於死地也。賴終不之信。復返座。方欲舉箸。妾起立。力止之曰。食自外來。內必有毒。君如不見信。蓋先以飼犬。賴生如其言。命人牽一犬至。犬食之果斃。賴生於是怒甚。嚴詰大婦。大婦至是。雖百喙無以自辨。賴生乃召妻黨。告以故。并以婢作證。擬將妻休歸母家。不知婢曾爲妾賄囑也。大婦日惟飲泣。呼天號訴而已。黃聞其事。不平。乃於夜分。懷利劍束裝。至賴家。一躍登屋。聞隱隱有哭聲。尋聲所至。得大婦室。乃躍下。排闥入。大婦駭甚。黃戒勿聲張。告以來救之故。問妾在何處。遂入妾室。拔劍斬於榻上。是夕也。賴生適以事外出未返。故黃得施其技。事畢。挾大婦。仍登屋越牆而出。次日。黃持妾首。自陳於官。官義而釋之。

愛卿

徐州鄒生。負笈南京方言學校。珠規玉矩。儼然理學家也。同學以爲迂。笑之。休沐日。拉之出。買醉青溪桃葉間。徵鶯辟燕。並以鬪生。生惟容順而已。有名妓愛卿者。姑蘇人。風致韻絕。生流連於心目間。厥後數數往。妓感其情。亦雅重之。適妓負債纍纍。憂形於色。生詢得其故。傾囊以助。妓遂傾心委事焉。生既以資給妓。窮困輟學。且身爲負債人矣。妓知之曰。何不早言。乃復籌金爲生償負。資之返里。時辛亥夏也。是年秋八月。武昌義師起。音問遂杳。妓遇生友。

輒詢其蹤跡。有知生橐筆浙西。旅況蕭瑟者。舉以告妓。妓曰。何不招之來。儂雖貧。可供饘粥也。友曰。女孟嘗言固佳。然生素耿介。寧肯向石榴裙底作馮煖耶。妓曰。然則盍假君名以招之。云有事可圖。如何。友笑諾之。生既至。悉其事。果不以爲然。棲遲數日。尙未造其粧閣。妓聞之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儂雖平康中人。自待固不菲薄。何竟視我爲路柳牆花。不屑顧乎。乃親往訪生。持其手而泣。嗚咽若不勝情。翌日。自冠至履。悉爲易新。掬誠相示。委以終身焉。生戚然曰。我貧窶至此。救死且不暇。敢作金屋藏嬌想乎。如是者數次。妓知其意終不可動。介諸稔客某將軍。位以記室。而珠圍翠繞間。自是亦不見妓之豔職矣。

翠娘

翠娘。潯陽娼也。甫及笄。色藝已冠曹偶。關中丁生。客潯陽。遇翠娘於歌座。翠娘年已二十矣。一見傾心。願以身事。丁辭以貧。翠娘曰。以君表表。何患不得青紫。願君且勵學。妾當助以膏火。苟富貴。無相忘也。丁感激涕零。誓以天日。翠娘遂資丁五百金。令東渡游學。瀕行時。翠娘餞丁於琵琶亭。集勾欄中姊妹。歌舞盡歡。丁謝且泣曰。學不成。不面卿矣。丁至東。入早稻田學校。伏案攻苦。暇惟寓書翠娘。備道相憶。翠娘亦時報書。慰勉交至。丁對摯友輒道翠娘助金事。且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翠娘也。無何。武昌義軍起。留東者多返國從戎。丁亦歸。與於

漢陽之戰。傷而病。有友籍長沙。挈之歸時。潯陽亦在兵火中。翠娘流徙長沙。遇丁友。得了蹤跡。乃入醫院訪丁。願任看護職。院長不許。翠娘乃日臨存。丁病勢日沉。翠娘玉容亦漸顛頓。丁自知不起。握翠娘手曰。余死國。亦復奚恨。第負卿期望耳。言已而泣。翠娘嗚咽不能答。久之。拭淚言曰。郎勿悲恨。郎死。妾卽從郎地下。及丁卒。含殮殯葬。皆翠娘躬爲料理。丁友致賻。翠娘不受。曰。君於丁郎。固有通財誼。然妾之私蓄。葬郎尙有餘也。丁旣葬。翠娘遂絕粒。十有四日而死。丁友哀之。爲合葬於丁墓焉。

蘇瑞芳

江左趙鏡如。幼喪母。父宦於京。鏡如隨父往。官事畢。卽躬自課子。鏡如穎悟過人。每讀必有會心。八歲便能爲詩。父固廉吏。宦囊常澀。不數年。以疾卒於官舍。身後蕭條。幾不能成殮。鏡如痛不欲生。欲隨父母於地下。爲父執所阻。乃免。顧無立錫地。幸父執輩釀以資。破屋數椽。益刻苦自勵。逾年金將罄。自念里中親故零落。不堪言旋。然他鄉作客。告貸無門。又值光復。諸父執均散而之四方。遂無有憐范叔之貧者。自分七尺雄軀。不免托鉢沿門。吹簫燕市矣。維時暮春三月。梅雨連綿。一日午後。微雨絲絲。忽有車過門。輪陷泥中。且折。乘之者爲一女。遂下車。苦不能避雨。所立處卽鏡如門口也。逡巡數四。乃顧御者曰。汝可先回。易他車至。

吾俟汝於此。言訖。遂以纖指彈扉。鏡如出。女白來意。欲入屋暫坐。以俟車至。鏡如曰。室內無女子。不懼悠悠之口耶。既而睹女羅衣盡濕。不忍固拒。曰。姑娘不嫌室陋。請少歇亦可。時雨亦驟至。如銀河倒瀉。御者尙未來。女不得已。忍坐以待。細睹鏡如獨學寡儻。心竊異之。與通款曲。鏡如以父死家貧。不能返里。告女。凄然有感。曰。同是天涯淪落人矣。鏡如不解。詢其所以。曰。妾家貧父老。無以爲生。女紅非所擅。稍延卽爲餓殍。故鬻妾平康。從茲弱絮。隨風飄蕩。不知何處。良可悲也。鏡如聞言。亦黯然下淚。正嗚咽間。忽有搥門聲。則御者返矣。瀕行。女曰。君與妾旣一般淪落。如齒妾於人類。請收此鐲。助君燈火之資。言次。燦然之金釧一雙。已脫手奉上。鏡如三却而後受。女復語以所居。曰。如有所需。可告妾也。遂登車去。鏡如讀益勤。且自此數得女助。學賴以成。後擬娶女。女亦甚願。時鏡如主講席於某校。婚有日矣。女忽罹病不起。彌留之夕。握鏡如手而言曰。君妾之知音也。亦吾夫也。如不忘願……言未旣。遂溘然而逝。鏡如悲極。感其拯我於溝壑之義。遂辭教席。終身不復娶。並築小舍於墓旁。題其塚曰。俠女蘇瑞芳之墓。

柳月琴

往昔吾國花舫。首推秦淮。改革以還。風流殆盡。秦淮河流。亦污穢不堪。雖尙稍留遺跡。以供

後人選勝。然欲得名妓。蓋亦難矣。客有述柳月琴事者。鳳毛麟角。足爲秦淮生色。月琴本金閩產。隨父宦遊他省。革命告成。父以故被禍。母亦相繼逝。月琴方七齡。以父母均客死他鄉。遂從族叔輾轉返吳門。叔固無賴子。親月琴嬌小動人。設計鬻於妓院。一朵青蓮。竟悲墮瀾。習歌舞。教詩書。三年藝成。月琴年已十一。鴛乃僱舟至秦淮。以月琴爲職。爲花舫中放一異彩。月琴雛髮覆額。膚凝寒玉。袴下雙翹。纖如菱角。清歌一曲。餘音繞梁。操業數年。豔名熾甚。達官豪商。均以一覩顏色爲快。顧月琴花月其貌。冰雪其心。豈翫年華。含苞未吐。冀於風塵中獲一知己。委以終身焉。會有鄂西瘦書生者。因事過白下。偶於筵次見之。驚賞不已。翌日。卽驅車往訪。與月琴論交。月琴見生丰度俊逸。言語之間。頗露抑鬱態。知亦爲風塵中之落魄者。天涯知己。同病相憐。卿我並觀。兩情遂洽。當夫萬籟俱寂。一燈未滅時。二人苦憶前事。嗚咽對語。淚濕重衾也。無何。生阮囊羞澀。揮霍無資。鴛卽時加白眼。生因欲至滬江。乘間與月琴話別。言以一月爲限。必爲桃葉之迎。月琴哭不成聲。慘然苦別。生抵滬後。復須赴閩。與告月琴。謂此行非二月不能竣事。望卿珍重。勿以吾爲念。月琴接函後。亦姑安之。不意生至閩。水土不服。寒熱交作。臥病半月。服藥罔效。自知不免於死。一身而外。本無足戀。所耿耿者。惟月琴耳。乃強起作書報之。并以另覓良人爲囑。時方八月。竟於桂子香中。召赴玉樓而去。

月琴接函。一慟幾絕。自思薄命如紙。偷生奚爲。三日後。竟潛服毒劑。從生於泉下矣。好事者扶生柩至金陵。與月琴合葬。以償二人之宿願云。

飛燕樓

飛燕樓。煙台名妓也。好詩書。寡言笑。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不啻爲彼詠也。與狎客居某善。居某者。黨人也。襜黻自喜。丰度修朗。研究軍事之外。於國學亦頗有根據。故燕樓恆屏除他客。而獨與居清談。締交數月。謀商脫籍。居乃於城北賃一宅。作臨時藏嬌處。部署旣訖。翌日。卽借煙台公園。迎燕樓而結婚焉。顧居之在煙台。本屬銷聲匿跡。冀免偵探之目。今竟公然結婚。禍亦隨之而起。未及數日。居已被人告發。因無證據。故判以三等徒刑。居旣入獄。恐燕樓遭池魚殃。乃作書令其另覓葦砧。不意燕樓雖屬青樓弱質。而從一之心。初無少異。故亦作書覆之。令居安心。勿作此違心之論。已則束裝赴滇。投女護國軍。以謀救夫。未幾。洪憲亡。女護國軍解散。疆場歸來。心花怒放。乃仍附輪至煙台。而居於數日前。亦已蒙赦出獄矣。劫後重逢。其樂可知。惟居經此一變。後從燕樓之請。以不問世事爲計云。

劫盜

鍾傳

古今義俠奇觀 劫盜

江西鍾傳。豫章人。少倜儻。以勇聞於鄉里。不事農業。恆好射獵。熊鹿野獸。遇之者無不獲焉。一日。有親屬酒食相會。傳素能飲。是日大醉。惟一小僕侍行。比暮方歸。去家二三里。溪谷深邃。有虎黑文青質。額毛圓白。眈眈然自林中而出。百步之外。顧望前來。僕夫見而股慄。謂傳曰。速登大樹以逃生命。傳時酒力方盛。膽氣彌奮。卽以僕人所持白梃。出立而拒之。虎卽直搏。傳亦左右跳躍。揮杖擊之。虎又俯伏。而傳亦蹲踞。復相擊攖。如此者數四。虎之前足搭傳之肩。傳卽以兩手抱虎之項。良久。虎之勢無以用其爪牙。傳之勇無以用其心計。兩相擊據。而僕夫但號呼於其側。其家人怪日晏未歸。仗劍而迎之。及相見。卽揮刃前斫虎腰。傳乃免焉。數歲後。江南擾亂。羣盜四起。傳以鬪虎之名。爲衆所服。推爲酋長。竟登戎帥之任。節制鍾陵。鎮撫一方。澄清六郡。唐僖昭之代。名振江西。官至中書令。

荇中老人

明萬歷中。有官於浙者。貪虐自縱。命其子捆載而歸。選勇士數人。督役夫而行。至荇中。見一翁策蹇至。相與談。甚洽。抵暮。過長林。翁忽曰。公子裝歸之物。皆非理所得。曷不假我以爲娛老之具。公子怒。諸勇士厲聲叱之。翁加鞭而前。行約半里許。飛一彈。中一勇士之指。諸勇士皆持兵欲與角。又數彈。徧中其指。復躍至。謂役夫曰。隨我行。則生。諸勇士悉投兵而拜。公子

乃揮役夫去。悵然自失。反走訴於其父。乃令人廣捕。踰月無所獲。公子訪求技勇。偕遊西湖。見此翁行堤上。兩少年從之。公子命從者突出擒之。翁大笑。一少年略舉手。而仆者三人。餘人遂不敢動。翁謂公子曰。姑至我舟中。小酌可乎。則畫舫泊於九溪。揖公子及羣從登焉。酒肴之陳。非人世所易有。所言者皆述生平賑貧卹困。鋤抑強暴之事。公子欲啓口。輒獻巨觥。酒酣。翁掀髯曰。爲我達尊公。無相覓也。呼童設筆硯。疾掃數行。攜公子手登岸。共覽十八澗之勝。坐石上聽瀑聲。笑謂公子。宜勉爲賢人。幹父之蠱。我欲將此水滌爾塵襟也。出一緘與別。謂一二日間。消息可到。勿以微物。瑣瑣長者爲。公子歸語其父。開緘視之。則歷數其罪狀也。翌日。父子晨起。所臥之枕。截而爲兩。旁有白絹大書曰。官改前非。子改父惡。以枕代爾。尙其戒之。自此召還捕者。竦然自戢。父子俱得令名。

附舟人

微有布商。密以千金分貯布捆中。載歸。路遇一人。求附舟。其人狀貌雄偉。旣登舟。與語甚款洽。越二宿。將別去。岸上有擔囊者。招呼之。云其友也。其人邀商與友共飲村店中。飲畢。其友擔囊先行。其人引商至野外。密語云。吾有急需。君布捆中物。暫借一用。某月某日。當造宅奉還。必不相負。幸勿聲揚。否則將不利於君。言訖。長揖而去。其行如飛。頃刻不見。商大駭。急還。

舟布皆捆束如故。初無移動。心甚疑之。途次不便啓視。及抵家。視之。空空如矣。乃大歎異。至某日。門庭寂然。意其所約。乃誑語耳。三日後。其人與友擔囊而至。曰。償債者來矣。出囊中金。除前數外。按月加息五分。又另出銀一封云。因吾友遲來。爽約三日。更當加一月之利。商遂巡問曰。君固俠士。前日有何急用。而假吾金。其人曰。吾有至親。犯事在官。急欲行財買命。而倉卒無辦。故暫假於君耳。商問布捆不動。銀何從取去。其人笑曰。吾自有取法。何必見問。乃索酒共飲。且云。吾輩何處不可取物。但恐貽累於人。故不爲也。飲至暮夜。友云。可去矣。二人步出中庭。一躍登屋。屋瓦無聲。人已不知去向。

王克章

清康熙間。有大盜王克章者。剽迅有神力。往來荆楚萬山中。抄劫行客。商旅仕宦。咸惴惴於老王之至。顧其徒衆絕夥。縱橫出伏。無定所。故官府亦無從防範之。克章有膽略。善口辯。其行劫也。有三不取。一不取辛苦財。二不取獨身客。三不取婦孺。故其所劫。秦半皆貪婪不法者流。且取亦不盡。必略餘財物。俾得爲生。克章復不忌人。常至民家。與流連終日。終不加害。人莫不識之。亦不能得其蹤迹云。如是者有年矣。忽一日。有大府過。囊銀纍纍。輜重十數車。綿延不絕。耳克章名。特以精兵百人爲衛。某夜宿某站。人馬飢疲。飽餐就臥。比侵曉起。則守

視者皆迷不甦。行裝失其大半。大驚。知遇盜。偵騎四出。並嚴飭地方官。務獲賊賊。數日無所得。忽有人報近山某庵無故火燼。庵固荒廢。無人迹。一月前忽聞人聲。樵者往窺。則一老僧坐蒲團。諷經而已。某夜忽大火。鄉人爭集來觀。均竊竊爲老僧危。顧終不見其出。比燼撥。灰尋視亦無屍體。始驚異報官。以爲是僧必與劫案有連。因懸賞募能得僧者。不久僧忽來求見大府。自云老僧非行劫者。因弟子王克章怙惡不悛。特來伏之。老朽世外人。塵事都非所問。今克章已悔過。吾事全畢。從今且永不與世人相接矣。尊臧本民脂膏。現在某谷中。可往取也。言已而去。人亦莫敢留之。乃使人往某谷探視。則萬丈深潭下。隱隱似有物。終莫得取之。大府知無可爲。乃怏怏去。然自是克章遂寂然無聞。人亦寔假忘之矣。數十年後。黃蘗山某石洞中。忽來一衲。面目黧黑。默坐枯枝敗葉上。不言不食。人喧傳黑和尚神異。數日。聚而觀者無數。叩以姓名。不答。予以食。不食。兩眼下垂沉沉然。有惡少某度其可欺。折稻草揜其鼻。忽張目曰。母然。吾王克章也。今且去。言已復閉其目。則玉筍雙垂。已圓寂矣。旁有老者歎曰。是若耶。因言其事。並謂某大府遇盜時。吾方十餘耳。今吾已八十餘。王克章殆過百歲矣。因募捐。欲爲擇期而葬。明日往視。則屍身已不見。石壁上大書一去字。人以爲殆屍解云。

海霞

伊闕韓公子。父顯宦也。積貲且百萬。卒以貪婪爲御史所劾。罷歸氣結死。死時公子方弱冠也。公子年少慷慨。力行周濟。任郵之事。義聲聞於河洛間。一日客有踵門求見者。衣服褻袍。曳敝履。而神氣灑如。若不自介意者。異之。詢來意。以聞聲相思。告詢族望。曰。鉅鹿人。王姓。無名字。與之談。客博甚。口如懸河。古今中外事若無不知者。公子大驚異。推食解衣。留爲上客。居月餘。謂公子曰。吾初聞公名。以爲必有所爲也。今覩平日行爲。乃鄉里善人耳。吾將去矣。擬假十萬金壯行色。公子能不吝否。公子躊躇未應。客笑曰。行矣。吾戲言耳。遂去。公子不能挽。客出一摺扇。曰。蒙厚款。無以爲報。留此奉贈。他日君往河北時。如遇急難。持此可免也。客去後。公子視扇。則以湘妃竹爲之。面書陸桴亭新蒲綠詞。尾海霞自題扇半舊矣。不數日。偶檢篋。篋多空。大駭。所失者皆金玉貴品也。約計之。值十萬有奇。公子夫人念客言。頗疑之。然無以發也。報官緝捕。寂無影響。於是公子既多揮霍。家事不問。主計者與其僕從。悉竄緣吞蝕。不十年。家計殆盡。腴田甲第。盡質於人。賓客僮僕皆散。公子夫婦與子女數人。獨守老屋。一童子應門而已。公子有族叔。知保定府事。譜公子才。招入署。佐治公事。公子乃寄其妻子於家。而獨身往北。丁寧家人而別。公子夫人檢點行篋。得客所留扇。憶曩言。卽付公子持之。公子在保定經年。叔待之良厚。已而叔沒於官。一子方幼。外惟夫人與少妾。公子乃襄理家。

事扶輓以歸。過衛輝。宿逆旅。夕盜大至。公子本無長物。而叔之宦囊則盡沒矣。幸不傷人。衆人驚定。相顧歎息。莫能爲計。明午盜忽盡送其物以還。且謝誤犯。公子驚異。不知所以。然不敢不受。又明日更扶輓而南。過太行山下。忽一騎騁而前。挽公子臂曰。識故人否。公子審視。曩客也。因叙契闊。客邀至山寨。一叙。公子以扶輓辭。客出簫築吹之。四山出人馬數百。衆人皆震恐失次。客一揮人皆趨前。擁棺柩及公子一行人登山。公子入盜窟十日。供饋良厚。其叔母等心終懼。公子力求歸。客使一騎送下山。所過皆安靜無驚恐。抵家不十日。有送書來者。發之。皆契券也。蓋前所售出。客多爲贖歸。未附一紙。則昔時所取珍品。一一標其價值。以核贖歸之產。爲價適相當焉。自是復爲富人。而周濟任郵之事。則行之尤力矣。

深山中偉男子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齎金數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扃鑰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以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踪跡。願以妻子爲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若干。叟曰。我稍知踪跡。可覓露車乘我。君第隨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煙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

村。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可肩摩。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問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警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一大宅。如王公之居。歷階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入。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髀。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詢來意。具對。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卽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好將息。卽有人引至一院。扁門而去。餽之食。極豐腴。是夜。月明如晝。啟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纍纍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徬徨達曉。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子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恟恍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妄。出書呈之。中丞啟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吏歸舍。釋妻子。豁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截三寸。寧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

盜得盜物

有盜夜入某令家。露刃謂之曰。吾與若均盜也。以盜得盜物。不得謂之盜。吾之盜。得財而已。

不必殺人。若之盜。常殺人。以得財。與吾孰賢耶。夫盜之罪必死。吾知之。而乃冒死爲之。徒以貧故。不得已出此計。所歷若干家。所犯若干案。較若所爲。曾未及半。而徒獲盜名。甚無謂也。然吾儕之爲盜。皆由若苛斂剝削。窮極不能存活。故不遠千里而來。獨取若財。而今而後。歸里買田。恂恂爲善人。猶勝若之終身爲盜也。肱其篋取千金而去。某令大懼。不敢泄其事。後鄉里有傳播其事者。云此江南某縣事。在嘉慶初年。或曰是盜也。其豪俠之流亞歟。

王二

劇盜王二。來往山東河南間。其盜也不結伴。不殺人。不劫人於旅店。亦不破人家室。其行劫也。常於路上攫人之所有。亦無定處。行盜十餘年。官吏莫能獲焉。淮人李武。本農家子。年少多力。後從某僧習拳術。遂以勇武聞。因更名爲武。斯時江淮間多盜。經商者每邀武與俱。則羣盜屏息。武遂以護商爲業。十餘年未嘗一挫折。商人某。運資往直隸。邀武偕往。雖數遇盜。武揮之以肱。殊不當意。從此遂執護商業於津京間焉。所獲殊豐。意頗自得。一日受某商人託。獨挾黃金數百兩。由京至豫。行四五日。一日傍午。行至山坡。忽有一人拱手向武言曰。請留下黃金然後行。不然前途頗險也。李笑曰。君豈不知李武乎。豈畏盜哉。其人曰。若然則不能怪我矣。遂以手擊武。武方抵禦。左足遽加武之腹。武仆於一丈外。其人挈金而走。瞬息卽

渺。武自念失金折名。日圖報復。但不知此人爲誰。後悉心訪問。知爲王二。問之同業者。皆云此人尙可犯耶。遂嗒然自喪。無顏復執舊業。回淮而家居焉。數年後。囊橐漸罄。無以爲生。江淮間商人。常具簡相邀。更請護行。武自念江淮熟地。當無有王二其人者。於是復理舊業。某日護商自鎮至漢。受酬金百兩。獨步歸淮。行至潯陽。江村頗覺寂寞。又行一日。抵一村。落茅屋數家。隱約山凹間。武固常往來於此。毫不介意。傍晚寓一店。解銀沽酒。意頗自豪。店主惜謂曰。白銀無使人見。盜可畏也。李笑曰。李某往來江淮數十年。爾豈不知耶。店主曰。君三年不行此地矣。近來一盜。非他盜可比。君焉得不畏。李曰。盜何名。店主曰。王二。李曰。王二耶。遂不言。歸房自睡。黎明起行。未十餘里。遙見前面山崗立一人。恍惚王二。遂折而斜走。王二自後追之。約二十餘里。山角露一佛寺。李急叩寺門投止。倉皇匿一鐵佛後。少頃。王二亦投焉。王入寺。見寺門自閉。有數千斤鐵板自上垂下。正阻寺門。心頗疑之。用力猛舉。而鐵板不動。若另有機械以司之者。周視四壁。皆以巨石爲之。甚堅而滑。約高三丈餘。寺空無人。神龕上坐一鐵佛。身長二丈。頭大如箕。王知非善處。大呼曰。匿者速出。我與爾俱陷死地。不復却爾矣。武從佛後出。王二曰。爾非某年在某地被我仆倒者耶。武曰。然。王二曰。君亦未必絕無用者。我二人協力。或可出此危險。周巡三四。終覺無計可施。時日正午。射鐵佛上。見鐵佛左右

兩臂。若有階級可登。武拾級而上。以手按佛。而頭忽動。武謂王曰。在此矣。去佛頭。中空如洞。下極寬暢。若房若廳。而羅列焉。武與王由佛頭步鐵梯穿佛腹而下。一僧臥於胡牀上。見李武王二。卽起立曰。二君何來。王曰。正來尋君耳。僧曰。甚善。遂以一拳虛映王二之面。王閃過。迎之以刀。僧一躍立於數丈之外。笑曰。君豈不能白戰乎。王亦笑。擲刀而立。僧驟來如疾鷹。以手抉王之眼。王低頭以手加僧之腰。武復自左側加以足。僧立不穩。遂仆矣。僧仆地大嘯。遙聞人聲嘈雜。武急以刀抉僧之首。俄頃諸僧羣集。約十餘人。長鎗短刀而來。王李盡力禦之。殺其六七。餘皆屈服焉。王李閱視各處。婦女甚多。財帛亦頗巨。蓋此僧本一猾盜也。遂散其婦女與其屈服者。各給與財帛之半。王與李平分其半。二人自經此次危險。深相結納。且改本業爲商云。

李勇

李勇者。年五十許。力大無比。本綠林豪者。獨具隻眼。知此中不可終老。遂洗手不爲。嘗語鄉人曰。縱橫江湖三十年。未嘗逢敵手也。有某縣令新蒞任。得賄右富翁。沒鄉人之田。田鄰富翁宅。遂據爲己有。鄉人訟不能勝。自怨自艾。更恨令不已。而無如之何。事聞於勇。憤然曰。何物暴令敢爾。卽拂袖起。行百里許。日初落。時適令因事外出。隨者甚衆。抵所詣處。住轎。轎忽

空縣令已杳如黃鶴。衆大驚。輿夫更疑訝不已。蓋中途固未嘗有變也。不得已。且以空輿歸。至署啟輿。令忽在。衆又大驚。問令以故。不答。但作驚悸狀。竟入署。取前富翁奪田案。提富翁至。令歸其田於鄉人。出所受賄充公。並重責富翁。翌日。李勇欣欣然還。人有以令事問者。但微笑不言。然人咸知鄉人之寃。非李勇莫白也。

白蘭花

淮上周海門。豪爽士也。不詳所自。以隻身商於淮。不十年致素封。坐中食客常千人。士之踵其門者。雖一技一能。必溫顏接之。延之上座而厚款焉。倚山建客邸數百。編號爲之。客之來者。以次就宿。如歸其家。又善於縱橫捭闔。貴戚權要。皆通賂遺。地方長官有疑難事。能爲解決。復殷於任。鄰里鄰有急難。周濟無不應者。以故上下皆稱服之。當專制之世。而豪侈自若。清嘉慶中。葉漕督某素剛。鯁惡而劾之。三疏不動。一日。漕督忽自至其家。置酒飲宴。歡若兄弟。一時大以爲怪。久乃度其奧援之有自也。賞春日。飲客花下。與客縱論古代。旁至近今豪傑。因及劍俠。海門拊案曰。吾聞劍俠之術。亦非所難。而環顧當世。乃寥落如曙後星。何也。諸君閱歷海宇。亦曾有此遇否。座有少年。新自南中來者。起而對曰。有之。且嘗見一面。蓋某人在縲絏中也。海門亟問何人。客曰。其人不知姓名。或謂爲鬱林州人。其入人家。無冬無夏。臨

去留白蘭花一枝。不知其所自得。世所稱白蘭花者也。衆請畢其說。客曰。白蘭花無居止無蹤跡。人往往無意遇之。卽求之則又不可得。庚午之歲。東江大水。漂蕩以萬計。請於官。官不肯賑。某董事者。倡募義捐。而應者寥寥。董事夜寐。置捐冊於案。明旦失所在。而瓶中插白蘭花一大驚。越三日。有人持捐冊來。且促董事往任散賑之事。董事素識其人。問所從來。曰。途中有人以此給我。囑來相邀。且云待於河干。董事視其簿。則平日所號爲老慳者。皆樂輸千百。最後則不肯認賑之某官。亦居然捐白金八千。且蓋有縣印也。於是趨而前。至於河千萬鍾之粟。千鎰之金。已立具。萬衆歡呼。聲如雷動。事後追問。莫知其由。以意度之。其爲強迫可知。自是白蘭花之名大噪。巨室豪右。中夜常無故自驚。以爲至也。跡之無朕兆。某將軍以海寇發。率師船巡海。一夕。舟泊虎門。卽座艦宴客。妓女數十人。左右擁抱。將軍宴罷。留妓侍寢。月明之下。旗旆飄揚。戰艦一字雁列。此未來之韓蘄王梁夫人。乃高臥於中軍帳內。樂可知也。無何。將軍早起。則白蘭花儼然案上。大駭。久之無異。疑而遍檢舟中。皆無形影。已而用印。印字已磨漶不可見。而別刻篆文粉侯二字。將軍之幕賓識之。以告將軍。大怒。然祇得闕之。而潛召工更摹刻焉。又某星使過境。其髮辮亦無故自落。而得白蘭花枕畔。星使怒且懼。以讓制軍。制軍不得已。則以他盜爲白蘭花也者。縛於市。將殺之。以解於星使。未行刑。忽一偉

丈夫趨而前曰。我真白蘭花也。妄殺何爲。衆執之以見制軍。是時一城之人。聞真白蘭花之被獲也。爭先覩爲快。所經之地。市肆街巷屋瓦梁棟上皆人也。當時某因得一面。惜相去過遠。未能明晰耳。制軍問之。大笑不諱。患其遁也。帛裹其周身數十層。而繞以鐵絲。寄獄一夜。明日命行刑。行刑之日。觀者尤衆。囚忽呼曰。我非白蘭花也。冤哉。奈何殺我。官曰。若昨日固自以爲眞者。何今日之假耶。豈畏死乃爾耶。囚曰。冤哉。我獄卒也。昨日白蘭花入獄。我謹視之。天將明。倦而假寐。及醒則在刑場中。是誠冤哉。官使人視之。果獄卒也。因釋之。自某制軍督粵。摧抑豪右。善撫其民。而海寇亦息。一夕。各大小官署悉得白蘭花辭別啟云。僕之所爲。制軍皆能代爲之。粵無須僕。今去矣。嗣是不復見。於今蓋十三年。頌之者蓋以爲仙去也。海門掀髯曰。渠肉身豈有仙理。會當在人間耳。酒闌客散。少年獨請間。海門延入內室。岸幘迎笑曰。君真好眼力哉。客曰。僕頃自羅浮來。有某和尚囑爲寄書足下。云今爲東南一有名人物。竭來徧歷江南。無所遇。至此地固疑是君。今果然矣。海門閱書竟。默無一言。越三日。大宴賓客。召家中司會計者。盡稽覈所有產業。及一切盈虛虧長之數。延少年上座。納管鑰簿籍。曰。吾師召我矣。吾將往從之。於白雲深處。所有財產。請君暫主之。十年後。或當見還耳。召諸婢僕羅拜於庭。指少年曰。此汝新主也。其善事之。海門本無妻子。惟一十四歲女。至是父女

各跨一白驃。從容徑去。座客起送之。而驟行甚疾。竟望塵莫及。少年者北海蘇超也。亦不羈士。家無父母兄弟。好遊獵馳騁。至是遂居之不疑。其豪亦如海門。越十年而河決於豫。民多死。帑金不繼。蘇慨然曰。周君所謂當還者。其是在是乎。悉數其產。尙得七十萬金。盡以佐大工。合龍之日。蘇邀賓客置酒堤上。欣然舉杯曰。吾今可以報周君矣。忽外來一客。敝衣布襪。而神色灑如。徑據上座。衆異之。與語亦不甚酬應。酒酣。上座客攜蘇手至堤畔散步。衆不爲意。俄聞人呼曰。蘇君投河矣。衆聞聲出視。則蘇與客方微步凌波。時北風迅厲。河流絕急。兩人聯袂徐行。絕無沾濡。洵異人哉。

張青

北道之上。昔年馬寇最夥。尤以魯豫境爲更甚。有趙某者。爲上邑縉紳。頗饒於資。然慷慨好義。非鄉愚守財者比。會趙女子歸。有日。趙攜資晉省。備辦粧奩。中途遇一闊面大漢。負小行囊一。趙行則行。趙止則止。初見之下。深爲詫異。旣思此種行爲。必係路道上朋友。少川資耳。於是趙每於飲食間。輒邀與俱。而某爽快豪放。亦未嘗稍辭。逮將抵周口鎮。夜宿小店中。某向趙曰。沿途滙承厚遇。久已銘感無旣。某姓張。名青。綠林中也。公行囊中所帶之金。某已偵悉。所以不卽劫取者。感公之義。特不忍耳。雖然。明日到周鎮時。某有急需。非二百金不敷。

公能允吾償當不爽。趙畏張之強，不得不實言相告。並語以晉省原因。萬一有誤，殊難爲計。張云不妨。明日公可先行。某隨即至。諒此區區之歟。不致誤。公希公告我寓址。俾便尋覓。趙無法與之金。且告以寓廬。遂自往焉。抵汴之次日。客牕獨坐。正鬱鬱不自得。而張欵然至。笑顏向趙曰。別來無恙耶。曷戚戚爲。前日所約。幸不辱命。今請倍償之。望公晒納。趙初固辭。張固請之。始受。張又曰。我輩綠林中。人空手劫財。行固不義。然商旅之財。某等亦未嘗妄爲染指。至貪官污吏。剝削小民。充裕私囊。途中一遇某等。十九不免焉。某等此番所攜金。正某縣令貪囊中物耳。臨別贈趙袖劍一。囑云珍視。返時設遇不測。以此示之。可免。後趙歸。沿途皆賴有此焉。

李鬍子

觀城李鬍子者。綠林豪也。膂力過人。出沒青萊間。垂四十年。無人知者。一日。至登州。憇古寺中。聞殿後猜枚聲。迹之。見偉丈夫八人。席地飲。李識爲同道。與之拱手。八人者起而揖之。坐。各述其姓名居址。酒數行。上坐者曰。吾觀公亦行道者。今將何之。李曰。敬步後塵耳。曰。今臨淄某尙書嫁女。匱資豐腆。而尙書供職都中。第公子偕其妹歸。僕從無多也。公能助我一臂乎。曰。可。於是刻期抵臨淄。居數日。始悉其門徑。乘夜踰垣入。公子聞盜。啟戶出呼羣僕。爲一

盜所繫。將刺刃焉。李曰：吾利其物耳。何戕其人爲？乃釋之。女公子美姿色。羣盜欲淫之。李呼曰：我李鬻子縱橫四十年。所以得保首領者。惟不採花耳。諸公聽我言。請從此逝。否則血我刃。毋謂我無香火情也。羣盜畏其猛。一闕而散。詰旦訴之宰。遣捕出緝。半載無蹤。諸捕悉被重責。計無可施。乃給宰曰：某某者。邑之名捕也。今雖老。猶矍鑠。請召而遣之。其實二捕並無過人技。且衰朽已甚。退役久矣。宰召之。并與白金五十兩。限一箇月破案。二捕出乃謀曰：死期至矣。奈何？其一曰：不如逃之。遂攜銀去。行經觀城。一白髮老者攜壺酒獨酌柳樹下。二捕乞就席少憩。諾之。問其行止。二捕縷述尙書家被盜事。今奉命出緝。未可獲也。曰：可獲乎？曰：不可。然則二公何往也？曰：逃死耳。老者掀髯笑曰：盜非他。卽我是也。今旣相遇。曷敢以此累公。第我爲此事。雖家中人不知。幸勿聲張。驚吾鄰里。遂自述姓名。并延至其家。命子出拜曰：此吾老友。邀我作臨淄遊。詰日當束裝也。遂偕去。抵臨淄。宰大喜。卽報知尙書家。是時女公子已出閣。適歸母家。恍惚憶羣盜入室時保全其節者爲李鬻子。告知公子。公子亦憶被執時一長髯者呵止羣盜得免於死。急謁宰述其事。屬勿加刑。宰亦高其義。僅按名捕八人者。駢戮於市。而李得釋。公子感其保全之德。亦厚贈以歸焉。

崔老八

古今義俠奇觀 劫盜

崔老八。山左濰縣人。幼習拳術。及壯。精內家法。能以兩手握房簷。懸行空際。使短把刀。舞月下。第見白光。爛燦如流星。不見其身。方旋轉間。趁勢一振。已躍登峻垣矣。縱酒尙氣節。急人之急。雖傾囊無吝色。而家漸不支。遂去作樛上君子。往來齊魯燕趙間。凡綠林人物。無不知崔老八者。惟劫富濟貧。不爲己甚。而義俠之名大振。會以案多。捕之急。而公門中人。莫敢誰何。於是爲之備路費。使遠颺。一日。入陝界。行深林中。見石桌上。列碎石五六枚。心知其綠林記號也。乃取巨石置其中。以俟之。無何衆盜至。見石而驚。謂之曰。客何方人。當有驚人技。足長吾輩。請試之。不然。勿謂秦無人也。老八乃從容述其名。衆咸額手稱慶。願聽號令。且言城中某富室。欲嫁女。奩資豐厚。謀取之。老八曰。吾生平劫富濟貧。諸君所素知。然劫財不劫色。請與諸君約。資財器皿。任所取。勿污婦女。違之。勿謂崔老八劍不利也。遂相將入其家。諸盜大肆劫掠。老八獨無所取。惟握長刀。督其侶。衆皆取盈而退。及出。點人數。缺其一。老八怒曰。吾已與衆誓之。劫財不劫色。今缺一。非姦淫何作耶。乃飛躍入宅中。則盜方逼淫欲。嫁女於樓上。老八責之不服。遂殺之。謂女曰。吾山東崔老八也。殺人劫財。皆吾所爲。勿預他人事。語畢。仍回林中。擲首於地曰。不義人。吾已誅之。爲綠林除一敗類。亦大快事也。羣盜既懼其威。復憚其藝。莫敢如何。遂瓜分所得而散。老八在陝數年。仍返故里。會魯大飢。乃以所得錢。

施貧乏。人咸知其盜來物。莫敢取。遂引諸小兒與博。約每兒所得足供數日之食。則去之。另與他兒博。如此以爲常。而里中不耕而食者無數。比其死。鄉人厚葬之。越數年。有陝人來官齊魯間。詢老八所在。人以死對。乃至其鄉。詢諸父老。恤其孤。且爲立碑。述其一生義舉。以去。蓋此陝人者。卽該女之夫也。濰人至今稱之。

白飛鼠

白飛鼠。山東俠盜也。貌溫文如士人。兩臂能舉千鈞。又擅飛行術。來去無踪。顧白雖爲盜。能知大義。民間物不盜也。所盜者。貪墨之吏。與爲富不仁之徒。世俗因是俠焉。歷城有王某者。父官於京。恃勢陵轢鄉人。鄉人側目。會有秀才張某。自友人家醉歸。中途王怒馬驟至。不及避。被擠於水。死焉。衆目固彰彰也。張家具控於縣。王至對簿。絕無懼色。蓋關節已先通矣。縣官判張洪醉墮水。與王無涉。訟遂不得直。張有女孝。痛父冤之莫伸也。夜懷血書。縊於縣堂。次日民間大譁。縣官不得已。乃飭役往捕王。而王已先遁。荏苒數月。案將以不了了之。民間復譁。連名具詞。控於上吏。不准。而轉下具詞者於獄。民情憤激。無如之何。一夕。上吏方與姬人飲。忽一人自窗外飛入。上吏驚欲呼。其人以刃置其頸。曰。聲便殺却。上吏戰慄曰。壯士何爲。欲金錢耶。願罄所有以獻。其人曰。汚官。汝聽之。夫爲民上者。當以民命爲重。莫謂民之命

懸於吾手。生殺由吾。不準情理也。張秀才一案。罪魁明明爲王某。縣官受賄枉法。因而喪無辜張女之命。衆人憤而控諸汝。汝乃官官相護。不准其控。而反下具詞者於獄。汝縱不恤人言。獨不畏綠林中有白飛鼠其人耶。上吏聞言。面色灰敗。長蹠而言曰。壯士之言當也。明日當逮王某。斬以殉。白笑曰。王某早在吾刀頭了却。不勞汝逮矣。明日汝釋獄衆。去縣官足矣。上吏唯唯。一轉瞬而白已逝。上吏不敢聲。明日釋獄衆。劾縣官。一如白言。

馬翁

濟寧州屬有馬翁者。年少不得志。曾混跡綠林中。後乃改行。教子讀書。子且貴矣。翁福壽兼備。里中人皆謂天之報施不可知。一日。請卮問科名。並問及馬翁之子。何以顯貴。卮大書窗。前白蠟籠裏紅裙八字。皆不解其故。有黠者逕述卮語以問翁。翁固藹然長者。微哂曰。此非人所知。我實告汝。汝勿笑也。我少年流落四方。爲羣盜裹脅同行。偶至一家。有婦人哭甚哀。我隔窗問之。婦大驚。我曰。我來問汝疾苦。無他意。婦曰。吾夫爲富豪家佃戶。積欠若干金。無力繳償。今欲以妾身抵欠。緩追。以是哭耳。我乃就羣盜所存贓內。提銀若干。置其窗外。呼而與之。彼亦終不知銀所自來也。又鄉里有巨室爲富不仁者。羣盜直入其室。僕婦皆遁去。幃中有一弱女子。裸體不得出。盜曰。俟搜贓畢。再搜而取之可耳。時羣盜方搜括衣物。我乘

間以被蒙此女。令伏於雞籠下。自執火立其上。指揮羣盜。席捲衣物。移時有盜問女所在。我曰。早逃去矣。俟羣盜全出。我乃逸。女幸而免。此語殆指是歟。觀此。則何人不可爲善。亦何地不可爲善乎。

三少年

衡陽夏朝衡。幼有至性。以貧行賈漢中。歸遇客舟之被寇掠者。男女方跣踣號哭。心憐之。出百金資其行。同舟三少年異所爲。問姓名。致禮焉。夜半羣盜遮舟索朝衡曰。劫客舟者。我曹也。汝舟有巨商。能予人百金。餘金宜盡納於我。朝衡懼。三少年起。各揮以杖。盜懼服乞命去。朝衡喜。謝三人。且請姓名。則笑不答。至鄖陽。三少年辭去。朝衡謝以金。復笑不取。曰。我輩亦盜也。敬公義。故改而護公。不顧而去。其夜復來。謂朝衡曰。吾輩劫人多矣。見公所爲。自恥其盜。故不敢告姓名。今願從公歸。而前所獲資盡不義。不宜仍以自污。公能假我一室乎。朝衡喜諾。三少年從至衡陽。以力作自食。數年。各娶婦生子。後始知此三少年者。一姓王。二皆姓劉。

陳大

陳大山。左滋陽人。多力善鬪。嫉惡如讎。少時爲人負米入市。遇衆人圍而譁。陳問之。知爲人

家姑虐養媳而死者。陳大憤。釋肩。上米袋。壓其姑斃之。因亡命走河南淇輝間。爲人傭。淇輝固多盜。許某者。輝之富家也。謠傳盜將劫之。許懼。議防禦。或有知陳大者。謂許曰。盍往求大。許訪之。適遇大荷鋤自田間回。許揖之。問禦盜計。大笑曰。傭工朝夕耕作。以求一飽。安知此。雖然。禦盜亦易事。汝散家財。盜自不來矣。何禦爲也。君見盜劫我窮漢乎。許喪氣歸。雇武夫十餘人。邏守之一夕。月明如晝。萬籟皆息。忽屋瓦上有嘯聲如鴉。一偉男子躍下。衆呼盜至。盜曰。陳大不來。安畏汝鼠輩耶。伸手握一人喉。而提之。如提鷄鴨然。其人悶死。餘皆竄。盜盡劫許家所有而去。許聞盜言。知盜實畏大明日復求大爲追盜。大曰。易事耳。然追得之財物。當悉以濟貧乏。許從之。夜半盜果送所劫財物還。曰。從陳大命也。交畢。一嘯而去。許畏大。不敢不如其言。悉散其財以濟貧民。賴以活者無數。再往訪大。已不知所往。當日武夫中有識大者。曰。大亦盜也。

蒼髯叟

秦商某。遇盜於少華。盡驅其駝馬資裝以去。某單騎竄山中。久之。日暮。峯迴路轉。迷不得出。聞隔澗犬聲。乃大呼。俄叢樹中有人應曰。左轉。乃左轉。得石梁。渡之。忽見麥畦縱橫。似已闢治者。循陌行。得一村。或問所從來。以遇盜告。有蒼髯叟招至一室。飛囊畫棟。大家也。命就西

廂宿。餉以酒食。夜不成寐。更闌。聞門外馬聲。亟伏門隙窺之。見騎馬者可百人。魚貫而入。擁資物可數十車。皆下馬。一一登堂。堂燒巨燭如椽。蒼髯叟振衣高坐。騎者進謁。訖。一一慰問。語隱約斷續不可辨。久之。騎者羣出。蒼髯叟點首送之。止一人令住。其人頓倉皇失措。蒼髯叟叱曰。吾令若出。以驅除貪官污吏。而奪小民生計。何爲耶。其人藩伏不敢聲。立命杖之。杖訖。命出尋更牽一人至。神氣索然。詰責尤厲。囚但叩頭稱犯官死罪。亦命鞭之數十。鞭訖。復遣去。而堂中燭光一時並黯。次晨。蒼髯叟手一物授商曰。持此無失。東去。又左折行叢中十數里。卽至官道。向南一逆旅中。有四十許人。胖而微鬚。可以此授之。當得償所失也。商夜窺所爲。知叟非常人。卽受之。如言。至一逆旅。果得其人。授以物。解視之。印信也。其人自陳爲華州知州。因事入省。昨爲盜劫。輿馬盡喪。僕從亦死。盜取印去。而以物置逆旅中。送我至此。令守之。以待君來商視之。所失貨也。並駝馬亦在後廡。纖毫無失。

刀俠還餉

道光時。粵有解餉委員過揚州。忽大雨。見山上一人來。沾濡徧體。欲附船行。云對渡卽至矣。船戶不可。委員以其言切許之。轉至對岸。給舟貲登岸去。比至揚州。則舟餉三萬餘金均失矣。大驚。責船戶欲送之官。船戶力辨非是。忽茶店中一少年笑曰。此事豈船戶所辦。急問何

人少年曰。汝輩中途有所遇否。船戶急曰。吾固言附船者不可信。而官固欲聽之。必此人也。委員至此亦悔之。因言狀。少年曰。殆卽此委員。問能爲我求否。少年曰。不能。問其所居。少年良久始告曰。從彼岸處。卽登一山。凡南行幾里。東行幾里。有小屋。門懸一燈。可夜往。至五更。卽有一人出。向西行。汝可伏東。候其返。速跪求之。彼或哀汝。能返汝。彼若問何人。慎勿言也。委員如其言。至五更。果有一人持雞出。西行者有所禱。且殺雞瀝其血。委員遽跪。其前此人笑曰。汝來得母爲失銀耶。曰。然。吾身家性命在此矣。願哀我。曰。已還汝矣。蓋歸視之。然何人告汝。委員怖。因言其狀。歸船戶笑迎曰。銀得矣。滿船皆此物也。視之果然。至揚。則少年迎於岸。委員具以所遇告之。少年曰。亦言我否。委員曰。不敢隱。已告之矣。少年曰。固知汝不敢隱。彼何言曰。有與君一信。少年曰。速固執之。勿開視。急持其信。誦咒良久。開之。則白鐵刀。蓋刀俠也。

粉面獅

巴東巫峽。形勢險峻。道途崎嶇。凡由武漢入蜀。而就捷徑者。必經是峽。其隘處迂迴曲折。僅容身耳。峽中間有小肆。盜縱橫。或設黑店以陷遠客。大盜粉面獅。獨以大俠稱。粉面獅者。蜀人也。富膂力。能舉千金。而平居則柔婉嬌好。宛如弱女子。故得是名。獅雖爲盜。而劫富濟貧。

扶善鋤惡。生平未妄殺一人。一日。獅出遊。途遇一車。車簾四起。中坐一書生及其僕。視其車夫盜也。因趨而前。願附車行。車夫嚴拒之。哀於生。生許之。車夫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安能必其無惡意耶。生曰。余知之。獅聞言。一躍入車。與生爲禮。遂問行蹤。生告以父宰江南。今遣余回籍就婚也。由是抵掌縱談。漸至同食同寢。車行五日。獅密語生曰。車夫皆巴東劫賊。今當不利於公。再過二站。地關而狹。將施其謀矣。生大怖。獅曰。有余在。二三孺子。直螳臂當車耳。不足介懷也。生雖壯其言。然以其瘦弱如少女。未遽信。行三站。已薄暮。獅語生曰。今晚當下毒手。設有變。請安眠。勿作聲也。生唯唯。夜半。獅聞車夫私語。因假寐俟之。少選。一車夫提刀入。後從二人。至生宿處。方欲舉刃。獅躍起。取寢枕擲之。先入者撲地而倒。後至者亦爲餘勢所蹶。獅乃揚聲曰。鼠輩聞粉面獅之名乎。敢以非禮向乃公。三人已憊不能起。泣而言曰。素聞長者威名。今覲面不識泰山。余輩盲矣。幸長者之貸其一死也。獅怒斥曰。去去去。姑留爾曹命。可星夜奔赴前站。爲公子買酒壓驚也。時生已起。向獅謝曰。義士真神人哉。再生之德。何以爲報。獅笑曰。大丈夫見義而爲。寧望報乎。至前站。獅出金爲生置酒壓驚。酒次。獅召車夫語曰。爲我送公子歸里。取得平安信來報我。若有意慢者。公子不給汝書。爾曹生死。懸余掌中也。車夫諾諾而退。獅又顧生曰。前途當可無虞。余事冗不遠送。後會有期也。言畢。一

躍而出。

曾二陽遇盜

潯水曾三陽。少任俠。喜爲人排難解紛。一日赴成都鄉試。道逢五六壯漢。圍一少年。嘗曰。此項銀不償。肯輕易聽汝去耶。咸拔刀欲鬪。少年但笑而已。曾問所逋幾何。曰。五十兩。曾曰。此易事。吾爲代償可也。卽解囊與五十金。少年喜曰。君邂逅能爲我償金。信俠士也。他日相會。當報君耳。拱手遽去。曾亦置之。逾年復往成都。經故道。有盜六七人。掠其行囊而去。與夫走散。徬徨道左。適前少年策騎而來。問所以。曾具告之。少年曰。去未遠乎。曰。未遠。曰。吾爲若取之。卽拔劍縱騎。曾亦徒步相從。前進里許。入一山僻。見行李具在。而六七人已相枕藉死巖下。少年從林中出曰。幸不辱命。速將行李去。吾當護汝行百里也。晚投逆旅。曾問姓名。且曰。君何前怯而後勇耶。少年笑不答。翌日將別去。謂曾曰。實告君。吾亦盜也。少本良家子。以愛習拳擊。逃塾而去。沒入盜中十餘年。向索逋者。卽盜夥也。以吾棄之去。故途次相仇耳。吾非不能殺彼。願自傷其類。義不爲也。前荷償金。今亦足相報矣。拱手策騎而去。

鐵臂張三

張三。蜀人。綠林中俠盜也。人以其膂力過人。兩臂堅硬如鐵。遂呼之爲鐵臂張三。性慷慨。任

俠可風。所盜皆貪官污吏惡霸強徒一流人。遇貧無立錐者。輒傾囊助之。毫無吝色。以是里人感德之。有王某者。生有一女。貌嬌豔絕倫。工針黹。待字閨中。邑中執袴子李某。覩而垂涎。欲納爲側室。挽人至王處說項。言聘金唯命。王突聞此事。大驚。商於女。女聞是語。涕泣再四。寧死決不願從。王無如之何。乃亦堅拒不允。詎李某惱羞成怒。竟與家人議。欲於某日強搶之歸。逼迫成婚。事機不密。爲王某所知。驚駭萬狀。束手無策。忽思及鐵臂張三。彼固盜其名。而俠其實者。曷不相求於彼。或可有濟。遂往哀之。張三憤然曰。惡徒敢橫行若是乎。里中有我在。斷不能容若輩猖獗也。言次。齒格格作聲。繼而又曰。今汝且歸。余自有法以處之。王某叩頭稱謝去。不數日。里中喧傳李某無故受刃而死。蓋卽張三所刺也。先是張三自王某去後。於第二夜。身懷利刃。逕赴李處。數其罪而手刃之。遂飄然而遁。迨家人聞聲趕至。已杳如黃鶴。雖報警緝拿。卒不可得。

陳尙僕

陳尙僕。興寧人。盜魁也。疎財尚義。人皆呼爲陳尙僕。黨羽衆。號令能及閩贛。粵中巨盜及偷兒。幾盡出其門下。他處暴客入境。必先關白。而所有盜竊等事。陳必先知。然所劫者多豪富不仁。貧家或被竊。投訴於陳。卽於原處得所失物。不少銖黍。以故人咸敬憚之。其叔某不善

其所爲。一日叔耕牛被竊。遍求不獲。不得已往語陳。陳領之。俄而室外爆竹聲大作。出視。見爆竹懸樹枝絕高處。下繫牛一。卽所失者。叔大駭。益憚而遠之。陳喜周恤貧困。及遠方流民。各省綠林中人往來者。必作東道。一日薄暮。有數客造門求宿。身魁偉。自言爲陝人。陳款留。飲宴。夜二鼓。客入房就寢。終席未言來意。陳疑之。潛加鍵焉。天甫明。而數十里外某鄉當舖。是夜三鼓被劫之報至。劫賊甚巨。舖主固與陳有素。馳函詣讓。陳知非己部下所爲。大駭。急啓鑰視數客。尙酣睡未醒。因促起用朝膳。席間舉杯向客曰。夜來禮多慢。幸毋以小故罪同道中人。鄙人適有一事奉告。然以事所或有。理所必無。故未敢耳。數客微笑。似已喻意。食竟辭出門。謂陳曰。感君厚意。樓上貯有微物。聊以奉報。陳返視樓上。則纍纍堆積者。卽劫賊也。細察樓頂。僅一角稍移故位。餘屋瓦均無損。頃刻之間。劫巨賊於數十里外。一塵不驚。數客之爲。蓋神乎其技矣。遂急告失主。悉數給還。

黃八子

黃八子者。太湖盜匪也。一日往劫富室。明火執仗者。一十八人。破門入內。挨房搜劫財帛。適事主有一女。年甫十五六。聞盜至。驚駭戰慄。蒙被不敢逸。盜魁豔其姿色。爲八子所覺。頓足曰。噫。行此不義事。必遭誅戮。我等爲汝誤矣。盜魁笑曰。毋相詬也。八子怒曰。汝不記吾黨規。

條乎。貪淫必敗。天道昭彰。吾將去之。遂出告諸盜辭別。欲挽留之。不聽。與之財帛。亦不受。脫然而去。至海昌。投縣自首。絲肆被竊案。此案實非八子所爲。蓋與劫富室同時。冒之以就輕也。羈禁日久。因無原贓。不能結時。有刑書某。以辦漕虧欠收禁。八子深與結納。問得若干錢。可仍回刑房。某以四百金告。八子曰。是不難。我爲先生完此事。某悅曰。果能如是。我必有以報。因此交益密。某家送飯食。恆與八子共之一日晚餐。食羊腿。八子甘之。問係自置乎。某曰。買諸市肆。八子曰。何處有。某曰。熟食鋪皆有之。八子驟欲飽啖。某曰。門已封矣。明日囑家人多備可也。八子不能俟。取錢出院。但聞鎖鑰脫落聲。禁子出視。只有刑具。而八子不知所在矣。某囑禁子勿張皇。此人去卽來。必無他慮也。未幾。仍鎖鑰而入。肩負羊腿。笑曰。尙不辱命。共切食之。某曰。君去來。何其神速。八子曰。我今與君交深。敢以實告。我因盜黨探花必敗。不願共之。故避重就輕。以認此案。惟原贓難得。求先生出後。可託事主不必深究。見贓卽領。我事畢矣。不然。脫禁而去。亦有何難。不肯爲者。避前事耳。況我日在禁中。夜則遊行自在。同監多人。皆不得知之。今已與先生言。明夜將往取財帛。以了先生事。因復潛出。伏巨室屋上。庫書某家。是日方得千金賄。八子俟夜深人靜。竊取而回。明日。以四百金交某完贖。釋放。而富室之子女。已羞忿自縊矣。事主上控都察奏參。奉旨嚴拿盜魁。十七人全獲。無一漏網者。供

及黃八子。行文到縣。刑書以八子是月日夜方在此行竊。絲肆豈能遠往三百里外爲盜乎。其爲仇攀可知。據情移覆。彼亦不加深究。並書達事主。求其以物之相似者。充原物認領。事主俯允。而八子之案遂決。照自首例減等。一時人士咸稱八子爲義盜云。

太湖漁人

太湖漁人姓胡。佚其名。辮髮甚大。故人以大辮稱之。生長太湖濱。以漁爲生。夫婦均善技擊。後棄本業作草莽生涯。竟成劇盜。惟憐恤窮困。專刦貪污。上官疾之。命捕役限日拿獲。而捕役中藝無出其右者。屢受譴責。無以應命。於是偵騎四出。誓死得之。而大辮忽不知所往。時捕役之左鄰有餅師者。日遣其徒售餅於市。某日歸。計錢則缺數餅之值。疑爲其徒所匿。鞭責之。迨後日日缺錢。日日受責。鞭扑聲。號哭聲。日達戶外。捕役聞之。覺有異。翌晨。伺道周。見徒頂盤於首。出城呼售。乃尾隨偵察。窮半日之力。了無所異。餅已將罄。徒循故道返。經荒寺。條忽見白光一閃。自古塔下墮至餅盤中。立即縮上塔去。歸數餅。又缺焉。次日。捕役暗伏塔旁以察之。則徒過而白光復下。如是者數日。捕役心大疑。集夥聚議。率膽壯藝精者於薄暮登塔。伏檐際俯首內探。見一偉丈夫席地坐。持餅而啖。身外無長物。察其形貌。儼然胡也。大辮已知窗外有人。即起立握刀以待。捕役輩知不能力取。越窗躍入。俯伏於地。泣訴官吏之

限迫。譴責之難受。故亡命來此。乞壯士見憐。語頗哀楚。動人。胡聆畢。慨然允。面官一行。乃隨役輩飛躍下。役復求練索見官。胡亦允之。偕至縣署。侃侃而談。無稍畏懼。供認劫案累累。不可數。官命下諸獄。嚴兵守之。卒正典刑。其妻謀劫獄不成。於胡伏法後。自刎而死。

潘虎

潘虎。字勇成。浙之錢塘人。性豪放。任俠尙義。早失怙恃。依於舅氏。舅氏甚強悍。以奴畜之。勇成歎曰。大丈夫豈終寄人籬下乎。恆欲潛出。以圖樹立。苦不得遂。一夕。舅氏外出赴宴。乃得私遁。夜色朦朧間。信步所之。約行里許。覓得一古剎。門牆多已頽廢。木偶亦剝蝕不全。姑入內稍憩。忽一偉丈夫岸然入。其人豐頤高額。眇一目。左頰有一大疵。目光閃閃然。不可逼視。髮則鬢鬢然繞其面。一若綠林之豪者。瞋目怒視曰。若何人斯。敢坐乃翁地。速起。否則莫怪無禮也。虎愕然。須臾始哀述遭家顛沛。惘惘出門。欲於此借宿一宵。明早當速行。乞壯士憐而許之。其人油然動容曰。觀子非池中物。何鬱鬱乃爾。實告子。我乃盜然。晚近貪官污吏。亦盜類也。彼所盜者。民脂民膏。我之盜則異是。擇貪官污吏而盜之。子既子然一身。無家可歸。盍從我盜。飽煖非所憂也。虎聞言心動。願師事之。遂從之游。縱橫秦魯間。人莫敢撻其鋒。未幾。其人患疫逝。盜夥乃推虎爲首領。整紀綱。禁擾旅客與貧民。專擇官僚之貪墨者。劫之部。

下爲之一振。一日。虎信步行郊外。瞥見一襁褓少年。仰天而泣。虎詰之。少年嗚咽曰。余姓宋。字漢卿。京兆人。父本爲副將軍。因驍勇見賞於上官。復爲仇人嫁禍。坐事棄於市。家遂中落。今業商。隨舅氏至浙。詎舅氏中途遭疫歿。飄零異地。以是悲耳。言訖。泣不可仰。虎憐之。予以百金。送之歸里。里有某富豪者。以納粟得官。睥睨一鄉。無惡不作。紳宦皆仰其鼻息。無如之何也。虎聞。代抱不平。思有以處之。一夕。富豪方秉燭觀書。忽有聲如落葉。諦視之。一黑影從窗外撲入。手白刃。霜鋒凜然。犀利可畏。旋有人猝握富豪髮。以刃加其肩。曰。毋聲。聲則立殺爾。富豪汗下如雨。不敢聲。惟臨懇饒命。虎詰之曰。某案殺某氏子。是汝乎。某案姦某氏已字之女。是汝乎。受某甲之賄殺某乙。是汝乎。奪某氏良田百畝。是汝乎。奪某乙之妻。是汝乎。失某孀婦之節。是汝乎。汝以爲茫茫宇宙無人乎。本不屑殺汝。以汚我刃。今汝萬惡盈貫。無赦免之餘地矣。言次。白刃一揮。富豪之首已離頸而下。鮮血殷殷。飛濺滿地。虎從容出囊貯刃。縱身一躍。杳如黃鶴。不知所之。

江洋巨盜

餘姚楊生赴浙省。日暮風雪交加。泊舟於鳳凰山下。見岸上一人。儀容修偉。衣襦盡溼。偃偃無所之。楊見而異之。呼之登舟。及泊舟登岸。謂楊曰。君以我爲何如人也。我江洋巨盜。見君

舟載多金。思欲計取。隨君行已六七日。而君未之知也。蒙君推食解衣。誠義士。我不忍陷義士於窮途。今將別君遠去。此後凡江行風雨。遇有萍泊無依人。皆我輩也。君其早自察焉。庶不負今日臨別贈言之意也。君如不信。請歸視藏金。我悉陰誌之矣。言訖。一拱而去。楊惶遽歸舟。視其箱封鎖如故。及啓藏金。每封益以五銖錢各二。而封皮無損焉。楊自是逢人稱異。有知之者曰。此江湖暗算之術。如欲破之。惟銀封內益以錢米。或封外糊以官印。其術卽不能靈云。

盜悔殺人

徐子建。嘉善南門人。游醫爲業。嘗寓金陵。於市巷間稅一居。案置小瓶數十。牛溲馬勃。咸羅列其間。就醫者無定酬。視其貧富爲斷。貧者或不取值。鄰人咸識之。皆呼爲徐先生而不名。某日。有客揖而入。衣服都麗。辭甚謙恭。自言來自燕趙。願借片席地爲同寓。徐領之。詢所業。語殊含糊。視之。舍一篋外無他物。與之談。恂恂無忤。每午後。輒沽酒市脯。邀徐對酌。不事別事。忽忽數日。徐心異之。一夕。薄醉不勝。解履先寐。轉側榻上。未能入夢。隔帳視客。蹀躞未睡。久之。於篋中出黑色襦。脫袍易之。腰藏短刃。束縛既定。舉手闢窗。脆若拉朽。趨捷如飛。燕穿窗遽逝。寂無聲息。視窗已闔矣。徐故好奇。知其爲非常人。遂屏息以觀其後。冷風襲衾。孤燈

搖惑。四更向盡。客返卸黑褥。仍置篋中。拔鞘出刀。血痕徧染。猩紅欲滴。乃對刀俯泣。徐覩狀大驚。四肢戰慄。震屋簸箴。作響。客乃徐徐以紙拭血。收刀就睡。明日徐起。臨衢小立。忽行人盛傳。昨夜撫署被賊。失去珠貝無算。一愛姬且被殺。刻已下令閉城。搜賊蹤跡。如有藏匿不報者。罪無赦。徐聞言。疑客所爲。然不敢洩。視客若罔聞。既午。仍置酒羅肴。邀徐共飲。小酌移時。忽門外人聲鼎沸。檢查者排闥直入。徐惕惕不自安。面呈惶恐。隱窺客。轉容貌驟然。略無異色。幸查者與徐素稔。遂略檢而出。徐色稍定。客乃起曰。昨宵不慎。所作之事。盡爲先生所覩。然吾人肝膽。先生亦所洞見。頃查者已去。幸慶無事。今僕亦將告別。敢請偕至城外一行。以蔽厥事。徐不敢違。出東門里許。綠楊數十株。遙審如畫。旁有仆碑。長廣如桌面。客盡力撥碑。應手而舉。視其下。覆一匣。外飾金珊瑚。斐然動目。啓蓋視之。其中珍珠充牣。大均如椒。熠燿有光。炫人眼簾。客分半贈。徐驚辭曰。不將送我性命耶。客笑曰。君何膽小如鼷。實告君。僕生平鯁直。嫉官吏如仇。專以是扶濟貧困。彼不義之財。均搜吸小民而來。多取之亦不爲暴。徐不得已。受一而璧其九。問何故對刃垂涕。曰。僕雖赳赳武夫。黑夜爲業。然未嘗輕試人命。昨宵不偶。遇侍姬起溺。遂爲所見。懼其聲喊。無處遁影。故順手刃之。以免僨事。然事後思之。殊覺彼冤。以是悼耳。言已。拱手作別。并囑徐早去。弗久留此。徐歸寓。亦治裝返善。鸞珠得于

金遂不復理故業。稍稍權子母。稱小康焉。

一枝桃

一枝桃。不詳其姓氏。綠林之豪也。縱橫江浙間。無敢撻其鋒者。性伉爽。好任俠。身材瘦小。精飛行術。尤擅彈丸。能於百步外擊人。雖毫髮不稍爽。且可疊發十數丸。不稍間阻。名連珠彈。惟遇有貧寒之輩。則反周濟之。毫無吝色。嘗自語曰。劫富濟貧。乃吾儕之天職。若劫人財。浪費之。則非英雄之所爲。實土寇耳。時江浙一帶之官紳巨室。多畏之如虎。雖遭其盜。默然不出聲。恐其復來也。上虞有王某者。村中之惡徒。縣宰之戚也。仗勢凌人。無惡不作。一枝桃知之。拍案大怒曰。狂奴膽敢猖獗若是。余當有以懲之。遂束裝往。越垣入。盜其萬金。而留書於壁曰。盜金者。卽一枝桃也。照汝所作所爲。本當置汝死地。今日姑留汝命。冀汝悔悟。痛改前非。否則決不汝饒也。翌日。王見之。驚駭欲絕。自後遂斂跡。不敢若前之胡行矣。一枝桃將其所劫之金。散之於民。人咸德之。呼爲俠客。

石達開

粵寇石達開。初爲諸生。以財雄一方。慕游俠。好結納。顧不擇人。門下食客繁多。日與健兒數十輩。馳馬騎射。擊劍舞槊。以爲樂。距所居十餘里。有一山當孔道。劇盜某竊踞之。殺越人於

貨過客無幸免者。有閩商挾重貲出此。聞之。憂懼不知所出。夙耳達開名。因往謁。備陳所苦。乞庇護。達開許之。留閩商於家。將爲擇健者衛送度嶺。盜魁大怒。率其黨百餘人。登達開門。謀劫取之。達開聞盜至。卽開門延入。語之曰。壯士之所欲貨財耳。第念閩客挾貲離鄉。走萬里外。以謀什一之利。亦良苦。今壯士欲攘爲己有。彼喪其貲。胡以東歸。惟有蹈溝壑死耳。僕不忍。故敢爲緩頰。因問閩客所攜金幾何。曰五千。則自啓其篋。出五千金。陳諸几。謂曰。聊備不腆。敬以爲獻。代客請命。倘矜而宥之。僕不啻身受其賜也。盜與其黨相顧愕眙。太息曰。人言石先生重義輕財。豈不信哉。吾儕所爲。殆非人。今重違公命。客第就道。無他慮。然所惠實不敢受。請辭。達開大悅。治酒爲閩客祖餞。兼傷羣盜。酒旣酣。傾吐胸臆。恨相見晚。酒罷。客辭去。盜亦辭。達開仍以前金予之。盜却再三。始受其半。

老工人

李春輝。高陽名族也。家臨通衢。咸同間。鄉多劇盜。各村皆設演武場。延拳棒師教練。爲自衛計。其族固大。因專設一場。以備練習之所。李亦從而學之。一夜有盜踰牆入。可十數人。教師及守院者均爲所傷。盜撞扉幾壞。家人惶駭。不知所爲。危急間。忽一老工人持杖入。厲聲曰。有老夫在。鼠輩乃敢爾。盜以其老弱。奔之。曳舞杖風動。當之輒靡。瞬息已擊倒十餘人。餘賊

悉遁。主人始出慰之曰。今日幾破吾家。賴丈援救。得脫危險。敢忘大德。請自今始。凡余所有。當與丈共之。且詢叟曰。素未聞丈能武。未有加禮英雄。不自言何也。叟曰。余綠林之雄也。因事避此。本擬卽行。在此數載。相待極厚。知盜欲來。不忍離。遂效微勞。藉爲萬一之酬耳。何敢復望厚賜。且余與賊素有隙。今復殺其同夥。與余仇益深矣。烏能久居此乎。請從此逝。無爲主人累也。主人聞其言。大駭。旣而謂叟曰。丈可居此。況蒙保衛。始得室家無恙。尙未酬何遽離此。且戮盜十餘人。彼若再來復仇。奈何。叟曰。無恐。余去。盜亦不來矣。倘余在此。盜來正無已時也。留之不可。贈以金帛。不受而去。明日執諸盜送官。均置於法。餘盜竟不復來。

鞭子李

寶文靖公。蓋以四川總督回京。一夕。在曲室。與寵姬對酌。酒微醺。忽見繡簾風動。突一豪客。持白刃挑簾入。屈一膝對寶言曰。中堂安否。寶驚問爾何人。豪夜至此何爲。曰。小人自成都一路護送中堂到此。今夕無人。故特來見。如不信。中堂且迴憶成都起程。至某處時。宿某姓家。夜不成寐。戲索雜姬臂並枕而臥。嫌其釧擱腦後不安。亟命脫之。置枕畔。明晨失之。忽忽曉發。不暇尋覓。有是事乎。此物當時卽小人代收。蓋預藏之以爲隨行之券也。遂從袖中出金釧一。擲案上。觸酒盞。鏗然有聲。寶視之。果然。憶所言亦驗。卒然問曰。然則爾欲何求。曰。可

薄給旅費回蜀。問須幾何。曰：十萬八萬不見多。三千五千不嫌少。小人乞賞豈有奢望。惟中堂命寶曰：昇爾五千金。何如。曰：謹謝。寶復沈吟曰：宅中現無此數。奈何。曰：是不難。就此夾室中某箱。外有作何封識者。中儲黃金甚夥。何妨取三百以犒小人。寶不得已。開鑰如數予之。客受訖。就腰間解黃袱。出而裹之。負劍於背。復拱手致謝欲行。瞥睹案頭有白玉鼻煙壺一具。瑩然奪目。指曰：此壺甚佳。但不審煙味若何。寶瞋之曰：爾亦識此雅趣乎。曰：然。小人不肖。頗有此癖。便取壺傾煙嗅之。點首曰：誠佳。但微覺未盡芳冽耳。小人欲奉借三日。待歸璧時。當請易以曩年所藏之品。還爲中堂壽。聊答厚賜如何。寶曰：欲取便取去。何託言借爲。客笑曰：金則拜賜。壺必見還。不敢欺也。遂袖之。掀簾去。寶忽遙呼曰：來。我尙有一言忘問爾。客返身曰：中堂欲問小人姓名乎。小人姓李。未嘗有名。平時儕輩因小人喜著短靴。輒以靴子李見呼。中堂如明日報步軍統領五城御史一體嚴拿時。勿忘。乃聳身過簷際。如鳥飛去。庭前枯葉颯颯如雨下。久始定。天明。寶急遣人報緝。並詳言昨夜所見之裝束。年貌聲音。命捕役記之。復曰：三日內必執來。當厚賞。否則將遷怒於爾等也。官吏急派兵四出窮搜。至晚絕無所見。明日。忽有一役於正陽門外某酒肆。見有一人。年若四十餘。面瘦而頰廣。目下視。短衣窄袖。足躡皂靴。當爐獨酌。頃刻盡數器。復連呼取酒。詳察之。果李也。欲擒之。慮不敵。馳歸告

其夥請共捕之。坊官有一點者。聞而搖手曰。此非常人。實不可以力取。我當先自往。動之以情。冀或有濟。衆尾我來。遙覘動靜可也。衆曰。善。此坊官某。遂單騎直奔至某肆。下馬入門。便長揖曰。李二哥。久不見。從何處來。李見之。笑拊其背曰。甚好。我在此待君等久矣。亟讓坐於己上。提壺酌之。戲曰。君豈真問我從何來耶。祇欲挽我同往耳。坊官俯首曰。不敢。中堂之命。大哥想早聞之。如能見憐。感且無盡。否則惟有隨二哥馬足之塵。相率偕逝耳。李慰之曰。我如欲累君等。早離此矣。何必久待。因引滿。請各盡一杯。把臂徒步出門去。李既偕坊官入城。直赴刑部。將上堂。顧左右曰。此法堂也。例宜加刑具。左右乃以械械其手足。少頃。承審司員升座。嚴訊。厲聲問曰。爾即靴子李乎。曰。然。曰。前夜劫寶中堂五千金者。爾也。曰。五千金數誠不誤。乃中堂所賞。非劫也。官曰。玉壺想亦是賞與爾者矣。李曰。此小人求借一觀。今夜當送還。非賞亦非劫。官怒曰。爾誠狡辯。待我請命中堂。再嚴辦爾。命先繫於獄。衆乃曳之下。至階。李請少憩。就靴中取斑竹煙管吸煙。且吸且顧曰。此處監獄。頹敗不堪。想歷年修造之費。均被堂司各員蠹盡。各營私宅去矣。我今捐助二百金。煩公等略葺牆垣。恐目前卽有逸犯。言已。頓足一呼。鐵索寸折。上下桎梏如蛻脫。躍登屋瓦。三四轉。卽不見。衆相顧咋舌。莫敢誰何。懊恨而已。竇聞之。知其是夕必來。悚懼不能臥。室中環燃巨燭。令僕從持兵器繞室三匝。待

之夜半寂然。喜其不果來。雞初鳴。忽見李從空際翩然下。僕輩瞪目直視。身如縛。噤不能聲。李直趨寶前。探囊取玉壺置於几。從容謂曰。小人前約今夕必自來。以此物見還。日間何必擾擾。中堂請試嘗此煙。小人日來。將有遠行。更有一言。敢爲臨別之贈。中堂亦知當日開府。蜀中時。吏治不修。紀綱隳壞。臣門如市。賄賂公行。轄境士民。銜之刺骨。天災人禍。必有一焉。可立而待也。小人前奉假五千金。原欲爲中堂市義。稍濟窮乏。冀贖前愆。豈知見利忘死。區區之數。猶難割愛。人之憤憤。孰過於此。想中堂上既不畏國法。下復不恤人言。猶幸天假手於靴子李其人。得以旦夕制其死命。使其有所畏憚。而不敢肆行無忌。中堂如日後稍知悔。勉爲善人。或猶得保首領以沒。不然。靴子李隨時可來致候也。中堂幸自愛。靴子李行矣。言已。一揖而逝。

周綠

同治時。京師有巨盜周綠者。積案甚多。屢捕未獲。其室懸巨鏡。鏡前設榻一。周嘗坐臥焉。一日。捕至方假寐。捕就趨縛。周躍身入鏡中去。而鏡自若。蓋鏡有機。首觸之。可轉出鏡後也。捕尾之。周自度不得脫。乃與俱行。至刑部署。悉承種種案不少。隱遂下獄。死有日矣。周召妻子來。囑付一切畢。乃曰。吾尙有一事未了。既而曰。已矣。汝等歸休。周則偏向獄囚詢罪狀。大言

曰。若者固應死。若二人實不應死。獄吏聞言。乃大覈鍊。而防之愈嚴。當是時。刑部官吏方相慶慰。以爲幸獲。周今必死。除一患矣。無何。獄吏汗且喘。奔告曰。周緣逃矣。又挾二囚俱逃矣。部中人皆相顧失色。不知所措。既無可如何。姑懸重賞緝購。忽一日。一人與周俱來。自稱頃所獲得者。部中人皆狂喜。不暇詰其狀。卽給金使去。而周以死方周之逃也。非真逃也。周有友某。嘗有德於周。周無以報。在獄時。使其妻先與之約。某日。會於某茶肆。至期。周越獄往。則其人先在。周謂之曰。朝廷方懸賞購我。汝與我去。可得賞。蓋其語妻子尙有事未了者。卽此。又其所挾之二囚。卽周所謂罪不應死者也。

孫五

符善人修義。浙之會稽人。其先本世家。饒於資財。父爲孝廉。早卒。母亦名門女。修義幼承母訓。毫無執袴習。少長任俠。尙義輕財。喜交遊。濟人之急。一擲千金。無吝色。被其拯救而沐其恤惠者。各地不知凡幾。光緒初年。皖豫旱災。修義惻然心憫。遂散其家財三分之一。籌措十萬元。又由杭而滬而寧。到處竭力募化。各地人士。欽其急公好義。無不解囊樂助。未逾月。收入之款。又十萬矣。遂稟明江督。擬由運河至揚。順淮西上。請飭沿途地方官派兵保護。以防不測。江督許之。舟次皖屬潁州之三里灣。天黑如墨。修義素悉長淮多盜。頗有戒心。遲至三

更無動作。遂安寢。朦朧之際。忽覺船身微動。俄聞艙門作格格聲。急起燃燭視之。見一人衣青衣。手寶劍。面已而立。兩目炯炯如電。微語曰。勿聲。否且立死。予江湖劍俠孫五也。知若舟載有重金。追蹤已數百里。須爲我留下。修義毫不畏懼。微笑曰。吾舟固有重金。爲數且亦甚鉅。但爲賑濟豫皖交界災黎之用。不能與爾聽。吾忠告者。宜速退。須知浙江之符某。亦非易與者。其人聞而詫曰。君爲浙江會稽之符善人耶。大江南之友人。每與我談及君名。久深欽仰。不意邂逅於此。甚幸甚幸。絕不敢以強暴之行。施諸長者。修義亦改容敬之。其人曰。刻夜已深。此來有驚清夢。心殊不安。如不以唐突爲罪。吾當於雞鳴時再行晉謁。乞舟少待行矣。言已。一躍出艙。倏忽即杳。修義爲驚詫者久之。喚醒舟人。告以顛末。俱大駭愕。及聞雞鳴。再來之語。羣疑尙有不測事。以速走避爲佳。卽護行之武弁。亦附和其說。修義心知其妄。乃迫於衆情。恆怯。不得已亦首肯。舟子聞之。遂卽解纜起碇。駕舟疾駛而前。天黑水逆。未及十里。舟子已筋疲力倦。俄而上游有兩小舟。順流而下。其行如飛。兩舟旣近。見小舟中有彪軀大漢十餘人。各持器械。勢頗不善。隨行之武官。忙命兵士備戰。呼舟子停舟以待。修義由艙隙中見兵刃旣接。雙方均甚猛勇。廝殺約一小時。官軍卽漸覺不支。先殺一人。繼二人三人。而小武官又刃傷背矣。正危急時。忽聞下流又有呼哨聲。繼曰。是矣。是矣。幸尙未去遠。倏忽間。

舟已逼近。忽聞一人大呼曰。爾等速停戰。聽我一言。官軍聞之。均忙跳出圈外。賊首卽曰。若何人。橫來預我事。後來者曰。我江湖劍俠孫五也。此舟所載之金符。大善士辛苦募集賑濟。皖豫災黎者。若輩萬不能取。言未已。賊首傲然曰。我等只知金錢。其他則非所計。勿復饒舌。孫五狂嘯一聲。拔背上劍曰。好好。非我無情。實若輩自欲死耳。遂進擊。賊首亦猛如怒獅。兩人各不相下。酣鬪既久。賊首步法漸忙亂。而孫五愈殺愈勇。俄而嗆嘖一聲。賊首刀已被打落。剛擬回身逃。而孫五劍已及賊首之腹。血花四濺。賊身已倒船頭上。衆賊見其領袖已死。自知不敵。呼哨一聲。遂鳥獸散。孫五拭去劍血。又將賊首尸身投入河中。修義忙將彼讓至。船拱手相謝。孫五笑曰。僕去時。與公約重來。何以此時卽行就道。得勿亦疑及鄙人否。修義亦大笑曰。不敢相欺。誠如壯士所料。遂將彼去後衆人所議者語之。孫五曰。僕行蹤詭密。實易啓人疑竇。何能怨人。惟高明如公者。或可眞知我耳。僕之所以去者。以有事須速了之。所以要君黎明再見者。實欽君義行。欲申傾蓋之交耳。今賑事急於燃眉。君行矣。他日重相見也。

人龍老人

盜有道。非常盜。如裕州刀匪首領人龍老人。約束部中。紀律森嚴。行旅得其護符。不獨無意。

外虞。沿途且邀供給。游汴洛者頗能詳之。靖江汪靜軒。隨父遊幕洛陽。工畫善琴。並嫻拳術。歲暮窘蹙。徒步往南召師叔處措資。行無長物。惟一劍一琴作伴。至汝州郭外三里餘。林莽間突出一壯士。提刀謂汪曰。願以此刀。乞貧五十金。否則留琴亦可。汪自恃其勇。柔聲哀之曰。貧士除一身外無長物。安得五十金相餽。請俟回旌日補贈可乎。不應。提刀直斫汪肩。汪舉劍格之。又回刀刺汪腰。汪閃避。騰一足起。中其右腕。刀跌尋丈以外。既見失勢。遂狂奔。汪探鏢擲之。中左臂。負鏢而逃。絕不却顧。汪匣劍而行。宿魯山城南。破曉就道。至熊背街。一騎追逐而來。越汪前。下馬停轡。挺刃立路周視之。一短小精悍之少年。汪懼生事。特繞道讓之。少年牽馬從汪厲聲曰。昨吾弟拜領尊教。受教多矣。竊願有請。一把衣袂能見允否。汪微笑。徐置琴於地。少年橫刀逕前。汪拔劍與鬪。移時。忽受鏢壯士來攫琴去。汪不及追。飛劍砍落其帽。少年虛刺一刀。躍馬回奔。塵頭滾處。瞬息已杳。汪無奈。悵悵而行。至廿里鋪小餐。一老翁同席飲。各展姓氏。談頗樂。汪告以被劫事。翁怡然出一名刺。付汪曰。君恃此。保前途無虞。且返旆時。焦琴可如券璧償。或得佳消息也。汪諾謝。至南召。則師叔已赴裕州。汪復至裕州。途中投宿時。偶將翁刺擱桌上。居停見之大愕。晚餐肴菜豐潔。主人恭陪勸爵。意氣殷勤。臨行。又贈轎馬。汪不解。叩其故。主人但言奉某老之命。詢某老係何人。則默不答。至州見師叔。

出名刺示之。叔曰：是大刀會匪頭目兔劫之據。恃此卽已被劫。原物可返。汪乃悟。又二日。汪攜資歸。宿南召五里鎮。明日將發。僱騾。騾夫先索半價。汪探囊。粲粲者已不脛而走。大驚。搜篋。箭忽名刺翩然落下。騾夫見之。不復言價。促汪就道。旁午抵失琴處。少年手韁引執刺。謂汪曰：家君恭候久矣。下走犯瀆台從。容請降舍負荊。汪知其意。握手相勞。隨行至葦叢間。忽修徑朗開。獨木渡溪。遠望之。儼然雉堞森森。旌旗飄飄。少年穿林越沼。土條陷窪。似由地道而入。比至。則門閤巍峩。聲勢煊赫。汪下馬入。向之老翁已下堂拱迎。設讌款待。盛意殷殷。酒酣。少年捧琴請汪奏之。古鼎焚香。玉瓶拈花。汪不得已。捧袖一揮。但見香煙裊篆。花朵搖蕩。憂然曲終。雲端餘響。猶旋繞不絕。翁拍案稱妙。并請書畫。汪繪一寒江釣雪圖。附題原詩。共相歎讚。汪請少年試拳。少年略讓。卽演羅漢拳。初尙易破。後至蜈蚣跳。出雞鬪諸法。則迷離撲朔。目眩幾不能辨。汪自慚疏陋。不敢置一辭。夜漏既深。少年導汪就寢。臥室如殿宇。明晨汪辭行。少年送之。出焦琴一。及所失資。原物悉得。題識宛然。可想見盜中紀律矣。

盜爲窮官吐氣

昔貴州令某。忘其名。急於到任。乞貸西商。西商抑勒剝削。某迫於程限。委曲遷就。而西商枝節益多。爭論至夜。茹痛書券。上百金。實得不及三十金。西商去後。持金貯篋。獨坐太息。忽聞

簷上人語曰。世間無此不平事。公太柔懦。使人憤填胸臆。吾本意來盜公。今且一懲西商。爲天下窮官吐氣也。某慄不敢答。俄屋角窸窣有聲。已越垣徑去。次日聞西商被盜。篋中新舊借券。皆席捲去。此盜殊多俠氣。然亦西商自召之。故巧使相值也。

盜賊不義婦

嶺南多盜。而沿海諸郡縣。其藪澤也。始則劫財。他物棄擲不取。漸而衣服器具。劫掠無遺。近則遇男婦之少壯者。亦掠去。男子脅之入夥。或令駕船。不從者殺之。婦女則囚繫。候其父母。與夫備贖。取贖視貌之妍媸。定贖之多寡焉。海陽有金姓者。饒於財。妻王氏。被擄。有幼子方離乳。晝夜啼不止。因挈子挾贖。赴盜舟求贖。匍匐而前。盜魁曰。汝妻頗艾。留供驅使。無饒舌。以取禍。金涕淚如縷。而其子之啼號更慘。盜亦爲之惻然。謂曰。念汝子幼。姑許贖。然須三十金。不如數。汝亦無望生旋。金解囊以獻。因引赴鄰舟。其婦方與羣盜鬪。葉子戲。喧笑聲達於外。盜魁曰。汝夫汝子。覓汝來矣。賀汝完聚骨肉。其速歸。婦若罔聞。鬪葉子如故也。盜促之。再四不顧。因引其夫與子入艙。金見婦泣而呼。子則疾趨至膝。持其裙而泣。羣盜之與座者。均淚下。婦慍曰。家中猶存姑與嫂。乃專賴予一人撫子乎。脫予死。將奈何。盜魁曰。汝歸否。直一言決。毋令呱呱者煩聒也。婦驟然曰。此間樂不思歸矣。盜因呼金抱子出。還其金。且倍其

數曰。累汝跋涉。此六十金娶婦有餘矣。金不受。抱子長跪乞哀。盜怒。令羣盜挾其父子登岸。入謂婦曰。汝夫與子已逐去。汝無牽挂。洵足樂也。顧汝夫婦結襁數載。而子實汝所出。揆諸情理。宜出送。諄囑數語。略盡夫妻母子情。婦因出至舟首。未開言。而盜自後斷其頸。投屍於海。曰。此等不義婦。恐龍鼉不食其餘也。時盜舟林立。齊聲歡呼。海波欲沸。噫。盜豈無道也哉。

鑽天燕子

東三省鬻匪鑽天燕子。頗有聲勢。出沒於營口牛莊蓋平一帶。其人工詩善書。江南文人也。故亦曰江南燕子。武官某素不識燕子。辛亥春。爲人誣陷。將處死刑。燕子重其爲人。獨力援救。得免。復資助之。使往俄京留學焉。

白奮

甲午中日戰役。邊塞椎埋剽竊之夫。多抱忠勇志氣。起而爲國禦侮者。長白山盜首白奮。沈勇多智。素以義俠號召。亡命多歸之。迨戰事起。炮聲動地而來。白與部衆登山遠眺。見烟氣迷漫。籠罩地而若濃霧。團團火光。飛旋於烟霧中。急命部衆戎裝戒備。聽候指揮。既見日軍得勢。吾軍漸不支。令部衆曰。趣向日軍射擊。於是一聲呼噪。萬槍齊發。彈丸所至。血肉橫飛。日軍紛紛倒地。日將大驚。不解彈從何處來。亟退兵。是役也。吾軍得轉敗爲勝。後爲日將偵

知密遣舌人以重金啗白。懇其助。白聞日人言。大笑曰。遺吾重金乎。大佳。余只須黃白萬事。無不可爲。舌人喜。以萬金爲壽。白直受不辭。設筵款待舌人。宴罷。舌人辭去。明日。兩軍復開戰矣。白袖手作壁上觀。旣而顧謂部衆曰。諸君助日乎。助中乎。一卒進曰。首領爲何國人乎。部衆皆噪曰。首領中國人也。理應爲祖國出力。白拈鬚微笑曰。然。余爲中國人。理應爲祖國出力。諸君可開始攻擊矣。部衆歡呼曰。首領眞愛國男兒也。於是槍準所指。以日軍爲的。日將知受愚。急傳令退軍。然已死傷無算矣。日將怒。白爽約。銜之刺骨。懸重金購死士。得韓人一。密遣投白。白審爲韓人。復見其言辭激昂。忠義之色。現於面。竟不復疑。納之。閱三日。兩軍復戰。白依舊助吾軍。攻日。戰未久。槍聲遽起於身後。白知有變。返身欲避。彈已洞入腰部。部衆大愕。迴身搜奸。細獲韓人。其時白已倒地。暈去。血從腰間注出。部衆不復接戰。扶白歸。白醒來。見部衆在側。猶絮絮問戰事。告以已輟戰。白大罵。躍起曰。汝等奈何。贖贖。汝等不出戰。日軍豈肯不來攻。吾恐汝等將無噍類矣。吾傷不足虞。汝等趣出戰。言已。復暈去。部衆大悟。各擎槍出。尙未整隊。日軍已至。倉卒抵禦。短兵相接。互有損傷。日軍愈戰愈厲。白衆尙不退却。拚死作困獸鬪。無如寡不敵衆。逃者半。死者亦半。白爲日軍所得。雖呼吸僅屬。猶罵日軍不置。日將恨甚。自起割其首。嗚呼。如白者。洵可謂愛國男兒矣。

王五

大刀王五者。清光緒時京師大俠也。業爲人保鏢。河北山東羣盜。咸奉爲祭酒。王五因爲制法律約束之。其所劫必贓吏猾胥。非不義之財無取也。己丑庚辰間。三輔劫案數十起。吏捕逐不一得。皆心疑王五。以屬刑部。時刑部總司職事兼提牢者。爲溧水濮青士。太守文遲。奉堂官命。檄五城御史。以吏卒往捕。王所居在宣武門外。御史得檄。發卒數百人圍其宅。王以二十餘人持械俟門內。外數百人者。皆不敢入。第跽呼示威勢而已。會日暮。尙不得要領。吏卒悉散歸。旣散。始知王五不知何時亦著城卒號衣。雜稠人中。而官吏不之知也。翼日。王五忽詣刑部自首。太守召而詢之。則曰。曩以兵取我。我故不肯從命。今兵旣罷。故自歸也。詢以數月來劫案。則孰爲其徒黨所爲。孰爲他盜所爲。侃侃言無少遁飾。太守固廉知其材勇義烈。欲全之。乃曰。吾亦知非爾所爲。但酌酒嗜武。亦非善類。杖二十逐之。出後二年。太守將赴他任。資斧不繼。日坐愁城。五忽來請見。門者却之。固請乃召入。入則頓首曰。某之身。公所賜也。今聞公行將赴他任。前途羣盜如毛。非小人侍衛。恐蹈不測。又聞資斧無出。今特攜三百金來。願以爲贖。太守固却之。且曰。金已借得。明日首途矣。謝子好意。五曰。公何欺我之甚。公昨向某西人借款未遂。何云借得。無已。公曷署券付小人。俟到任相償。何如。至於侍左右。執

羈勒。縱公不許。小人亦決從行矣。太守不得已。遂如其言。署券與之。五欣然隨行。途次衛輝。以大雨。波旬河水漲。不得渡。資又垂盡。太守復謀於五曰。資又盡。將奈何。五笑曰。是莠莠者。尙易與。乃挾刀。矢。匹馬。馳去。從者私語云。吾主與盜爲伍。今始又往行劫矣。公大恐。薄暮。五攜五百金歸。太守力辭之。他適。且曰。此金來歷不明。我不敢受。五曰。公何疑我之甚。是乃假諸某富商者。不信。可簡招之。次日。富商果來。出五署券。太守始釋然。逾數日。遂得安然赴任矣。五仍歸理故業。安曉峯侍御之戍軍台也。五實護之往。車馱資皆其所贈。五固與譚復生善。戊戌之變。五詣譚所。勸之出奔。願以身護其行。譚君固不可。乃已。譚君旣死。五潛結壯士數百人。欲有所建立。所志未遂。而拳亂作。五遂遭其禍。

瓊州盜

某甲。瓊州人。佚其名。海上之雄也。瓊州地鄰香港澳門。火器易致。故盜之悍者。遠過內地。甲在海上。尤恣睢。官軍不敢捕。聞海豐某爲富人也。率衆往將劫之。使其徒散居酒肆中。而先往偵焉。夜伏屋上。俯而窺之。則某方與客議奪某農產。所以羅織之者甚悉。甲備聞之。歸告其衆。明夜亟往。執甲數其罪。痛拏之。令盡出文籍簿券。悉投之火。已乃榜其罪於門。其徒或有欲掠之者。甲曰。吾來此。以除暴也。掠之。將失此義。舍之去。某姓不失一物。而破其產。謂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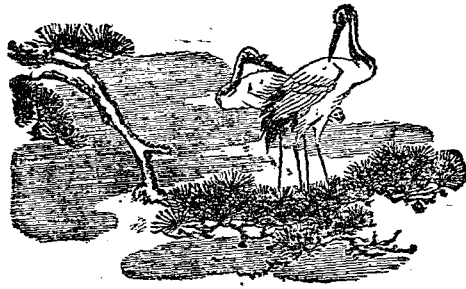
有意誣之也。然事已播矣。葡萄牙商人某。擁厚資。戒備甚至。甲初資緣其僕。爲之御。一日遊於郊。行稍遠。甲遽捧商背如提小兒。以土壅塞其口。揚鞭去。其家大驚。明日得書於案。索銀幣二十五萬。令送致某地。如言送往。未及卒。已攘之途中。所謂某地者。蓋以誑葡人。非真也。明日其家樓上巨箱中。忽有駢聲發。葡商出焉。問往還之境。云數日未見光。恍恍惚惚。不知何以至此也。甲嘗劫某地。其家知而備之。既入而伏起。身被三鎗。猶能躍垣以走。越數十百塵如飛。衆莫能逐。已而創發。墮茅簷下。室中母女二人。聞而出視。遂拯以起。女知爲盜。欲市恩。乃朝夕護之。既少愈。躍然起。遂去。越日投千金其室。女猶未嫁。其壻貧儒也。疑其不貞。將離婚。女聞之。涕泣欲死。甲一夜面其壻。親責之。聲色俱厲。壻不爲動。月餘。有爲媒於他姓者。合卺之明晨。乃知仍曩女也。審其貞。乃無間言。甲亦不再見。

盜賊袁氏

俠盜李鐵牛。縱橫穎亳。遇歲大饑。某疆吏積資巨萬。家儲穀六千石。屯積居奇。鐵牛聞而大憤。乃假爲縣官。赴鄉勸案。順道拜謁。某立命開門迎進。鐵牛之儔簇擁而入。咸出利刃手槍。數某無狀。幽其家人於一室。乃遣人馳告鄉民。具筐篋囊橐。至其家取糧。鄉民歡躍而至。老幼男婦。數達萬人。按名給賑。半日而畢。鐵牛囑鄉民歸勿聲。免遭誣陷。始率衆凱旋。某度爲

鐵牛不敢校。曩年袁氏盜國。黨人謀討之。游說鐵牛。鐵牛曰。此吾志也。遂陰爲部署。待時而發。事爲袁探知。密告軍署。轉達統率處。飭懸重賞購緝。令某知事辦理。知事乃以計誘之。具東遣价。恭迎鐵牛至署。商辦要政。鐵牛知其僞。以避之不武。遂許焉。其徒附從。鐵牛至署。知事備極恭媚。盛饌以待。酒三巡。知事故蹙額曰。壯士亦知下官有不得已之苦衷乎。鐵牛曰。何也。曰。頃奉長吏命。逮捕壯士抗命。例當褫職。顧壯士豪俠。胡可相辱。用是躊躇耳。鐵牛慨然曰。烈士殉名耳。聆君言。吐奉吾至重。又何惜一頭顱。而不以報吾其死矣。其徒聞而大譁。鐵牛斥止之。叱其速歸。如奉軍令。卽時退去。有一人徘徊匿於門次。知事視衆去。欲鐵牛供詞。鐵牛以爲多事。弗應。知事乃令衛兵並其未去之一人。共執而輸之。鐵牛乾笑而已。乃命以束繫其四肢。覆其身。而平懸於梁間。加巨白於背。師徒絕無苦意。復命燃燭灼其臍。皮肉暴腫。隆然如巨瘡。約三十分鐘。徒不能忍。噉然而號。鐵牛驚醒。慰之曰。老子正入華胥夢境。至酣。何物庸奴。擾吾清睡。語時。作呵欠聲。知事驚訝欲絕。復命衛役以煤油至。欲灌兩人之口。鐵牛曰。何惡作劇爲。士可殺不可辱。縱身一躍。刑具盡脫。飛脚踢知事。知事伏地乞命。哀鳴不已。衛役數十人。相顧不敢前。鐵牛笑以手指知事曰。本應以半指之力。殺汝以洩吾忿。姑念汝奉上官命。其勢不得不然。姑饒汝一死。以後對於一般百姓。須善視之。否則不汝宥。

也。知事叩謝。急命左右去其徒之縛。延之上座。鞠躬向鐵牛曰。君真天人。不然何勇而澹定。若是鐵牛笑而不答。顧謂其徒曰。去休。從速預備聲討袁氏。師徒遂從容而去。鐵牛以一盜而喜。共和惡君主。竟樹討袁之幟。此真所謂盜亦有道者歟。



標商冊註



920
3
1